

欽定三國志

魏志卷十四之三十二

00635

大  
學

學  
生

會  
館

會  
館

會  
館

會  
館

魏志卷十四

晉 著 作 郎 巴 西 中 正 安漢陳 壽撰

宋 太 中 大 夫 國 子 博 士 聞喜裴松之注

程昱 孫覽 郭嘉 董昭 劉曄 蔣濟 劉放 孫資

程昱字仲德東郡東阿人也長八尺三寸美鬚髯黃巾起縣丞王度反應之燒倉庫縣令踰城走吏民負老幼東奔渠丘山昱使人偵視度度等得空城不能守出城西五六里止屯昱謂縣中大姓薛房等曰今度等得城郭不能居其勢可知此不過欲虜掠財物非有堅甲利兵攻守之志也今何不相率還城而守之且城高厚多穀米今若還求令共堅守度必不能久攻可破也房等以為然吏民不肯從曰賊在西但有東耳昱謂房等愚民不可計事乃密遣數騎舉幡於東山上令房等望見大呼言賊已至便下山趣城吏民奔走隨之求得縣令遂共城守度等來攻城不能下欲去昱率吏民開城門急擊之度等破走東阿由此得全初平中兗州刺史劉岱辟昱昱不應是時岱與袁紹公孫瓚和親紹令妻子居岱所瓚亦遣從事范方將騎助岱後紹與瓚有隙瓚擊破紹軍乃遣使語岱令遣紹妻子使與紹絕別勅范方若岱不遣紹家將騎還吾定紹將加兵於岱岱議連日不決別駕王或白岱程昱有謀能斷大事岱乃召見昱問計

昱曰若棄紹近援而求瓚違助此假人於越以救濶子之說也夫公孫瓚非袁紹之敵也今雖壞紹軍終  
爲紹所禽夫越一朝之權而不慮違計將軍終敗從之范方將其騎歸未至瓚大爲紹所破岱表昱爲  
騎都尉昱辭以疾劉岱爲黃巾所殺太祖臨兗州辟昱昱將行其鄉人謂曰何前後之相背也昱笑而不  
應太祖與語說之以昱守壽張令太祖征徐州使昱與荀彧留守鄆城張邈等叛迎呂布郡縣響應惟鄆  
城范東阿不動布軍降者言陳宮欲自將兵取東阿又使汎疑取范吏民皆恐彧謂昱曰今兗州反惟有  
此三城宮等以重兵臨之非有以深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也歸而說之殆可昱乃歸過范說其令  
靳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爲心今天下大亂英雄並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  
智者所詳擇也得主者昌失主者亡陳宮叛迎呂布而百城皆應似能有爲然以君觀之布何如人哉夫  
布纔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宮等以勢假合不能相君也兵雖眾終必無成曹使君智略不世出  
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也孰與違忠事惡而母子俱亡乎唯君詳慮之允流涕  
曰不敢有二心時汎疑已在縣允乃見疑伏兵刺殺之歸勒兵守

徐衆評曰允於曹公未成君臣母至親也於義應去昔王陵母爲項羽所拘母

以高祖必得天下因自殺以固陵志明心無所係然後可以成事人盡死之節衛公子開方仕齊積年不歸管仲以爲不懷其親安能愛君不可以爲相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允宜先救至親徐庶母爲曹公所得劉備乃遣庶歸欲爲天下  
慮起人子之情也曹公亦宜遣允  
昱又遣別騎絕倉亭津陳宮至不得渡昱至東阿東阿令棗祇已率厲

吏民拒城堅守又兗州從事薛悌與昱協謀卒完三城以待太祖太祖還執昱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

矣乃表昱為東平相屯范魏書曰昱少時常夢上泰山兩手捧日昱私異之以語荀彧及兗州反顧昱得完三城於是彧以昱夢白太祖太祖曰卿當終為吾腹心昱本名立太祖乃加

其上一日更其名昱也太祖與呂布戰於濮陽數不利蝗蟲起乃各引去於是袁紹使人說太祖連和欲使太祖遣家

居鄴太祖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時昱使適道引見因言曰竊聞將軍欲遣家與袁紹連和誠有之乎

太祖曰然昱曰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據燕趙之地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

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為之下乎將軍以龍虎之威可為韓彭之事邪今兗州雖殘尚有二城能戰之士不

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太祖乃止魏略載昱說太祖曰昔田

橫濟之世族兄弟三人更王據千里之齊擁百萬之衆與諸侯並南面稱孤既而高祖得天下而橫顧為

降虜當此之時橫豈可為心哉太祖曰然此誠丈夫之至辱也昱曰昱愚不識大旨以為將軍之志不如

田橫田橫齊一壯士耳猶羞為高祖臣今聞將軍欲遣家往鄴將北面而事袁紹夫天子都許以昱為尚

書兗州尚未安集復以昱為東中郎將領濟陰太守都督兗州事劉備失徐州來歸太祖昱說太祖殺備

太祖不聽請在武紀後又遣備至徐州要擊袁術昱與郭嘉說太祖曰公前日不圖備昱等誠不及也今

借之以兵必有異心太祖悔追之不及會術病死備至徐州遂殺車胄舉兵背太祖頃之昱遷振威將軍

袁紹在黎陽將南渡時昱有七百兵守鄆城太祖聞之使人告昱欲益二千兵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

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輕易不來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勢願公無疑  
太祖從之紹聞昱兵少果不往太祖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昱收山澤亡命得精兵數千人乃引  
軍與太祖會黎陽討袁譚袁尙譚尙破走拜昱奮武將軍封安國亭侯太祖征荊州劉備奔吳論者以爲  
孫權必殺備昱料之曰孫權新在位未爲海內所憚曹公無敵於天下初舉荊州威震江表權雖有謀不  
能獨當也劉備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之敵也權必資之以禦我難解勢分備資以成又不可得而殺  
也權果多與備兵以禦太祖是後中夏漸平太祖拊昱背曰兗州之敗不用君言吾何以至此宗人奉牛  
酒大會昱曰知足不辱吾可以退矣乃自表歸兵闔門不出

魏書曰太祖征馬超文帝留守使昱參軍事田銀蘇伯等反河間遣將軍賈信討之賊有

千餘人請降議者皆以爲宜如舊法昱曰誅降者謂在擾攘之時天下雲起故圍而後降者不赦以示威  
天下開其利路使不至於圍也今天下略定且在邦域之中此必降之賊殺之無所威懼非前日誅降之  
意臣以爲不可誅也縱誅之宜先啓聞衆議者曰軍事有專無請昱不答文帝起入特引見昱曰君有所  
不盡邪昱曰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呼吸之間者耳今比賊制在賈信之手無朝夕之變故老臣不願  
將軍行之也文帝曰君慮之善卽白太祖太祖果不誅太祖  
還聞之甚說謂昱曰君非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  
昱性剛戾與人多迕人有告昱謀反太祖賜  
待益厚魏國既建爲衛尉與中尉邢貞爭威儀免文帝踐昨復爲衛尉進封安鄉侯增邑三百戶并前八

百戶分封少子延及孫曉列侯方欲以爲公會薨帝爲流涕追贈車騎將軍諡曰肅侯

魏書曰昱時年八十世語曰初太祖

昱食昱略其本縣供三日糧頗難  
人脯由是失朝位不至公子武嗣武薨子克嗣克薨子良嗣曉嘉平中爲黃門侍郎

世語曰曉字

時校事放橫曉上疏曰周禮云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春秋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愚不得臨賢賤不得臨貴於是並建聖哲樹之風聲明試以功九載考績各修厥業思不出位故樂書欲拯晉侯其子不聽死人橫於街路邴吉不問上不責非職之功下不務分外之賞吏無兼統之勢民無二事之役斯誠爲國要道治亂所由也遠覽典志近觀秦漢雖官名改易職司不同至於崇上抑下顯分明例其致一也初無校事之官干與庶政者也昔武皇帝大業草創衆官未備而軍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耳然檢御有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之權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後漸蒙見任復爲疾病轉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宮廟下攝衆司官無局業職無分限隨意任情唯心所適法造於筆端不依科詔獄成於門下不顧覆訊其選官屬以謹慎爲粗疏以諛詞爲賢能其治事以刻暴爲公嚴以循理爲怯弱外則託天威以爲聲勢內則聚羣奸以爲腹心大臣耻與分勢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至使尹瑛公於目下肆其奸屬罪惡之著行路皆知纖惡之過積年不聞既非周禮設官之意又非春秋十等之義也今外有公卿將校總統諸署內有侍中尙書綜理萬幾司隸校尉督察京輦御史中丞董攝宮殿皆高選賢才以充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盡忠校事區區亦復無益若更高選國士以爲校事則是中丞司隸重增一官耳若如舊選尹瑛

之姦今復發矣進退推算無所用之昔桑弘羊為漢求利卜式以為獨烹弘羊天乃可爾若使政治得失

必感天地臣恐水旱之災未必非校事之由也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國風託以為刺衛獻公舍大臣與

小臣謀定姜謂之有罪縱令校事有益於國以禮義言之尚傷大臣之心況姦回暴露而復不罷是衰闕

不補迷而不返也於是遂罷校事官曉遷汝南太守年四十餘薨曉別傳曰曉大著文章多亡失今之存者不能十分之二

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也備子曰嘉少有遠量漢末天下將亂自弱冠匿名迹密交結英雋初北見袁

紹謂紹謀臣辛評郭圖曰夫智者審於量主故百舉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

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於是遂去之先是時潁川戲志

才籌畫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與荀彧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士誰可以繼

之或薦嘉召見論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表為司空軍祭酒備

曰太祖謂嘉曰本初擁冀州之衆青并從之地廣兵彊而數為不遜吾欲討之力不敵如何對曰劉項之

不敵公所知也漢祖唯智勝項羽雖彊終為所禽嘉竊料之紹有十敗公有十勝雖兵彊無能為也紹繁

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一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二也漢末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

故不嚴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三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

內機明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問遠近此度勝四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策得輒行應變無窮此謀

勝五也紹因累世之資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誠而行不為虛

美以儉率下與有功者無所吝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為用此德勝六也紹見人飢寒恤念之形

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也所謂婦人之仁耳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



加嘗過其望雖所不見慮之所周無不濟也此仁勝七也紹大皇帝權謀言誠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八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九也紹好爲虛飾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十也太祖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也嘉又征呂曰紹方北聲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不先取布若紹爲寇布爲之援此深害也太祖曰然

布三戰破之布退固守時士卒疲倦太祖欲引軍還嘉說太祖急攻之遂禽之語在荀攸傳欲引軍還嘉

曰昔項籍七十餘戰未嘗敗北一朝失勢而身死國亡者恃勇無謀故也今布每戰輒敗氣衰力盡內外失守布之威力不及項籍而困敗過之若乘勝攻之此成禽也太祖曰善魏書曰劉備來奔以爲豫州牧

或謂太祖曰備有英雄志今不早圖後必爲患太祖以問嘉嘉曰有是然公提劍起義兵爲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己而害之是以害賢爲名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

主公誰與定天下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太祖笑曰君得之矣備子曰初劉備來降太祖以客禮待之使爲豫州牧嘉言於太祖曰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張飛關羽者皆萬人之敵

也爲之死用嘉觀之備終不爲人下其謀未可測也古人有言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宜早爲之所時太祖奉天子以號令天下方招懷英雄以明大信未得從嘉謀會太祖使備要擊袁術嘉與程昱俱駕而諫太

祖曰放備變作矣時備已去遂舉兵以叛太祖恨不用嘉之言案魏書所云與備子正反也孫策轉鬪千里盡有江東聞太祖與袁紹相持於官渡將

渡江北襲許衆聞皆懼嘉料之曰策新并江東所誅皆英豪雄傑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輕而無備雖有

百萬之衆無異於獨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手策臨江未濟果爲

許貢客所殺傳子曰太祖欲速征劉備議者懼軍出袁紹襲其後進不得戰而退失所據語在武紀太祖疑以問嘉嘉勸太祖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此存亡之

機不可失也太祖曰善速東征備備敗奔紹紹果不出臣松之案武紀決計征備量紹不出皆出自太祖

此云用嘉計則爲不同又本傳稱自嘉料孫策輕僞必死於匹夫之手誠爲明於見事然自非上智無以

知其死在何年也今正以從破袁紹紹死又從討譚尙於黎陽連戰數克諸將欲乘勝遂攻之嘉曰袁紹

襲許卒死此蓋事之偶合

愛此二子莫適立也有郭圖逢紀爲之謀臣必交鬪其間還相離也急之則相持緩之而後爭心生不如南向荊州若征劉表者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太祖曰善乃南征軍至西平譚尙果爭冀州譚爲尙軍所敗走保平原遣辛毗乞降太祖還救之遂從定鄴又從攻譚於南皮冀州平封嘉洧陽亭侯傅子曰河北既平太祖多辟召青冀幽并知名之士漸臣事之以爲省事掾屬皆嘉之謀也太祖將征袁尙及三郡烏丸諸下多懼劉表使劉備襲

許以討太祖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於民夷而尙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尙因烏丸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勳民夷俱應以生蹋頓之心成覬覦之計恐青冀非己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爲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太祖遂行至易嘉言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必爲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太祖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虜卒聞太祖至惶怖合戰大破之斬蹋頓及名王已下尙及兄熙走遼東嘉深通有算略遠於事情太祖曰惟奉孝爲能知孤意年三十八自柳城還疾篤太祖問疾者交錯及薨臨其喪哀甚謂荀攸等曰諸君年皆孤輩也唯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後事屬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乃表曰軍祭酒郭嘉自從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議臨敵制變臣策未決嘉輒成之平定天下謀功爲高不幸短命事業未終追思嘉

勳實不可忘可增邑八百戶并前千戶

魏書載太祖表曰臣聞忠寵實未必當身念功惟懼恩隆後嗣是以楚宗孫叔顯封厥子岑彭既沒爵及支庶故軍祭酒郭嘉忠

其淵激體通性達每有大議發言盈庭執中處理動無遺策自在軍旅十有餘年行同騎乘坐共幄席東禽呂布西取眭固斯袁譚之首平朔土之衆踰越險塞盪定烏丸震威遼東以鼻袁尙雖假天威易爲窟

魔至於臨敵發揚誓命凶逆克殄勳實由嘉方將表顯短命早終上爲朝廷悼借良臣下自毒恨喪失奇佐宜追贈嘉封并前千戶褒亡爲存厚往勸來也諡曰貞侯子奕魏書稱奕通達

見理奕字伯益兄王昶家誠後太祖征荊州還於巴丘遇疾疫燒船歎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傅子曰太祖又云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

孝 初陳羣非嘉不治行檢數廷訴嘉嘉意自若太祖愈益厚之然以羣能持正亦悅焉傅子曰太祖與荀彧書追傷嘉

曰郭奉孝年不滿四十相與周旋十二年阻險艱難皆共罹之又以其通達見世事無所疑滯欲以後事屬之何意卒爾失之悲痛傷心今表贈其子滿千戶然何益亡者追念之感深且奉孝乃知孤者也天下

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奈何奈何又與彧書曰追惜奉孝不能去心其人見時事兵事過絕於人又人多畏病南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則不生還然與共論計云當先定刑此爲不但見計之忠厚必欲立功

分樂命定事人心乃爾何得使人忘之奕爲太子文學早薨子深嗣深薨子獵嗣世語曰嘉孫敏字泰中

董昭字公仁濟陰定陶人也舉孝廉除饗陶長栢人令袁紹以爲參軍事紹逆公孫瓚於界橋鉅鹿太守

李邵及郡冠蓋以瓚兵彊皆欲屬瓚紹聞之使昭領鉅鹿問禦以何術對曰一人之微不能消衆謀欲誘

致其心唱與同議及得其情乃當權以制之耳計在臨時未可得言時郡右姓孫仇等數十人專爲謀主

驚動吏民昭至郡僞作紹檄告郡云得賊羅候安平張吉辭當攻鉅鹿賊故孝廉孫仇等爲應檄到收行

軍法惡止其身妻子勿坐昭案檄告令皆卽斬之一郡惶恐乃以次安慰遂皆平集事訖白紹紹稱善會

魏郡太守栗攀爲兵所害紹以昭領魏郡太守時郡界大亂眩以萬數遣使往來交易市買昭厚待之因用爲間乘虛掩討輒大克破二日之中羽檄三至昭弟訪在張邈軍中邈與紹有隙紹受讒將致罪於昭昭欲詣漢獻帝至河內爲張楊所留因楊上還印綬拜騎都尉時太祖領兗州遣使詣楊欲令假塗西至長安楊不聽昭說楊曰袁曹雖爲一家勢不久羣曹今雖弱然實天下之英雄也當故結之況今有緣宜通其上事并表薦之若事有成永爲深分楊於是通太祖上事表薦太祖昭爲太祖作書與長安諸將李傕郭汜等各隨輕重致殷勤楊亦遣使詣太祖太祖遣楊犬馬金帛遂與西方往來天子在安邑昭從河內往詔拜議郎建安元年太祖定黃巾于許遣使詣河東會天子還洛陽韓暹楊奉董承及楊各違戾不和昭以奉兵馬最彊而少黨援作太祖書與奉曰吾與將軍聞名慕義便推赤心今將軍拔萬乘之艱難反之舊都翼佐之功超世無儔何其休哉方今羣凶猾夏四海未寧神器至重事在維輔必須衆賢以清王軌誠非一人所能獨建心腹四肢實相恃賴一物不備則有闕焉將軍當爲內主吾爲外援今吾有糧將軍有兵有無相通足以相濟死生契闊相與共之奉得書喜悅語諸將軍曰兗州諸軍近在許耳有糧有糧國家所當依仰也遂共表太祖爲鎮東將軍襲父爵費亭侯昭遷符節令太祖朝天子於洛陽引昭並坐問曰今孤來此當施何計昭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霸之功也此下諸

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今留匡弼事勢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京遠近跂望冀一朝獲安今復徙駕不厭衆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算其多者太祖曰此孤本志也楊奉近在梁耳聞其兵精得無爲孤累乎昭曰奉少黨援將獨委質鎮東費亭之事皆奉所定又聞書命申東足以見信宜時遣使厚遺答謝以安其意說京都無糧欲車駕暫幸魯陽魯陽近許轉運稍易可無縣乏之憂奉爲人勇而寡慮必不見疑比使往來足以定計奉何能爲累太祖曰善卽遣使詣奉徙大駕至許奉由是失望與韓暹等到定陵鈔暴太祖不應密往攻其梁營降誅卽定奉暹失衆東降袁術三年昭遷河南尹時張楊爲其將楊醜所殺楊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尙城守待紹救太祖令昭單身入城告諭洪尙等卽日舉衆降以昭爲冀州牧太祖令劉備拒袁術昭曰備勇而志大關羽張飛爲之羽翼恐備之心未可得論也太祖曰吾已許之矣備到下邳殺徐州刺史車胄反太祖自征備徙昭爲徐州牧袁紹遣將顏良攻東郡又徙昭爲魏郡太守從討良良死後進圍鄴城袁紹同族春卿爲魏郡太守在城中其父元長在揚州太祖遣人迎之昭書與春卿曰蓋聞孝者不背親以要利仁者不忘君以徇私志士不探亂以徼幸智者不詭道以自危足下大君昔避內難南游百越非疏骨肉樂彼吳會智者深識獨或宜然曹公慙其守志清恪離羣寡儻故特遣使江東或迎或送今將至矣就令足下處偏平之地依德義之主居有泰

山之固身爲喬松之偶以義言之猶宜背彼向此會良趣父也且邾儀父始與隱公盟魯人嘉之而不書  
爾然則王所未命爵尊不成春秋之義也况足下今日之所託者乃危亂之國所受者乃矯誣之命乎苟  
不逞之與羣而厥父之不恤不可以言孝忘祖宗所居之本朝安非正之姦職難可以言忠忠孝並替難  
以言智又足下昔日爲曹公所禮辟夫戚族人而疏所生內所寓而外王室懷邪祿而叛知己達福祚而  
近危亡棄明義而收大耻不亦可惜邪若能翻然易節奉帝養父委身曹公忠孝不墜榮名彰矣宜深留  
計早決良圖鄴旣定以昭爲諫議大夫後袁尙依烏丸蹋頓太祖將征之患軍糧難致鑿平虜泉州二渠  
入海通運昭所建也太祖表封千秋亭侯轉拜司空軍祭酒後昭建議宜修古建封五等太祖曰建設五  
等者聖人也又非人臣所制吾何以堪之昭曰自古以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  
處人臣之勢者也今明公耻有慙德而未盡善樂保名節而無大責德美過我伊周此至德之所極也然  
太甲成王未必可遭今民難化甚於殷周處大臣之勢使人以大事疑己誠不可不重慮也明公雖邁威  
德明法術而不定其基爲萬世計猶未至也定基之本在地與人宜稍建立以自濟衛明公忠節顯露天  
威在顏耿弇牀下之言朱英無妄之論不得過耳昭受恩非凡不敢不陳

以彰殊勳書與荀或曰昔周且呂望當姬氏之盛因二聖之業輔翼成王之幼功勳若彼猶受上爵錫土  
關字末世田單驅疆齊之衆報弱燕之怨收城七十迎復襄王襄王如冀於單使東有掖邑之封西有菑

獻帝春秋曰昭與列侯諸將議  
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

上之虞前世錄功澤厚如此今曹公遭海內傾覆宗廟焚滅躬擐甲胄周旋征伐櫛風沐雨且二十年矣  
夷羣凶爲百姓除害使漢室復存劉氏奉祀方之曩者數公若太山之與丘垤豈同日而論乎今徒與列  
將功臣並侯一縣此豈天下所望哉後太祖遂受魏公魏王之號皆昭所創及關羽圍曹仁於樊孫權遣使辭以遺兵西上

欲掩取羽江陵公安累重羽失二城必自奔走樊軍之圍不救自解乞密不漏令羽有備太祖請羣臣羣  
臣咸言宜當密之昭曰軍事尙權期於合宜宜應權以密而內露之羽聞權上若還自護圍則速解便獲  
其利可使兩賊相對銜持坐待其弊秘而不露使權得志非計之上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救計糧怖懼儻  
有他意爲難不小露之爲便且羽爲人彊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太祖曰善卽勅救將徐晃以權書  
射著圍裏及羽屯中圍裏聞之志氣百倍羽果猶豫權軍至得其二城羽乃破敗文帝卽王位拜昭將作  
大匠及踐阼遷大鴻臚進封右鄉侯二年分邑百戶賜昭弟訪爵關內侯徙昭爲侍中三年征東大將軍  
曹休臨江在洞浦口自表願將銳卒虎步江南因敵取資事必克捷若其無臣不須爲念帝恐休便渡江  
驛馬詔止時昭侍側因曰竊見陛下有憂色獨以休濟江故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難就休有此志勢不獨  
行當須諸將臧霸等既富且貴無復他望但欲終其天年保守祿祚而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微倖  
苟霸等不進休意自沮臣恐陛下雖有勅渡之詔猶必沈吟未便從命也是後無幾暴風吹賊船悉詣休  
等營下斬首獲生賊遂迸散詔勅諸軍促渡軍未時進賊救船遂至大駕幸宛征南大將軍夏侯尚等攻

江陵未拔時江水淺狹尙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爲城必可拔昭上疏  
曰武皇帝智勇過人而用兵畏敵不敢輕之若此也夫兵好進惡退常然之數平地無險猶尙艱難就當  
深入還道宜利兵有進退不可如意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狹也三者兵家所  
忌而今行之賊類攻橋誤有漏失渚中精銳非魏之有將轉化爲吳矣臣私感之忘寢與食而議者怡然  
不以爲憂豈不惑哉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就不破賊尙當自完奈何乘危不以爲懼事將危  
矣惟陛下察之帝悟詔旨卽詔尙等促出賊兩頭並前官兵一道引去不時得泄將軍石建高遷僅得自  
免軍出旬日江水暴長帝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正使張陳當之何以復加五年徙封成都鄉侯拜太常  
其年徙光祿大夫給事中從大駕東征七年還拜太僕明帝卽位進爵樂平侯邑千戶轉衛尉分邑百戶  
賜一子爵關內侯太和四年行司徒事六年拜眞昭上疏陳末流之弊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尙敦樸忠  
信之士深疾虛僞不眞之人者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近魏諷則伏誅建安之末曹倬則斬戮黃初  
之始伏惟前後聖詔深疾浮僞欲以破散邪黨常用切齒而執法之吏皆畏其權勢莫能糾隨毀壞風俗  
浸欲滋甚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更以交游爲業國士不以孝悌清脩爲首乃以趨勢游利  
爲先合黨連羣互相褒歎以毀訾爲罰戮用黨譽爲爵賞附己者則歎之盈言不附者則爲作理毀至乃



相謂今世何憂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勤羅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己矣但當吞之以藥而柔調耳又聞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職家人冒之出入往來禁與交通書疏有所探問凡此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雖諷倖之罪無以加也帝於是發切詔斥免諸葛誕鄧颺等昭年八十一薨諡曰定侯子冑嗣冑厯位郡守九卿

劉曄字子揚淮南成憇人也

德 音

漢光武子阜陵王延後也父曄母脩產渙及曄渙九歲曄七歲而母病

困臨終戒渙曄以曄之侍人有詭害之性身死之後懼必亂家汝長大能除之則吾無恨矣曄年十三謂兄渙曰亡母之言可以行矣渙曰那可爾曄卽入室殺侍者徑出拜墓舍內大驚白曄曄怒遣人追曄曄還拜對曰亡母顧命之言敢受不請擅行之罰曄心異之遂不責也汝南許劭名知人避地揚州稱曄有佐世之才揚士多輕俠狡桀有鄧寶張多許乾之屬各擁部曲寶最驕果才力過人一方所憚欲驅略百姓越赴江表以曄高族名人欲彊逼曄使唱導此謀曄時年二十餘心內憂之而未有緣會太祖遣使詣州有所案問曄往見爲論事勢要將與歸駐止數日寶果從數百人齎牛酒來候使曄令家僮將其衆坐中門外爲設酒飯與寶於內宴飲密勸健兒令因行觴而斫寶寶性不甘酒視候甚明觴者不敢發曄因自引取佩刀斫殺寶斬其首以令其軍云曹公有令敢有動者與寶同罪衆皆驚怖走還營營有督將精

兵數千懼其爲亂曄卽乘寶馬將家僮數人詣寶營門呼其渠帥喻以禍福皆叩頭開門內曄曄撫慰安  
懷咸悉悅服推曄爲主曄覩漢室漸微已爲支屬不欲擁兵遂委其部曲與廬江太守劉勳勳怪其故曄  
曰寶無法制其衆素以鈔略爲利僕宿無資而整齊之必懷怨難久故相與耳時勳兵彊於江淮之間孫  
策惡之遣使卑辭厚幣以書說勳曰上緣宗民數欺下國忿之有年矣擊之路不便願因大國伐之上緣  
甚寶得之可以富國請出兵爲外援勳信之又得策珠寶葛越喜悅外內盡賀而曄獨否勳問其故對曰  
上緣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則兵疲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而襲我後則不能獨守是  
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勳不從興兵伐上緣策果乘其後勳窮蹙遂奔太祖太祖  
至壽春時廬江界有山賊陳策衆數萬人臨險而守先時遣偏將致誅莫能禽克太祖問羣下可伐與不  
咸云山峻高而谿谷深隘守易攻難又無之不足爲損得之不足爲益曄曰策等小豎因亂赴險遂相依  
爲壘耳非有爵命威信相服也往者偏將資輕而中國未夷故策敢據險以守今天下略定後伏先誅夫  
畏死趨賞愚知所同故廣武君爲韓信畫策謂其威名足以先聲後寶而服鄰國也豈况明公之德東征  
西怨先開賞募大兵臨之令宣之日軍門啟而虜自潰矣太祖笑曰卿言近之遂遣猛將在前大軍在後  
至則克策如曄所度太祖還辟曄爲司空營掾

傅子曰太祖徵曄及蔣濟胡質等五人皆揚州名士每  
舍事傳未曾不識所以見重內論國邑先賢願賊圍守

行軍進退之宜外料敵之變化彼我虛實戰爭之術夙夜不解而障獨臥車中終不言憮怪而問之擘答曰對明主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學而得乎及見太祖太祖果問揚州先賢賊之形勢四人爭對待水而言再見如此太祖每和悅而擘終不言四人笑之後一見太祖止無所復問擘乃設遠言以動太祖太祖適知便止若是者二其旨趣以爲遠言宜徵精神獨見以盡其機不宜於猥坐說也太祖已探見其心矣坐罷尋以四人爲令而授擘以心腹之任

太祖征張魯轉擘爲主簿既至漢中山峻難登軍食頗乏太祖曰此妖妄之國耳何能爲有無吾軍少食不如速還便自引歸令擘督後諸軍使以次出擘策得可克

加糧道不繼雖出軍猶不能皆全馳白太祖不如致攻遂進兵多出弩以射其營魯奔走漢中遂平擘進

曰明公以步卒五千將誅董卓北破袁紹南征劉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勢懼海外今舉漢中

蜀人望風破膽失守推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今舉漢中

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孔明於治而爲相關羽張飛

勇冠三軍而爲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爲後憂太祖不從傅子曰居七日蜀降者

圖斬之而不能安也太祖酒問擘曰今大軍遂還擘自漢中遷爲行軍長史兼領軍延康元年蜀將孟達

率眾降達有容儀才觀文帝甚器愛之使達爲新城太守加散騎常侍擘以爲達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

術必不能感恩懷義新城與吳蜀接連若有變態爲國生患文帝竟不易後達終於叛敗傅子曰初太祖

自卿相以下皆傾心交之其後孟達去劉備歸文帝論者黃初元年以擘爲侍中賜爵關內侯詔問羣臣

多稱有樂毅之量擘一見諷達而皆云必反卒如其言

令料劉備當爲關羽出報吳不衆議咸云蜀小國耳名將唯羽死軍破國內憂懼無緣復出曄獨曰蜀

雖狹弱而備之謀欲以威武自彊勢必用衆以示其餘且關羽與備義爲君臣恩猶父子羽死不能爲

興軍報敵於終始之分不足後備果出兵擊吳吳悉國應之而遣使稱藩朝臣皆賀獨曄曰吳絕在江漢

之表無內臣之心久矣陛下雖齊德有虞然醜虜之性未有所感因難求臣必難信也彼必外迫內困然

後發此使耳可因其窮襲而取之夫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不可不察也備軍敗退吳禮敬轉廢帝欲興衆

伐之曄以爲彼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江湖必難倉卒帝不聽傅子曰孫權遣使求降帝以問曄曄對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

羽取荊州四郡備怒必大興師伐之外有疆寇衆心不安又恐中國承其釁而伐之故委地求降一以却

中國之兵二則假中國之援以疆其衆而疑敵人權善用兵見策知變其計必出於此今天下三分中國

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

襲其內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半蜀固不能久存況蜀得其外我

得其內乎帝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必以爲懼其殆不可孤何不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

乎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故與兵擊吳聞我伐吳知吳必亡必喜而

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抑怒救吳必然之勢也帝不聽遂受吳降即拜權爲吳王曄又進曰不可先

帝征伐天下兼其八威震海內陛下受禪即真德合天地聲並四遠此實然之勢非卑臣頌言也權雖有

雄才故漢驃騎將軍南昌侯耳官輕勢卑士民有畏中國心不可彊福與成所謀也不得已受其降可進

其將軍號封十萬戶侯不可即以爲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禮秩服御相亂也彼直爲侯江南士

民未有君臣之義也我信其僞降就封殖之榮其位號定其君臣是爲虎傅翼也權既受王位却蜀兵之

後外盡禮事中國使其國內皆聞之內爲無禮以怒陛下陛下赫然發怒與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

身事中國不愛珍貨重寶隨時貢獻不敢失臣禮也無故伐我必欲殘我國家俘我民人子女以爲僮隸

僕妾吳民無緣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戰如十倍矣又不從遂即拜權爲吳王權將陸議

大政劉備設兵八萬餘人皆備以

大敗劉備殺其兵八萬餘人備備以身五年幸廣陵泗口命荆揚州諸軍並進會羣臣問權當自來不咸免權外禮愈卑而內行不順果如曄言

曰陛下親征權恐怖必舉國而應又不敢以大眾委之臣下必自將而來曄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率已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別將必勒兵待事未有進退也大駕停住積日權果不至帝乃旋師云卿策之是也當念爲吾滅二賊不可但知其情而已明帝卽位進爵東亭侯邑三百戶詔曰尊嚴祖考所以崇孝表行也追本敬始所以篤教流化也是以成湯文武實造商周詩書之義追尊稷契歌頌有妣姜嫄之事明盛德之源流受命所由興也自我魏室之承天序既發迹於高皇太皇帝而功隆於武皇文皇帝至於高皇之父處士君潛脩德讓行動神明斯乃乾坤所福饗光靈所從來也而精神幽遠號稱罔記非所謂崇孝重本也其令公卿已下會議號謚曄議曰聖帝孝孫之欲褒崇先祖誠無量已然親疏之數遠近之隆蓋有禮紀所以割斷私情克成公法爲萬世式也周王所以上祖后稷自以其佐唐有功名在祀典故也至於漢氏之初追謚之義不過其父上比周室則大魏發迹自高皇始下論漢氏則追謚之禮不及其祖此誠往代之成法當今之明義也陛下孝思中發誠無已已然君舉必書所以慎於禮制也以爲追尊之義宜齊高皇而已尙書衛臻與曄議同事遂施行遼東太守公孫淵奪叔父位擅自立遣使表狀曄以爲公孫氏漢時所用遂世官相承水則由海陸則阻山故胡夷絕遠難制而世權日久今若不誅後必生

患若懷貳阻兵然後致誅於事爲難不如因其新立有黨有仇先其不意以兵臨之開設賞募可不勞師而定也後淵竟反曄在朝略不交接時人或問其故曄答曰魏室卽昨尙新智者知命俗或未咸僕在漢爲支葉於魏備腹心寡偶少徒於宜未失也太和六年以疾拜太中大夫有間爲大鴻臚在位二年遜位

復爲太中大夫薨諡曰景侯子寓嗣 備子曰曄事明皇帝又大見親重帝將伐蜀朝臣內外皆曰不可曄入與帝議因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因曰不可伐曄有膽智言之皆有

形中領軍揚暨帝之親臣又重曄持不可伐蜀之議最堅每從內出輒過曄曄講不可之意後暨從駕行天淵池帝論伐蜀事暨切諫帝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謙謝曰臣出自儒生之末陛下過聽拔臣羣萃之

中立之六軍之上臣有微心不敢不盡言臣言誠不足采侍中劉曄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曄與吾言蜀可伐暨曰曄可召質也詔召曄至帝問曄終不言後獨見曄責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大謀

常恐昧夢漏洩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也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於是帝謝之曄見出責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

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謝之曄能應變持兩端如此或惡曄於帝曰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與曄言皆反意而問之若皆與所問反者是曄常與聖意合

也復每問皆同者曄之情必無所復逃矣帝如言以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焉曄遂發狂出爲大鴻臚以憂死諺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以曄之明智權計若居之以德義行之以忠信古之上賢何以加諸獨任

才智不與世士相經緯內不推心事上外 **少子陶亦高才而薄行官至平原太守** 王弼傳曰淮南人劉陶善論縱橫爲當時所推

困於俗卒不能自安於天下豈不惜哉 尚傅子曰陶字季治善名稱有大辯曹爽時爲選部郎鄧颺之徒稱之以爲伊呂當此之時其人意陵青雲謂玄曰仲尼不聖何以知其然智者圖國天下羣愚如弄一丸於掌中而不能得天下玄以其言大惑

不復詳難也謂之曰天下之質變無常也今見卿窮爽之敗退居里舍乃謝其言之過干寶晉紀曰母曰儉之起也大將軍以問陶陶答依違大將軍怒曰卿平生與吾論天下事至於今日而更不盡乎乃出爲

平原太守 又追殺之

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也。仕郡計吏，州別駕。建安十三年，孫權率眾圍合肥。時大軍征荊州，遇疾疫，唯遣將軍張喜、軍將千騎過領汝南兵，以解圍。頗復疾疫，濟乃密白刺史，偽得喜書云：步騎四萬已到雩婁，遣主簿迎喜三部，使齋書詣城中守將一部，得入城，二部爲賊所得。權信之，遽燒圍走城，用得全。明年使於譙，太祖問濟曰：昔孤與袁本初對官渡，徙燕白馬，民不得走，賊亦不敢鈔。今欲徙淮南，民何如？濟對曰：是時兵弱，賊彊，不徙必失之。自破袁紹，北拔柳城，南向江漢，荊州交臂，威震天下，民無他志。然百姓懷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太祖不從而江淮間十餘萬眾皆驚走，吳後濟使詣鄴，太祖迎見，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賊，乃更驅盡之。拜濟丹陽太守。大軍南征，還以溫恢爲揚州刺史，濟爲別駕。令曰：季子爲臣，吳宜有君。今君還州，吾無憂矣。民有誣告濟爲謀叛，主率者，太祖聞之，指前令與左將軍于禁、沛相封仁等曰：蔣濟盜有此事，有此事吾爲不知人也。此必愚民樂亂，妄引之耳。促理出之，辟爲丞相主簿。西曹屬令曰：舜舉皐陶，不仁者遠，臧否得中，望於賢屬矣。關羽圍樊，襄陽太祖以漢帝在許，近賊欲徙都，司馬宣王及濟說太祖曰：于禁等爲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太祖如其言。權聞之，卽引兵西襲公安。江陵羽遂見爲文帝卽王位，轉爲相國、長史及踐阼，出爲東中郎將。濟請留詔曰：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天下

未嘗要須良臣以鎮邊境如其無事乃還鳴玉未爲後也濟上萬幾論帝善之入爲散騎常侍時有詔詔  
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恩施足死惠愛可懷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元濟濟旣至  
帝問曰卿所聞見天下風教何如濟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語耳帝忿然作色而問其故濟具以答  
因曰夫作威作福書之明誠天子無戲言古人所慎惟陛下察之於是帝意解遣追取前詔黃初三年與  
大司馬曹仁征吳濟別襲羨溪仁欲攻濡須洲中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爲自內地獄  
危亡之道也仁不從果敗仁薨復以濟爲東中郎將代領其兵詔曰卿兼資文武志節愜愜常有超越江  
湖吞吳會之志故復授將率之任頃之徵爲尙書車駕幸廣陵濟表水道難通又上三州論以諷帝帝不  
從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議者欲就留兵屯田濟以爲東近湖北臨淮若水盛時賊易爲寇不可安  
屯帝從之車駕卽發還到精湖水稍盡留船付濟船本厯適數百里中濟更鑿地作四五道躡船令聚  
轍作土豚遏斷湖水皆引後船一時開遏入淮中帝還洛陽謂濟曰事不可不曉吾前決謂分卒燒船於  
山陽池中卿於後致之略與吾俱至譙又每得所陳實入吾意自今討賊計畫善思論之明帝卽位賜爵  
關內侯大司馬曹休帥軍向皖濟表以爲深入虜地與權精兵對而朱然等在上流乘休後臣未見其利  
也軍至皖吳出兵安陸濟又上疏曰今賊示形於西必欲并兵圖東宜急詔諸軍往救之會休軍已敗盡



棄器仗輔重退還吳欲塞夾口遇救兵至是以官軍得不沒遷爲中護軍時中書監令號爲專任濟上疏  
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內屬動陛下卓然自覽萬幾莫不  
祇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必慢上勢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願無忘於左右左右  
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合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  
猶惑世俗况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卽亦因時而向之一  
有此端因當內設自完以此衆語私招所交爲之內援若此臧否毀譽必有所興功負賞罰必有所易直  
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違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聖智所當早聞外以經  
意則形際自見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臣竊亮陛下潛神默思公聽並觀若事有  
未盡於理而物有未周於用將改曲易調遠與黃唐角功近昭武文之迹豈近習而已哉然人君猶不可  
悉天下事以適己明當有所付三官任一臣非周公旦之忠又非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機敗官之敝當今  
柱石之士雖少至於行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  
詔曰夫骨鯁之臣人主之所仗也濟才兼文武服勤盡節每軍國大事輒有奏議忠誠奮發吾甚壯之就  
遷爲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

司馬彪戰略曰太和六年明帝遣平州刺史田豫乘海渡幽州刺史王雄陸道并攻遼東蔣濟諫曰凡非相吞之國不侵叛之臣不宜輕伐之而不制

是驅使爲賊故曰虎狼當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己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質虛選計考不之職貢  
願者先之正價一舉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國得其財不足爲富儻不如意是爲結怨失信也帝不聽豫行  
竟無成  
景初中外勤征役內務宮室怨曠者多而年穀飢儉濟上疏曰陛下方當恢崇前緒光濟遺業誠  
爾還

未得高枕而治也今雖有十二州至於民數不過漢時一大郡二賊未誅宿兵邊陲且耕且戰怨曠積年

宗廟宮室百事草創農桑者少衣食者多今其所急務唯當息耗百姓不至甚弊弊岐之民儻有水旱百

萬之衆不爲國用凡使民必須農隙不奪其時夫欲大興功之君先料其民力而煥休之勾踐養胎以待

用昭王恤病以雪仇故能以弱燕服疆齊羸越滅勁吳今二敵不攻不滅不事卽侵當身不除百世之責

也以陛下聖明神武之略舍其援者專心討賊臣以爲無難矣又歡娛之耽害於精爽神太用則竭形太

勞則弊願大簡賢妙足以充百斯勇者其冗散未齒且悉分出務在清靜詔曰微護軍吾弗聞斯言也

春秋曰公孫淵聞魏將來討復稱臣於孫權乞兵自救帝問淵孫權其救遼東乎淵曰彼知官備以固利

不可得深入則非力所能踐入則勞而無獲權雖子弟在危猶將不動況異域之人兼以往者之辱乎今

所以外揚此聲者誦其行人疑於我我之不克冀折後事已耳然沓渚之間齊王卽位徙爲領軍將軍進

法淵尙遠若大軍相持事不速決則權之淺規或能輕吳掩襲未可測也

齊王卽位徙爲領軍將軍進  
晉  
得樂處言訖母忽然驚寤明日以白濟濟曰夢爲爾耳不足怪也明日暮復夢曰我來迎新君止在廟  
下未發之頃暫得來歸新君明日日中當發臨發多事不復得歸永辭於此侯氣瀟難感悟故自訴於母  
願重啓侯何惜不一試驗之遂道阿之形狀言甚備悉天明母重啓侯雖云夢不足怪此何太適適亦何  
惜不一驗之齋乃遣人詣太廟下推問孫阿果得之形狀證驗悉如兒言濟涕泣曰幾負吾兒於是乃見

孫阿具語其事阿不懼當死而喜得爲泰山令惟恐濟言不信也曰若如鄒下言阿之願也不知廟下十  
得何廟濟曰隨地下樂者與之阿曰輒當奉教乃厚賞之言訖遣還濟欲速知其驗從領軍門至廟下十  
步安一人以傳阿消息辰時傳阿心痛已時傳阿劇日中傳阿亡濟泣已雖遷太尉初侍中高堂隆論郊  
哀吾兒之不幸且喜亡者有知後月餘兒復來語母曰已得轉爲錄事矣

祀事以魏爲舜後推舜配天濟以爲舜本姓媯其苗曰田非曹之先著文以追諸降臣松之案蔣濟立郊

氏族出自邾魏曹述曹氏屠緒亦如之魏武作家傳自云曹叔振鐸之後故陳思王作武帝誄曰於穆武  
王胄稷膺周此其不同者也及至景初明帝從高堂隆議謂魏爲舜後後魏爲禪晉文稱昔我皇祖有虞  
則其異彌甚尋濟難隆及與尙書繆襲往反並有理據文多不載濟亦未能定氏族所出但謂魏非舜後  
而橫祀非族降黜太祖不配正天皆爲謬妄然于時竟莫能正濟又難鄭玄注祭法云有虞以上尙德禘  
郊祖宗配用有德自夏已下稍用其姓氏濟曰夫蚪龍神於獺獺自祭其先不祭蚪龍也騏驎白虎仁於  
豺豺自祭其先不祭騏驎也如玄之說有虞已上豺獺之不若邪臣以爲祭法所云見疑學者久矣鄭玄  
不考正其違而就通其義濟豺獺之營雖似伊諧然其義旨有可求焉是時曹爽專政丁謚鄧颺等輕改法度會有日蝕變詔羣臣問其得

失濟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慎於其朋齊侯問災晏嬰對以布惠魯君問異臧孫咎以

緩役應天塞變乃實人事今二賊未滅將士暴露已數十年男女怨曠百姓貧苦夫爲國法度惟命世大

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于後豈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終無益於治適足傷民望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

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以隨太傅司馬宣王屯洛水浮橋誅曹爽等進封都鄉侯邑七百

戶濟上疏曰臣忝寵上司而爽敢包藏禍心此臣之無任也太傅奮獨斷之策陛下明其忠節罪人伏誅

社稷之福也夫封寵慶賞必加有功今論謀則臣不先知語戰則非臣所率而上失其制下受其弊臣備

宰司民所具瞻誠恐冒賞之漸自此而興推讓之風由此而廢固辭不許孫盛曰蔣濟之辭邑可謂不負

蔣濟其是歲薨諡曰景侯世語曰初濟隨司馬宣王屯洛水浮橋濟書與曹爽言宣王旨惟免官而已爽遂誅滅濟痛其言之失信發病卒子秀嗣秀薨子凱嗣

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濟著勳前朝改封凱為下蔡子

劉放字子驥涿郡人漢廣陽順王子西鄉侯宏後也歷郡綱紀舉孝廉遭世大亂時滄陽王松據其土放

往依之太祖克冀州放說松曰往者董卓作逆英雄並起阻兵擅命人自封殖惟曹公能拔拯危亂翼戴

天子奉辭伐罪所向必克以二袁之疆守則淮南水消戰則官渡大敗乘勝席卷將清河朔威刑既合大

勢以見速至者漸福後服者先亡此乃不俟終日馳騫之時也昔黥布稟南面之尊仗劍歸漢誠識廢興

之理審去就之分也將軍宜投身委命厚自結納松然之會太祖討袁譚於南皮以書招松松舉雍奴泉

州安次以附之放為松答太祖書其文甚麗太祖既善之又聞其說由是遂辟放建安十年與松俱至太

祖大悅謂放曰昔班彪依竇融而有河西之功今一何相似也乃以放參司空軍事歷主簿記室出為郎

陽祿羽殺音都沽反羽音調贊令魏國既建與太原孫資俱為秘書郎先是資亦歷縣令參丞相軍事資別傳曰資字彥龍幼而

岐嶷三歲喪二親長於兄嫂講業太學博覽傳記同郡王允一見而奇之太祖為司空又辟資會兄為鄉

人所害資手刃報讎乃將家屬避地河東故遂不應命尋復為本郡所命以疾辭友人河東賈逵謂資曰

足下抱逸羣之才值舊邦傾覆主將殷勤千里延頸宜崇古賢桑梓之義而久盤桓拒違君命斯猶曜和

鬱於秦王之庭而塞以連城之價耳竊為足下不取也資感其言遂往應之到營功曹舉計吏書命前

或見資談曰比州承襲亂已久其賢智零落今日乃文帝即位放資轉為左右丞數月放徙為令黃初復見孫計君手表留以為尚書郎辭以家難得還河東

初改秘書為中書以放為監資為令各加給事中放賜爵關內侯資為關中侯遂掌機密三年放進爵魏

壽亭侯資關內侯明帝即位尤見寵任同加散騎常侍進放爵西鄉侯資樂陽亭侯資別傳曰諸葛亮出在南鄭時議者以為

可因大發兵就討之帝意亦然以問資資曰昔武皇帝征南鄭取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濟又自往拔出

夏侯淵軍數言南鄭直為天獄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險喜出淵軍之辭也又武皇帝聖於

用兵察蜀賊栖於山巖視吳虜竄於江湖皆撓而避之不責將士之力不爭一朝之忿誠所謂見勝而戰

知難而退也今若進軍就南鄭討亮道既險阻計用精兵又轉運鎮守南方四州遏禦水賊凡用十五六

萬人必當復更有所發與天下騷動費力廣大此誠陛下所宜深慮夫守戰之力量役參倍但以今日見

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險滅足以震懾疆寇鎮靜疆場將士虎睡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二虜

必自罷弊帝由是止時吳人彭綺又舉義江南議者以為因此伐之必有所克帝問資資曰都陽宗人前

後數有舉義者衆弱謀淺旋輒乖散昔文皇帝嘗密論賊形勢言洞浦殺萬人得船千萬數日問船人復

會江陵被圍歷月權裁以千數百兵住東門而其土地無崩解者是有法禁太和末吳遣將周賀浮海詣

上下相奉持之明驗也以此推綺懼未能為權腹心大疾也綺果尋敗亡

遼東招誘公孫淵帝欲邀討之朝議多以為不可惟資決行策果大破之進爵左鄉侯魏氏春秋曰烏丸校尉田豫師西部

鮮卑泄歸尼等出塞討軻比能智鬱築鐵破之還至馬邑故城比能帥三萬騎圍豫帝聞之計未有所出如中書省以問監令孫資對曰上谷太守閻志柔弟也為比能索所歸信令馳詔使說比能可不勞師而自解矣帝從之放善為書檄三祖詔命有所招喻多放所為青龍初孫權與諸葛亮連和欲俱出為寇比能果釋豫而還

邊候得權書放乃改易其辭往往換其本文而傳合之與征東將軍滿寵若欲歸化封以示亮亮騰與吳大將步騭等驚等以見權權懼亮自疑深自解說是歲俱加侍中光祿大夫資別傳曰是時孫權諸葛亮號稱劇賊無歲不有軍征而

帝總攝羣下內圖禦寇之計外規廟勝之畫資皆管之然自以受膺心常讓事於帝曰龜食衆舉大事宜與羣下共之既以示明且於探求爲廣旣朝臣會議資奏當其是非擇其善者推成之終不顯己之德也若衆人有譴過及愛憎之說輒復爲請解以塞譖潤之端如征東將軍滿寵涼州刺史徐邈並有譖毀之者資皆盛陳其素行衆卒無纖介寵逸得保其功名者資之力也初資在邦邑名出同類之右鄉人司空掾田豫梁相宗豔皆妬害之而揚豐黨附豫等專爲資構造謗端怨隙甚重資旣不以爲言而終無恨意豫等慙服求釋宿憾結爲婚姻資謂之曰吾無憾心不知所釋此爲卿自薄之卿自厚之耳乃爲長子宏取其女及當顯位而田豫老疾在家資遇之甚厚又致其子於本郡以爲孝廉而揚豐子後爲尙方吏帝以職事譴怒欲致之法資請活之其不念舊惡如此景初二年遼東平定以參謀之功各進爵封本縣放方城侯資中都侯其年帝寢疾欲以燕王宇爲大將軍及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共輔政宇性恭良陳誠固辭帝引見放資入臥內問曰燕王正爾爲放資對曰燕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帝曰曹爽可代宇不放資因贊成之又深陳宜速召太尉司馬宣王以綱維皇室帝納其言卽以黃紙授放作詔放資旣出帝意復變詔止宣王勿使來尋更見放資曰我自召太尉而曹肇等反使吾止之幾敗吾事命更爲詔帝獨召爽與放資俱受詔命遂免宇獻肇朗官太尉亦至登牀受詔然後帝崩

世語曰放資久典機任獻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鷄棲樹二人相謂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指謂放資放資懼故勸帝召宣王帝作手詔令給

使辟邪至以授宣王宣王在汲獻等先詔令於軹關西還長安辟邪又至宣王疑有變呼辟邪具問乃乘追鋒車馳至京師帝問放資誰可與太尉對者放曰曹爽帝曰堪其事不爽在左右流汗不能對放躡其足耳之曰臣以死奉社稷曹肇弟篡爲大將軍司馬燕王頗失指肇出篡見驚曰上不安云何悉共出宜還已暮放資宣詔宮門不得復內肇等罷燕王肇明日至門不得入懼詣廷尉以處事失宜免帝謂獻曰吾已差便出獻流涕而出亦免案世語所云樹置先後與本傳不同資別傳曰帝詔資曰吾年稍長又歷觀舊傳中皆歎息無所不念圖萬年後計莫過使親人廣據職勢兵任又重今耐聲校尉缺久欲得親人

可用者資曰陛下恩深慮遠誠非愚臣所及

武不可用者資曰陛下思深慮遠誠非愚臣所及書傳所載皆聖聰所究向使漢高不知平勃能受劉氏  
外內之望顧遭日月御勒不傾使各守分職纖介不問以此推之親臣貴戚雖當據勢握兵宜使輕重素  
定若諸侯與兵力均衡平寵齊愛等則不相爲服不相爲服則意有異同今五營所領見兵常不過數百  
選授校尉如其輩類爲有疇匹至於重大之任能有所維綱者宜以聖意簡擇如平勃金霍劉章等一二  
人漸殊其威重使相鎮固於事爲善帝曰然如卿言當爲吾遠慮所圖今日可參平勃伴金霍雙劉章者  
其誰哉資曰臣聞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唐虞之聖凡所進用明試以功陳平初事漢祖絳灌等謗平有受  
金盜嫂之罪周勃以吹簫引疆始事高祖亦未知名也高祖察其行跡然後知可付以大事霍光給事中  
二十餘年小心謹慎乃見親信日磬夷狄以至孝質直特見擢用左右尙曰妄得一胡兒而重貴之平勃  
雖安漢嗣其終勃被反名平劣自免於呂須之讒上官桀桑弘羊與霍光爭權幾成禍亂此誠知人之不  
易爲臣之難也又所簡擇當得陛下所親當得陛下所信誠非愚臣之所能識別臣松之以爲孫劉子時  
號爲專任制斷機密政事無不綜資放被託付之間當安危所斷而更依違其對無有適莫受人親任理  
豈得然案本傳及諸書並云放資稱贊曹爽勸召宣王魏室之亡禍基於此資之別傳出自其家欲以是言掩其大失然恐負國之玷終莫能磨也齊王卽位以放資決定大謀增

邑三百放并前干一百資千戶封愛子一人亭侯次子騎都尉餘子皆郎中正始元年更加放左光祿大

夫資右光祿大夫金印紫綬儀同三司六年放轉驃騎資衛將軍領監令如故七年復封子一人亭侯各

年老遜位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資別傳曰太將軍爽專事多變易舊章資歎曰吾累世蒙寵加以豫閱

乃賜詔曰君掌機密二十餘年經營庶事勳著前朝暨朕統位動賴良謀是以曩者增崇寵章同之三事

外帥羣官內望讜言屬以年耆疾篤上還印綬前後鄭重辭旨懇切天地以大順成德君子以善恕成仁

重以職事違奪君志今聽所執賜錢百萬使兼光祿勳少府親策詔君養疾于第曹爽誅後復以資爲侍

君其勉進醫藥頤神和氣以永無疆之祚置舍人官騎加以日秩肴酒之膳焉曹爽誅後復以資爲侍  
中領中書令嘉平二年放薨諡曰敬侯子正嗣臣松之案頭責子羽曰士卿劉許字文生正之弟也與張  
華六人並稱文辭可觀意恩詳序晉惠帝世許爲越騎校

尉資復遜位歸第就拜驃騎將軍轉侍中特進如故三年薨諡曰貞侯子宏嗣放才計優資而自修不如也放資既善承順主上又未嘗顯言得失抑辛毗而助王思以是護譏於世然時因羣臣諫靜扶贊其議并時密陳損益不專導諛書云及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放資著勳前朝改封正方城子宏離石子

案孫氏譜宏爲

南陽太守宏子楚字子荆晉陽秋曰楚鄉人王濟豪俊公子也爲本州大中正訪問關求楚品狀濟曰此人非卿所能名自狀之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楚位至討虜護軍馮翊太守楚子洵潁川太守洵子盛字安國給事中秘書監盛從父弟綽字與公廷尉正楚及盛綽並有文藻盛又善言名理諸所論著並傳於世

評曰程昱郭嘉董昭劉曄蔣濟才策謀略世之奇士雖清治德業殊於荀攸而籌畫所料是其倫也劉放文翰孫資勤慎並管喉舌權聞當時雅亮非體是故譏諛之聲每過其實矣



魏志卷十四考證

程昱太祖乃止注據千里之齊擁百萬之衆○北宋本作隄千里之地

孫權新在位未為海內所憚○太平御覽作孫權新立

年四十餘薨注今之存者不能十分之一○一北宋本作二

郭嘉果為許貢客所殺注此存亡之機不可失也○北宋本作不可測

又注又本傳稱自嘉料孫策輕佻○自宋本作臣

董昭欲詣漢獻帝至河內為張楊所留○臣龍官按此時不應稱獻疑為見字之訛

劉曄因難求臣必難信也○必宋本作心

蔣濟太祖聞之指前令與左將軍于禁沛相封仁曰○各本作指有令臣明楷按此蓋太祖謂蔣濟無謀

叛之事而信前令之不虛作前令為是

弊敝之民○敝毛本作劫臣明楷按劫音賣力乏也敝音溪險也似應作劫又顏氏書證篇曰劫卽敝

之敝或者敝其敝字之訛與

劉放資樂陽亭侯注天下騷動○監本誤要動毛本誤擾動今改正

通志卷十四考證

晉 著 作 郎 巴 西 中 正 安 漢 陳 壽 撰

宋 太 中 大 夫 國 子 博 士 開 喜 裴 松 之 注

劉 馥 司 馬 朗 梁 習 張 既 温 恢

賈 逵 子 充 李 孚 揚 沛

劉馥字元穎沛國相人也避亂揚州建安初說袁術將戚寄秦翊使率眾與俱詣太祖太祖悅之辟為司徒掾後孫策所置廬江太守李述攻殺揚州刺史嚴象廬江梅乾雷緒陳蘭等聚眾數萬在江淮間郡縣殘破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表為揚州刺史馥既受命軍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懷緒等皆安集之貢獻相繼數年中恩化大行百姓樂其政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於是聚諸生立學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吳塘諸場以溉稻田官民有畜又高為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益貯魚膏數千斛為戰守備建安十三年卒孫權率十萬眾攻圍合肥城百餘日時天連雨城欲崩於是以苦糞覆之夜然脂照城外視賊所作而為備賊以破走揚州士民益追思之以為雖蓋安于之守晉陽不能過也及陂塘之利至今為用馥子靖黃初中從黃門侍郎遷廬江太守詔曰卿父昔為

彼州今卿復據此郡可謂克負荷者也轉任河內遷尚書賜爵關內侯出爲河南尹散騎常侍應璩書與靖曰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藩落高峻絕穿窬之心五種別出遠水火之災農器必具無失時之闕蠶麥有苦備之用無雨濕之虞封符指期無流連之吏鰥寡孤獨蒙廩振之實加之以明摘幽微重之以秉憲不撓有司供奉王命百里垂拱仰辨雖昔趙張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靖爲政類如此初雖如碎密終於百姓便之有馥遺風毋喪去官後爲大司農衛尉進封廣陸亭侯邑三百戶上疏陳儒訓之本曰夫學者治亂之軌儀聖人之大教也自黃初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年而寡有成者蓋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弟恥非其倫故夫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人雖設其教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行爲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入太學明制絀陟榮辱之路其經明行修者則進之以崇德苑教廢業者則退之以懲惡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浮華交游不禁自息矣闡弘大化以綏未賓六合承風達人來格此聖人之教致治之本也後遷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靖以爲經常之大法莫善於守防使民夷有別遂開拓邊守屯據險要又修廣戾渠陵大塢水漑灌

嶺南北三更種稻邊民利之嘉平六年薨追贈征北將軍進封建成鄉侯諡曰景侯子熙嗣

晉陽秋曰劉弘字叔和熙

之弟也弘與晉世祖同年居闕里以書恩歷登顯位自靖至弘世不曠名而有政事才晉西朝之末弘爲車騎大將軍開府荆州刺史俄都督荆交廣州諸軍事封新城郡公其在江漢值王數多難得專命一

方論其... 咸曰得劉公一紙書實於十部從事也時帝在長安命弘得選用宰守徵士武職伍朝高尙其事牙門將皮初有勳江漢弘上朝爲零陵太守初爲襄陽太守詔書以襄陽顯郡初資名輕淺以弘增夏侯陟爲襄陽弘曰夫統天下者當與天下同心治一國者當與一國推實吾統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爲治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臨事初勳宜見酬報聽之衆益服其公當廣漢太守辛冉以天子蒙塵四方雲擾進從橫計於弘弘怒斬之時人莫不稱善晉諸公讚曰于時天下雖亂荊州安全弘有劉景升保有江漢之志不附太傅司馬越越甚

衛之會弘病卒子璣北中郎將

司馬朗字伯達河內温人也司馬懿序傳曰朗祖父雋字元異博學好古個儻有大度長八尺三寸腰帶十圍儀狀魁岸與衆有異鄉黨宗族咸景附焉位至潁川太守父防字建公性質直公方雖閑居宴處威儀不忒雅好漢書名臣列傳所誦誦者數十萬言少仕州郡歷官洛陽令京兆尹以年老轉拜騎都尉養志閭巷闔門自守諸子雖冠成人不命曰進不敢進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問不敢言父子之間肅如也年七十一建安二十四年終有子八人朗最長次卽晉宣皇帝也九歲人有道其父字者朗曰慢人親者不敬其親者也

客謝之十二試經爲童子郎監試者以其身體壯大疑朗匿年劾問朗曰朗之內外累世長大朗雖穉弱無仰高之風損年以求早成非志所爲也監試者異之後關東兵起故冀州刺史李邵家居野王近山險欲徙居温朗謂邵曰唇齒之喻豈唯虞虢温與野王卽是也今去彼而居此是爲避朝亡之期耳且君國人之望也今寇未至而先徙帶山之縣必駭是搖動民之心而開姦宄之原也竊爲郡內憂之邵不從遷山之民果亂內徙或爲寇鈔是時董卓遷天子都長安卓因留洛陽朗父防爲治書御史當徙西以四方

雲擾乃遣朗將家屬還本縣或有告朗欲逃亡者執以詣卓卓謂朗曰卿與吾亡兒同歲幾大相負朗因

曰明公以高世之德遭陽九之會清除羣穢廣舉賢士此誠虛心垂慮將興至治也威德以隆功業以著而兵難日起州郡鼎沸郊境之內民不安業捐棄居產流亡藏竄雖四關設禁重加刑戮猶不絕息此則

之所以於邑也願明公監觀往事少加三思卽榮名並於日月伊周不足侔也卓曰吾亦悟之卿言有意

臣松之案明此對但爲稱述卓功德未相箴誨而已丁不自申釋而卓便云吾亦悟之卿言有意客主之辭如爲不相酬塞也明知卓必亡恐見留卽散財物以賂遺卓

用事者求歸鄉里到謂父老曰董卓悖逆爲天下所讎此忠臣義士奮發之時也郡與京都境壤相接洛

東有成阜北界大河天下興義兵者若未得進其勢必停於此此乃四分五裂戰爭之地難以自安不如

及道路尙通舉宗東到黎陽黎陽有營兵趙威孫鄉里舊婚爲監營謁者統兵馬足以爲主若後有變徐

復觀望未晚也父老戀舊莫有從者惟同縣趙咨將家屬俱與明往焉後數月關東諸州郡起兵衆數十

萬皆集滎陽及河內諸將不能相一縱兵鈔略民人死者且半久之關東兵散太祖與呂布相持於濮陽

明乃將家還溫時歲大饑人相食明收恤宗族教訓諸弟不爲衰世解業年二十二太祖辟爲司空掾屬

除成阜令以病去復爲堂陽長其治務寬惠不行鞭杖而民不犯禁先時民有徙充都內者後縣調當作

船徙民恐其不辦乃相率私還助之其見愛如此遷元城令入爲丞相主簿明以爲天下土崩之勢由秦

滅五等之制而郡國無蒐狩習戰之備故也今雖五等未可復行可令州郡並置兵外備四夷內威不軌

於策爲長又以爲宜復井田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難中奪之是以至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爲公田宜及此時復之議雖未施行然州郡領兵朗本意也遷兗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稱之雖在軍旅常蠶衣惡食儉以率下雅好人倫典籍鄉人李觀等感得名譽朗常顯貶下之後觀等敗時人服焉鍾繇王粲著論云非聖人不能致太平朗以爲伊顏之徒雖非聖人使得數世相承太平可致

魏書曰文

帝善朗論命秘書錄其文孫盛曰繇既失之朗亦未爲得也昔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矣易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由此而言聖人之與大賢行難道一舒卷斯同觀世垂法理無降異升泰之美豈俟積世哉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又曰不踐跡亦不入于室數世之論其在斯乎方之大賢固有間矣建安二十二年與夏侯惇臧霸等征吳到居巢軍士大疫朗躬巡視致醫藥過疾卒時年四十七遺命布衣幅巾斂以時服州人追思之

魏書曰朗

卒謂將士曰刺史蒙國恩厚督師萬里微功未効而遭此疫瀆既不能自救辜負國恩身沒之後其布衣幅巾斂以時服勿違吾志也明帝卽位封朗子遺昌武亭侯邑百戶朗弟孚又以子望繼朗後遺冀望子洪嗣

晉諸公贊曰望字子初孚之長子有才識早知名咸熙中位至司徒入晉封義陽王遷太尉大司馬時孚爲太宰父子居

上公位自中代已來未之有也洪字孔業對河間王初朗所與俱徙趙咨官至太常爲世好士

咨字君初子鄧字子晉膠騎將軍封東平陵公並見百官名

梁習字子虞陳郡柘人也爲郡綱紀太祖爲司空辟召爲潭長累轉乘氏海西下邳令所在有治名還爲

西曹令史遷爲屬并土新附習以別部司馬領并州刺史時承高幹荒亂之餘胡狄在界張雄跋扈吏民

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擁衆作爲寇害更相屬動往往某時習到官誘喻招納皆禮召其豪右稍稍薦舉使

詣幕府豪右已盡乃次發諸丁疆以爲義徒又因大軍出征分請以爲勇力吏兵已去之後稍移其家前  
後送鄰凡數萬口其不從命者與兵致討斬首千數降附者萬計單于恭順名王稽顙部曲服事供職同  
於編戶邊境肅清百姓布野勤勸農桑令行禁止貢遙名士咸顯於世語在常林傳太祖嘉之賜爵關內  
侯更拜爲眞長老稱詠以爲自所聞識刺史未有及習者建安十八年州并屬冀州更拜議郎西部都督  
從事統屬冀州摠故部曲又使於上黨取大材供鄴宮室習表置屯田都尉二人領客六百夫於道次耕  
種菽粟以給人牛之費後單于入侍西北無虞習之績也

魏略曰鮮卑大人育延常爲州所畏而一旦將其部落五千餘騎詣習求互市習念不聽則恐

其怨若聽到州下又恐爲所略於是乃許之往與會空城中交市遂敗郡縣自將治中以下軍往就之市  
易未畢市吏收縛一胡延騎皆驚上馬彎弓圍習數重吏民惶怖不知所施習乃徐呼市吏問縛胡意而  
胡實侵犯人習乃使譚呼延延到習責延曰汝胡自犯法吏不侵汝汝何爲使諸騎驚駭邪遂斬之餘胡  
破膽不敢動是後無寇慮至二十二年太祖拔漢中諸軍還到長安因留騎督太原烏丸王粲昔使屯池  
陽以備盧水昔有愛妻住在晉陽昔既思之又恐遂不得歸乃以其部五百騎叛還并州留其餘騎置山  
谷間而單騎獨入晉陽盜取其妻已出城州郡乃覺吏民又畏昔善射不敢追習乃令從事張景募鮮卑  
使逐昔昔馬其妻重騎行遲未及與其衆合而爲鮮卑所射死始太祖聞文帝踐阼復置并州復爲刺  
昔叛恐其爲亂於北邊會聞已殺之大喜以習前後有策略封爲關內侯

文帝踐阼復置并州復爲刺

史進封申門亭侯邑百戶政治常爲天下最太和二年徵拜大司農習在州二十餘年而居處貧窮無方  
面珍物明帝異之禮賜甚厚四年薨子施嗣初濟陰王思與習俱爲西曹令史思因直日白事失太祖指  
太祖大怒教召主者將加重辟時思近出習代往對已被收執矣思乃馳還自陳已罪非應受死太祖歎



習之不自思之譏分曰何意吾軍中有二義士乎臣松之以爲習與王思同輩而已親非習之義非習之官乎史遷云死有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故君子不爲苟存不爲苟亡若使思而以身代思受不測之禍以之爲義無乃乖先哲之雅不引分主不加怒則所謂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習之死義者豈其然哉 後同時擢爲刺史思領豫

州思亦能吏然苛碎無大體官至九卿封列侯魏略奇吏傳曰思與薛悌郗嘉俱從徵起官位略等三人

曰薛悌賊吏王思郗嘉純吏也各賜關內侯以報其勳思爲人雖煩碎而曉練文書敬賢禮士傾意形勢亦以是顯名正始中爲大司農年老目瞑瞋怒無度下吏嗟然不知何據性少信時有吏父病篤近在外

舍自白求假思疑其不實發怒曰世有思婦病母者豈此謂乎遂不與假吏父明日死思無恨意其爲刻薄類如此思又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思恚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筆擲地

賜壤之時有丹陽施畏魯郡倪顛南陽胡業亦爲刺史郡守時人謂之苛暴又有高陽劉類歷位宰守苛

惡尤甚以善修人事不廢於世嘉平中爲弘農太守吏二百餘人不與休假專使爲不急過無輕重輒碎其頭又亂杖撻之牽出復入如是數四乃使人掘地求錢所在市里皆有孔穴又外託簡省每出行陽勅

督郵不得使官屬曲修禮敬而陰譏不來者輒發怒中傷之性又少信每遣大吏出輒使小吏隨覆察之白日嘗自於墻壁間闕閃夜使幹廉察諸曹復以幹不足信又遣鈴下及奴婢使轉相檢驗嘗按行宿止

民家民家二狗逐猪猪驚走頭插柵間號呼良久類以爲外之吏擅共飲食不復徵察便使伍伯曳五官掾孫福入頓頭責之福以實對類自愧不詳因託問以他事民尹昌年垂百歲聞類出行常經過謂其兒

曰扶我迎府君我欲陳恩兒扶昌在道左類望見呵其兒曰用是死人僕來見我其視人無禮皆此類也

習俗民謗官長者有二不肯謂遷免與死也類在弘農吏民患之乃題其門曰劉府君有三不肯類雖聞之猶不能自改其後安東將軍司馬文王西征路經弘農弘農人告類荒耄不任宰郡乃召入爲五官中

將郎

張既字德容馮翊高陵人也年十大爲郡小吏魏略曰既世單家富爲人有容儀少小工書疏爲郡門下

奏同諸大吏有乏者後歷右職舉孝廉不行太祖爲司空辟未至舉茂才除新豐令治爲三輔第一哀尙

輒給與以是見識焉

拒太祖於黎陽遣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并州刺史高幹及匈奴單于取平陽發使西與關中諸將合從司隸校尉鍾繇遣既說將軍馬騰等既爲言利害騰等從之騰遣子超將兵萬餘人與繇會擊幹援大破之斬援首幹及單于皆降其後幹復舉并州反河內張晟眾萬餘人無所屬寇涇澗間河東衛固弘農張琰各起兵以應之太祖以既爲議郎參繇軍事使西徵諸將馬騰等皆引兵會擊晟等破之斬琰固首幹奔荊州封既武始亭侯太祖將征荊州而騰等分據關中太祖復遣既喻騰等令釋部曲求還騰已許之而更猶豫既恐爲變乃移諸縣促儲備二千石郊迎騰不得已發東太祖表騰爲衛尉子超爲將軍統其眾後超反既從太祖破超於華陰西定關右以既爲京兆尹招懷流民興復縣邑百姓懷之魏國既建爲尙書出爲雍州刺史太祖謂既曰還君本州可謂衣繡畫行矣從征張魯別從散關入討叛氏收其麥以給軍食魯降既說太祖拔漢中民數萬戶以實長安及三輔其後與曹洪破吳蘭於下辯又與夏侯淵宋建別攻臨洮狄道平之是時太祖徙民以充河北隴西天水南安民相恐動擾擾不安既假三郡人爲將吏者休課使治屋宅作水碓民心遂安太祖將拔漢中守恐劉備北取武都氏以逼關中問既既曰可勸使北出就穀以避賊前至者厚其寵賞則先者知利後必慕之太祖從其策乃自到漢中引出諸軍令既之武都徙氏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

三輔決錄注曰既爲兒童爲郡功曹游殷察異之引既過家既敬諸殷先歸殷家具設賓饌及既至殷妻笑曰若其悻乎張德容童

晉小兒何異者謂曰願其官乃方伯之職也謂王之明也謂以子楚之無能不受此職  
詔之既以般邦之宿望謂其官乃許之般先與司隸校尉胡軫有隙軫誣殺般般死月餘軫得疾思  
自說但言伏罪伏罪游功曹將鬼來於是遂死于時關中稱曰生有知人之明死有責神之靈子楚字仲  
允爲滯阪令太祖定關中時漢興郡缺太祖以問既既謂楚才兼文武遂以爲漢興太守後轉隴西魏略  
曰楚爲人慷慨歷位宰守所在以恩德爲治不好刑殺太和中諸葛亮出隴右吏民騷動天水南安太守  
各棄郡東下楚獨據隴西召會吏民謂之曰太守無恩德今蜀兵至諸郡吏民皆已應之此亦諸卿富貴  
之秋也太守本爲國家守郡義在必死卿諸人便可取太守頭持往吏民皆流淚言死生當與明府同無  
有二心楚復言卿曹若不願我爲卿畫一計今東二郡已去必將寇來但可共堅守若國家救到寇必去  
是爲一郡守義人人獲爵謂也若官救不到蜀攻日急爾乃取太守以降未爲晚也吏民遂城守而南安  
果將蜀兵就攻隴西楚聞賊到乃遣長史馬顯出門設陣而自於城上曉諭蜀帥言卿能斷隴使東兵不  
上一月之中則隴西吏人不攻自服卿若不能虛自疲弊耳使顯鳴鼓擊之蜀人乃去後十餘日諸軍上  
隴諸葛亮破走南安天水皆坐應亮破滅兩郡守各獲重刑而楚以功封列侯長史掾屬皆賜拜帝嘉其  
治詔特聽朝引上殿楚爲人短小而大聲自爲吏初不朝覲被詔登階不知儀式帝令侍中執引呼隴西  
太守前楚當言唯而大應稱謂帝顧之而笑遂勞勉之罷會自表乞留宿衛拜駙馬都尉楚不學問而性  
好遊逸音樂乃畜歌者琵琶箏箏每行來將以自隨所在

是時武威顏俊張掖和鸞酒泉黃華西平麴演  
樽浦投壺歡欣自娛數歲復出爲北地太守年七十餘卒  
等並舉郡反自號將軍更相攻擊俊遣使送母及子詣太祖爲質求助太祖問既既曰俊等外假國威內  
生傲悖計定勢足後卽反耳今方事定蜀且宜兩存而闕之猶卞莊子之刺虎坐收其斃也太祖曰善歲

餘鸞遂殺俊武威王祕又殺鸞是時不置涼州自三輔距西域皆屬雍州文帝卽王位初至涼州以安定  
太守鄒岐爲刺史張掖張進執郡守舉兵拒岐黃華麴演各逐故太守舉兵以應之既進兵爲護羌校尉

蘇則聲勢故則得以有功既進爵都鄉侯涼州盧水胡伊儻妓妾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擾帝憂之曰非既

莫能安涼州乃召鄒岐以既代之詔曰普賈復請擊賊光武笑曰執金吾擊賊吾復何憂卿謀略過人

今則其以便宜從事勿復先請遣護軍夏侯儒將軍費曜等繼其後既至金城欲渡河諸將守以為兵少

道險未可深入既曰道雖險非井陘之隘夷狄烏合無左軍之計今武威危急赴之宜速遂渡河賊七千

餘騎逆拒軍於鷓陰口既揚聲軍從鷓陰乃潛由且次出至武威胡以為神引還顯美既已據武威曜乃

至儒等猶未達既勞賜將士欲進軍擊胡諸將皆曰士卒疲倦虜眾氣銳難與爭鋒既曰今軍無見糧當

因敵為資若虜見兵合退依深山追之則道險窮餓兵還則出候寇鈔如此兵不得解所謂一日縱敵患

在數世也遂前軍顯美胡騎數千因大風欲放火燒營將士皆恐既夜藏精卒三千人為伏使參軍成公

英督千餘騎挑戰勅使陽退胡果爭奔之因發伏截其後首尾進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萬數魏略曰成公英金城

人也中平末隨韓約為腹心建安中約從華陰破走還湟中部黨散去唯英獨從與略曰韓遂在湟中其

婿閻行欲殺遂以降夜攻遂不下遂嘆息曰丈夫困厄禍起婚姻乎謂英曰今親戚離叛人眾轉少當從

羌中西南詣蜀耳英曰與軍數十年今雖罷敗何有棄其門而依於人乎遂曰吾年老矣子欲何施英曰

曹公不能遠來獨夏侯爾夏侯之眾不足以追我又不能久留且息肩於羌中以須其去招呼故人綏會

羌胡猶可以有為也遂從其計時隨從者男女尚數千人遂宿有恩於羌羌衛護之及夏侯淵還使閻行

留後乃合羌胡數萬將攻行行欲走會遂死英降太祖太祖見英甚喜以為軍師封列侯從行出獵有二

鹿走過前公命英射之三獲二中皆應弦而倒公抵掌謂之曰但韓文約可為盡節而孤獨不可乎英乃

下馬而跪曰不欺明公假使英本主人在實不來在此也遂流涕哽噎公嘉其敦舊遂親徹之延康黃初

之際河西有游謀詔遣英佐涼州平隴右病卒魏略曰閻行金城人也後名豔字彥明少有健名始為小

將國賊時遂與初約與馬關相攻遂子超亦就為行會前超子折因以折子超超願殺之至十四

年為始所... 卿始起兵時自有所... 民兵疲瘁所處又狹宜早自附是以前在鄴自啓常令老父詣京師誠謂將軍亦宜遣一子以示丹赤約曰且可復觀望數歲中後遂遣其子與行父母俱東會約西討張猛留行守舊營而馬超等結反謀舉約為都督及約還超謂約曰前鍾司隸任超使取將軍關東人不可信也今超舉父以將軍為父將軍亦當棄子以超為子行諒約不欲令與超合約謂行曰今諸將不謀而同似有天數乃東詣華陰及太祖與約交馬語行在其後太祖望謂行曰常念作孝子及超等破走行隨約還金城太祖聞行前意故但誅約子孫在京師者乃手書與行曰觀文約所為使人笑來吾前後與之書無所不說如此何可復忍卿父諫議自平安也雖然牢獄之中非養親之處且又官家亦不能久為人養老也約聞行父獨在欲使并遇害以一其心乃強以少女妻行行不獲已太祖果疑行會約使行別領西平郡遂勒其部曲與約相攻擊行不勝乃將家人東詣太祖太祖表拜列侯帝甚悅詔曰卿踰河歷險以勞擊逸以寡勝眾功過南仲勤踰吉甫此勳非但破胡乃永寧河右使吾長無西顧之念矣徙封西鄉侯增邑二百并前四百戶酒泉蘇衡反與羌豪鄰戴及丁

令胡萬餘騎攻邊縣既與夏侯儒擊破之衡及鄰戴等皆降遂上疏請與儒治左城築障塞置烽候邸閣以備胡魏略曰儒字俊林夏侯尚從弟初為鄢陵侯彭驥騎司馬宣王為征南將軍都督荊豫州正始二年朱然圍樊城城中守將乙修等求救甚急儒進屯鄢塞以兵少不敢進但作鼓吹設導從去六七里翔翔而還使修等遙見之數救如是月餘及太傅到乃俱進然等走時謂儒為怯或以為曉以少疑衆得聲救之宜儒猶以此召還為太僕西羌恐率眾二萬餘落降其後

西平鞠光等殺其郡守諸將欲擊之既曰唯光等造反郡人未必悉同若便以軍臨之吏民羌胡必謂國家不別是非更使皆相持著此為虎傅翼也光等欲以羌胡為援今先使羌胡鈔擊重其賞募所虜獲者皆以昇之外沮其勢內離其交必不戰而定乃檄告諭諸羌為光等所誣誤者原之能斬賊帥送首者當

乾隆四年校刊 魏志卷十五 六

加封賞於是光部黨斬送光首其餘咸安堵如故既臨二州十餘年政惠著聞其所禮辟扶風龐延天水

楊阜安定胡遵酒泉龐濟熒張恭周生烈等終皆有名位魏略曰初既為郡小吏功曹徐英嘗自鞭既

英性剛爽自見族氏勝既於鄉里名行在前加以前辱既雖知既貴顯終不肯求於既既雖得志亦不顧

計本原猶欲與英和嘗因醉欲親狎英英故抗意不納英由此遂不復進用故時人善既不狹奮怨而壯

不撓英之黃初四年薨詔曰昔荀桓子立勳翟士晉侯賞以千室之邑馮異輸力漢朝光武封其二子故涼州

刺史張既能容民畜衆使羣羌歸土可謂國之良臣不幸薨隕朕甚愍之其賜小子翁歸爵關內侯明帝

即位追諡曰肅侯子緝嗣緝以中書郎稍遷東莞太守嘉平中女為皇后徵拜光祿大夫位特進妻向為

安城鄉君緝與中書令李豐同謀誅語在夏侯玄傳魏略曰緝字敬仲太和中為溫令名有治能會諸

遂召拜騎都尉遣參征蜀軍罷入為尚書郎以稱職為明帝所識帝以為緝之才多所堪任試呼相

者相之相者云不過二千石帝曰何材如是而位至二千石乎及在東莞領兵數千人緝性吝於財而矜

於勢一旦以女徵去郡還坐里舍悒悒躁擾數為國家陳擊異蜀形勢又嘗對司馬大將軍料諸葛恪雖

得勝於邊士見誅不久大將軍問其故緝云威震其主功蓋一國欲不死可得乎及恪從合肥還吳果殺

之大將軍聞恪死謂衆人曰諸葛恪多輩耳近張敬仲論恪以為必見殺今果然如此敬仲之智為勝

格也緝與李豐通家又居相側近豐時取魯子藐往見之有所吝道豐被收事與緝連遂收送廷尉賜

死縶中其諸子魯并誅緝孫殷晉永興中為梁州刺史見晉書

溫恢字曼基太原祁人也父恕為涿郡太守卒恢年十五送喪還歸鄉里內足於財恢曰世方亂安以富

為一朝盡散振施宗族州里高之比之郇越舉孝廉為廩丘長鄆陵廣川令彭城曾相所在見稱入為丞

相主簿出爲揚州刺史太祖曰甚欲使卿在親近顧以爲不如此州事大故書云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得無嘗得蔣濟爲治中邪時濟見爲丹陽太守乃遣濟還州又語張遼樂進等曰揚州刺史曉達軍事動靜與共咨議建安二十四年孫權攻合肥是時諸州皆屯戍恢謂兗州刺史裴潛曰此間雖有賊不足憂而畏征南方有變今水生而子孝縣軍無有遠備關羽驍銳乘利而進必將爲患於是有樊城之事詔書召潛及豫州刺史呂貢等潛等緩之恢密語潛曰此必襄陽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爲急會者不欲驚動遠衆一二日必有密書促卿進道張遼等又將被召遼等素知王意後召前至卿受其責矣潛受其言置輜重更爲輕裝速發果被促令遼等尋各見召如恢所策文帝踐阼以恢爲侍中出爲魏郡太守數年遷涼州刺史持節領護羌校尉道病卒時年四十五詔曰恢有柱石之質服事先帝功勤明著及爲朕執事忠於王室故授之以萬里之任任之以一方之事如何不遂吾甚愍之賜恢子生爵關內侯生早卒爵絕恢卒後汝南孟建爲涼州刺史有治名官至征東將軍

魏略曰建字公威少與諸葛亮俱遊學亮後出祁山答司馬宣王書使杜子緒宣意於公威也

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也自爲兒童戲弄常設部伍祖父習異之曰汝大必爲將率口授兵法數萬言

魏略曰逵世爲著姓少孤家貧冬常無袴過其妻兄柳孚宿其明無何著字袴去故時人謂之通健初爲郡吏守絳邑長郭援之攻河東所經城邑皆下逵

堅守援攻之不拔乃召單于并軍急攻之城將潰絳父老與援要不害逵絳人既潰援聞逵名欲使爲將

以兵劫之遠不動左右引遠使叩頭遠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為賊叩頭援怒將斬之絳吏民聞將殺遠

皆乘城呼曰負要殺我賢君盍俱死耳左右議遠多為請遂得免魏略曰援捕得遠遠不肯拜謂援曰王

怒曰促斬之諸將覆護乃囚於密關閉著土窖中以車輪蓋上使人固守方將殺之遠從窖中謂守者曰

此間無健兒邪而當使義士死此中乎勝有祝公道者與遠非故人而適聞其言憐其守正危厄乃夜盜

往引出折械遣去不語其姓名初遠過皮氏曰爭地先據者勝及圍急知不免乃使人間行送印綬歸郡且曰急據皮氏

援既并絳眾將進兵遠恐其先得皮氏乃以他計疑援謀人祝與援由是留七日郡從遠言故得無敗孫

別傳曰資舉河東計吏到許薦於相府曰遠在絳邑帥厲吏民與賊郭援交戰力盡而敗為賊所俘挺然

直志顏辭不屈忠言聞於大眾烈節顯於當時雖古之直髮據鼎鬲以加也其才兼文武賊勝之利用魏

略曰郭援破後遠乃知前出己者為祝公道道河南後舉茂才除澠池令高幹之反張瑒將舉兵以應

之遠不知其謀往見瑒聞變起欲還恐見執乃為瑒畫計如與同謀者瑒信之時縣寄治蠡城城塹不固

遠從瑒求兵修城諸欲為亂者皆不隱其謀故遠得盡誅之遂修城拒瑒瑒敗遠以喪祖父去官司徒辟

為掾以議郎參司隸軍事太祖征馬超至弘農曰此西道之要以遠領弘農太守召見計事大悅之謂左

右曰使天下二千石悉如賈遠吾何憂其後發兵遠疑屯田都尉藏亡民都尉自以不屬郡言語不順遠

怒收之數以罪搥折脚坐免然太祖心善遠以為丞相主簿魏略曰太祖欲征吳而大蘇兩三軍多不願

求知所之有諫者死遠受教謂其同寮三主簿曰今實不可出而教如此不可不諫也乃建諫章以示三

人三人不腹已曹曼名入白事太祖收絕等當送獄取進意者遠即言我地意離走詣賊離吏以遠主



果道家中人... 太祖征劉備先遣達至斜谷觀形勢道逢水衡載囚人數十車達以軍事急輒寬重者一人皆放  
名衛後 太祖征劉備先遣達至斜谷觀形勢道逢水衡載囚人數十車達以軍事急輒寬重者一人皆放  
改爲造

其餘太祖嘗之拜諫議大夫與夏侯尚並掌軍計太祖崩洛陽達典喪事魏略曰時太子在鄴鄴侯未

是軍中騷動羣寮恐天下有變欲不發喪達建議爲不可秘乃發哀令內外皆入臨臨訖各安叙不得動  
而青州軍擅擊鼓相引去衆人以爲宜禁止之不從者討之達以爲方大喪在殯嗣王未立宜因而撫之

乃爲作長激告所在給其廩食時鄴陵侯彰行越騎將軍從長安來赴問達先王璽綬所在達正色曰太子在鄴國有儲

副先王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遂奉梓宮還鄴文帝卽王位以鄴縣戶數萬在都下多不法乃以達爲鄴

令月餘遷魏郡太守魏略曰初魏郡官屬頗以公事期會有所急切會開達當爲郡舉府皆詣縣門外大

軍出征復爲丞相主簿祭酒達嘗坐人爲罪王曰叔向猶十世宥之況達功德親在其身乎從至黎陽津

渡者亂行達斬之乃整至譙以達爲豫州刺史魏略曰達爲豫州達進曰臣守天門出入六年天門是時

天下初復州郡多不攝達曰州本以御史出監諸郡以大條詔書察長吏二千石已下故其狀皆言嚴能

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今長吏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復何取正乎

兵曹從事受前刺史假達到官數月乃還考竟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舉奏免之帝曰達真刺

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爲法賜爵關內侯州南與吳接遠明斥候繕甲兵爲守戰之備賊不敢犯外修軍旅內治民事邊鄙汝造新陂又斷山溜長谿水造小弋陽陂又通運渠二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黃初中與諸將並征吳破呂範於洞浦進封陽里亭侯加建威將軍明帝卽位增邑二百戶并前四百戶時孫權在東關嘗豫州南去江四百餘里每出兵爲寇輒西從江夏東從廬江國家征伐亦由淮沔是時州軍在項汝南弋陽諸郡守境而已權無北方之虞東西有急并軍相救故常少敗遠以爲宜開直道臨江若權自守則二方無救若二方無救則東關可取乃移屯濟口陳攻取之計帝善之吳將張嬰王崇率眾降太和二年帝使遠督前將軍滿寵東楚太守胡質等四軍從西陽直向東關曹休從皖司馬宣王從江陵遠至五將山休更表賊有請降者求深入應之詔宣王駐軍遠東與休合進遠度賊無東關之備必併軍於皖休深入與賊戰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並進行二百里得生賊曹休戰敗權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遠曰休兵敗於外路絕於內進不能戰退不得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賊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雖多何益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爲疑兵賊見遠軍遂退遠據夾石以兵糧給休休軍乃振初遠與休不善黃初中文帝欲假遠節休曰遠性剛素侮易諸將不可爲督帝乃止及夾石之敗微遠休軍幾無救

魏略曰休怨遠進退乃阿

期罪過終無言時人亦以此多疑習鑿齒曰夫賢人者外身虛己內以下物謙忌之名何由而生乎有  
謙忌之名者必與物爲對存勝負於己身者也若以其私憾敗國殄民彼雖傾覆於我何利我苟無利乘  
之爲爲以是釋脫滅獲之心耳今忍其私忿而急彼之憂冒難犯危而免之於害使功顯於明君惠施於  
百姓身登於君子之塗義愧於敵人之心雖豺虎猶將不覺所復而況於曹休乎然則濟彼之危所以成  
我之勝不計宿憾所以服彼之心公義既成私利亦引可謂善  
會病篤謂左右曰受國厚恩恨不斬孫權  
爭矣在於未能忘勝之流不由於此而能濟勝者未之有也

以下見先帝喪事一不得有所修作薨諡曰肅侯魏書曰濟時年五十五子充嗣豫州吏民追思之爲刻石立祠青

龍中帝東征乘輦入遙祠詔曰昨過項見賈遠碑像念之愴然古人有言患名之不立不患年之不長遠

存有忠勳沒而見思可謂死而不朽者矣其布告天下以勸將來魏略曰甘露二年車駕東征屯項復入

開風烈朕甚嘉之昔先帝東征亦幸于此親發德音褒揚遠美徘徊之心益有慨然魏略曰甘露二年車駕東征屯項復入

夫禮賢之義或掃其墳墓或修其門閭所以崇敬也其掃除祠堂有穿漏者補治之魏略曰甘露二年車駕東征屯項復入

晉諸公贊曰充字公闕甘露中爲大將軍長史高貴鄉公之難司馬文王禪充以爲爲晉室元功之臣位

至太宰封魯公諡曰武公魏略列傳以遠及李孚楊沛三人爲一卷今列孚沛二人繼遠後耳孚字子憲

鉅鹿人也與平中本郡人民饑困孚爲諸生嘗種雜欲以成計有從索者亦不與一莖亦不自食故時人

謂能行意後爲吏建安中袁尚領冀州以孚爲主簿後尚與其兄譚爭鬪尚出軍詣平原留別駕審配守

鄴城孚隨尚行會太祖圍鄴尚還欲救鄴行未到尚疑鄴中守備少復欲分配知外動止與孚議所遣孚  
答尚言今使小人往恐不足以知外內且恐不能自達孚請自往尚問孚當何所得孚曰聞鄴圍甚堅多  
人則覺以爲直當將三騎足矣尚從其計孚自選溫信者三人不語所之皆勅使具脯糧不得持兵仗各  
給快馬遂辭尚來南所在止亭傳及到梁淇使從者斫問事杖二十枚繫著馬邊自著平上幘將三騎投  
暮詣鄴下是時大將軍雖有禁令而芻牧者多故孚因此夜到以鼓一中自稱都督歷北園循表關東從  
東園表又循圍南步何責守圍將士隨軼重行其罰遂慰太祖營前徑南過從南園角西折當章門

復責怒守圍者收縛之囚開其圍馳到城下呼城上人城上人以繩引孚得入配等見孚悲喜設諫稱萬歲守圍者以狀聞太祖笑曰此非徒得入也方且復得出孚事訖欲得還而顧外國必急不可復冒謂己使命當速反乃陰心計請配曰今城中穀少無用老弱爲也不如驅出之以省穀也配從其計乃復夜簡別得數千人皆使持白幡從三門並出降又使人持火孚乃無何將本所從作降人服隨晝夜出將守圍將十圍城中悉降火光照耀但共觀火不復視圍孚出北門遂從西北角突圍得去其明太祖聞孚已得出抵掌笑曰果如吾言也孚北見尙尙甚歡喜會尙不能救鄴破走至中山而袁譚又追擊尙尙走孚與尙相失遂詣譚復爲譚主簿東還平原太祖進攻譚譚戰死孚還城城中雖必降尙擾亂未安孚權宜欲得見太祖乃騎詣牙門稱冀州主簿李孚欲口白密事太祖見之孚叩頭謝太祖問其所白孚言今城中疆弱相陵心皆不定以爲宜令新降爲內所讞信者宜傳明教公謂孚曰卿便還宣之孚跪請教公曰便以卿意宣也孚還入城宣教各安故業不得相侵陵城中以安乃還報命公以孚爲良足用也會爲所間裁署元散出守解長名爲嚴能稍遷至司隸校尉時年七十餘矣其於精斷無衰而術略不損於故終於陽平太守孚本姓馮復改爲李楊沛字孔渠馮翊萬年人也初平中爲公府令史以牒除爲新鄭長與平末人多饑窮沛課民益耨乾糧收登豆閔其有餘以補不足如此積得千餘斛藏在小倉會太祖爲兗州刺史西迎天子所將千餘人皆無糧過新鄭沛謁見乃皆進乾糧太祖甚喜及太祖輔政遷沛爲長社令時曹洪寶客在縣界徵調不肯如法沛先禮折其脚遂殺之由此太祖以爲能累遷九江東平樂安太守並有治迹坐與督軍爭鬪髡刑五歲輸作未竟會太祖出征在譙聞鄴下頗不奉科禁乃發教選鄴令當得嚴能如楊沛比故沛從從中起爲鄴令已拜太祖見之問曰以何治鄴沛曰竭盡心力奉宣科法太祖曰善顧謂坐席曰諸君此可畏也賜其生口十八絹百匹既欲以勵之且以報乾糧也沛辭去未到而軍中豪右曹洪劉勳等畏沛各遣家馳騎告子弟使各自檢勅沛爲令數年以功能轉爲護羌都尉十六年馬超反大軍西討沛隨軍都督孟津渡事太祖已南過其餘未畢而中黃門前渡忘持行軒私北還取之從吏求小船欲獨先渡吏呵不肯黃門與吏爭言沛問黃門有疏邪黃門云無疏沛怒曰何知汝不欲逃邪遂使人摔其頭與杖欲捶之而逸得去衣幘皆褻壞自訴於太祖太祖曰汝不死爲幸矣由是聲名益振及關中破代張既領京兆尹黃初中儒雅並進而沛本以事能見用遂以議鄴元散里巷沛前後宰懸城守不以私計介意又不肯以事責人故身退之後家無餘積治疾於家借會從兒無他奴婢後占河

南夕陽亭部荒田二頃起瓜牛廬居止其中其妻于懷賊病病亡鄰人親友及故吏民爲殮葬也

評曰自漢季以來刺史總諸郡賦政于外非若曩時司察之而已太祖創基迄終魏業此皆其流稱譽  
有名實者也威精達事機威恩兼著故能肅齊萬里見述于後也

魏志卷十五

劉馥後孫策所置廬江太守李述○述吳志作術

興治芍陂及茹陂○茹陂太平御覽作茹陂

故夫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人○人冊府作實

又修廣戾渠陵○何焯曰水經注作戾陵塌車箱渠據此當作戾陵渠爲是攷元康中所立碑具詳

司馬朗雖在軍旅常纛衣惡食○監本脫旅字照毛本添纛太平御覽作惡

爲世好士注咨字君初子鄴字子晉驃騎將軍封東平陵公並見百官名志○北宋本作子鄴字仲子多

仲字並見百官名無志字

梁習張雄跋扈○何焯校本作雄張倉慈傳大姓雄張

張旣語在夏侯元傳注何材如是而位至二千石乎○尋齋文義至當作止

賈逵國家征伐亦由淮河○太平御覽作淮沛

充咸熙中爲中護軍注乎本姓馮復改爲李○北宋本作後改爲李

魏志卷十五考證



晉 著 作 巴 西 中 正 安漢陳 壽撰

宋 太 甲 大 夫 國 子 博 士 聞喜裴松之注

任峻 蘇則 杜畿 鄭渾 倉慈

任峻字伯達河南中牟人也漢末擾亂關東皆震中牟令楊原愁恐欲棄官走峻說原曰董卓首亂天下莫不側目然而未有先發者非無其心也勢未敢耳明府若能唱之必有和者原曰為之奈何峻曰今關東有十餘縣能勝兵者不減萬人若權行河南尹事總而用之無不濟矣原從其計以峻為主簿峻乃為原表行尹事使諸縣堅守遂發兵會太祖起關東入中牟界眾不知所從峻獨與同郡張奮議舉郡以歸太祖峻又別收宗族及賓客家兵數百人願從太祖太祖大悅表峻為騎都尉妻以從妹甚見親信太祖每征伐峻常居守以給軍是時歲饑旱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祇建置屯田太祖以峻為典農中郎將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官渡之戰太祖使峻典軍器糧運賊數寇鈔絕糧道乃使千乘為一部十道方行為複陳以營衛之賊不敢近軍國之饒起於聚祇而成於峻

魏武故事載令曰故陳留太守棗祇天性忠能始共舉義兵周旋征討後袁紹在冀州亦貪祇欲得之祇深附託於孤使領東阿令呂布之亂冀州皆叛惟范東阿完在由祇以兵據城之力也後大軍糧乏得東阿以繼祇之功也及破黃巾定許得賊寶業當與立屯田時議者皆言當許牛

輸穀備科以定施行後祇白以爲懶牛輸穀大收不增穀有水旱災除大不便反覆來說孤猶以爲當如故大收不可復改易祇猶執之孤不知所從使與荀令君議之時故軍祭酒侯聲云科取官牛爲官田計如祇議於官便於客不便聲懷此云云以疑令君祇猶自信據計盡選白執分田之術孤乃然之使爲屯田都尉施設田業其時歲則大收後遂因此大田豐足軍用摧滅羣逆竟定天下以隆王室祇與其功不幸早沒追贈以郡猶未副之今重思之祇宜受封稽留至今孤之過也祇子處中宜加封爵以祀祇爲不朽之事文士傳曰祇本姓棘先人避難易爲棗孫據字道彥晉冀州刺史據子嵩字臺產散騎常侍並有才名多所著述嵩兄俱字玄方襄陽太守亦有文采太祖以峻功高乃表封爲都亭侯邑三百戶遷長水校尉峻寬厚有度而見事

理每有所陳太祖多善之於饑荒之際收卹朋友孤遺中外貧宗周急繼乏信義見稱建安九年薨太祖流涕者久之子先嗣先薨無子國除文帝追錄功臣諡峻曰成侯復以峻中子覽爲關內侯

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也少以學行聞舉孝廉茂才辟公府皆不就起家爲酒泉太守轉安定武都

曰則剛直疾惡常慕汲黯之爲人魏略曰則世爲著姓與平中二輔亂饑窮避難北地客安定依富室師亮亮待遇不足則慨然歎曰天下會安當不久爾必還爲此郡守折肱輩士也後與馮翊吉茂等隱於郡南太白山中以書籍自娛及爲安定太守而師亮等皆欲逃走則聞之豫使人解語以禮報之所在有威名太祖征張魯過其郡見則悅之使爲軍導魯

破則綏定下辯諸氏通河西道徙爲金城太守是時喪亂之後吏民流散饑窮戶口損耗則撫循之甚謹

外招懷羌胡得其牛羊以養貧老與民分糧而食旬月之間流民皆歸得數千家乃明爲禁令有干犯者

輒戮其從教者必賞親自教民耕種其歲大豐收由是歸附者日多季越以隴西反則率羌胡圍越越即

請服太祖崩西平獯演叛稱號羌校尉則勒兵討之演恐乞降文帝以其功加則爵羌校尉賜爵關內侯

魏臣裴潛文帝命州刺史張既曰試守金城太守則既有民平夷之功聞又出鎮西定遠中  
爲河西作樓櫓甚高之則之功效爲可加當邑未邪封爵重事故以問卿密白意且勿宜露也既答曰  
金城郡昔爲韓遂所見屠剝死喪流亡或竄戎狄或陷寇亂戶不滿五百則到官內撫彫殘外鳩離散今  
覓戶千餘又梁燒雜種羌昔與遂同惡遂斃之後越出障塞則前後招懷歸就郡者二千餘落皆卽以威  
恩爲官効用西平翹演等唱造邪謀則尋出軍臨其項領演卽歸命送質破絕賊糧則既有郵  
民之效又能和戎狄盡忠效節遭遇聖明有功必錄若則加爵邑誠足以勸忠臣勵風俗也 後演復結

旁郡爲亂張掖張進執太守杜通酒泉黃華不受太守辛機進華皆自稱太守以應之又武威三種胡並  
寇鈔道路斷絕武威太守田邑興告急於則時雍涼諸豪皆驅略羌胡以從進等郡人咸以爲進不可當  
又將軍郝昭魏平先是各屯守金城亦受詔不得西度則乃見郡中大吏及昭等與羌豪帥謀曰今賊雖  
盛然皆新合或有荷從未必同心因擊之善惡必離離而歸我我增而被損矣既獲益衆之實且有倍  
氣之勢率以進討破之必矣若待大軍曠日持久善人無歸必合於惡善惡既合勢難卒離雖有詔命違  
而合權專之可也於是昭等從之乃發兵救武威降其三種胡與興擊進於張夜演聞之將步騎三千迎  
則辭來助軍而實欲爲變則誘與相見因斬之出以徇軍其黨皆散走則遂與諸軍圍張掖破之斬進及  
其支黨衆皆降演軍敗華懼出所執乞降河西平乃還金城進封都亭侯邑三百戶徵拜侍中與董昭同  
寮昭嘗枕則膝臥則推下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也初則及臨菑侯植聞魏氏代漢皆發服悲哭文  
帝聞植如此而不聞則也帝在洛陽嘗從容言曰吾應天受禪而聞有哭者何也則謂爲見閭鬻鬻悉張

欲正論以對待中傅巽指則曰不謂卿也於是乃止

魏略曰舊儀侍中親省起居故俗謂之執虎子始開同郡吉茂者是時仕甫歷縣令遷為元散黃見則嘲

之曰仕進不止執虎子則笑曰我誠不能效汝蹇蹇驅鹿車馳也初則在金城聞漢帝禪位以為弱也乃

謂左右曰人心不同當我登大位之時天下有哭者時從臣知帝此言有為而後也而則以為為己欲下

馬鬣侍中傅巽目之乃悟孫盛曰夫士不事其所非不非其所事趣舍出處爾豈徒哉則既策名新朝委

賈異代而方懷二心生忿欲奮爽言豈大雅君子去就之分

獻徑寸大珠可復求市益得不則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

默然後則從行獵槎桎拔失鹿帝大怒踞牀拔刀悉收督吏將斬之則稽首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

害人今陛下方隆唐堯之化而以獵戲多殺羣吏愚臣以為不可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然

以此見憚黃初四年左遷東平相未至道病薨諡曰剛侯子怡嗣怡薨無子弟愉襲封愉咸熙中為尚書

愉字休豫歷位太常光祿大夫見晉百官名山壽啓事稱愉忠貞有智意臣極之案

愉子紹字世嗣為吳王師石崇妻紹之兄女也紹有詩在金谷集紹弟慎左衛將軍

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備子曰畿漢御史大夫杜延年之後延年父少孤繼母苦之以孝聞年二十

為郡功曹守鄠縣令縣囚繫數百人畿親臨獄裁其輕重盡決遣之雖未悉當郡中奇其年少而有大志

也舉孝廉除漢中府丞會天下亂遂棄官客荆州建安中乃還荀彧進之太祖備子曰畿自荆州還後至

嘗令荀彧與紀比屋夜聞畿言異之且遣人謂紀曰有國士許見侍中耿紀語終夜尚

而不進可以居位既見畿知之如舊相識者遂進畿於朝太祖以畿為司空司直遷遷羌校尉使持節

領西平太守人奔走執獨不去賊射之縋請賊曰欲得財耳今我無物用射我何為邪賊乃止縋到  
里京兆尹張時河東人也與縡有舊署為功曹嘗嫌其闊達不助留意太阻既定河北而高幹舉并州反  
縡謀事言此家疏颯不中功曹也縡竊云不中功曹中河東太守也

時河東太守王邑被徵河東人衛固范先外以請邑為名而內實與幹通謀太祖謂荀彧曰關西諸將恃

險與馬征必為亂張晟寇殺澗閭南通劉表固等因之吾恐其為害深河東被山帶河四鄰多變當今天

下之要地也君為我舉蕭何寇恂以鎮之或曰杜畿其人也傅子曰或稱縡勇足以當大難智能應變其可試之於是遂拜畿為河

東太守固等使兵數千人絕陝津畿至不得渡太祖遣夏侯惇討之未至或謂畿曰宜須大兵畿曰河東

有三萬戶非皆欲為亂也今兵迫之急欲為善者無主必懼而聽於固固等勢專必以死戰討之不勝四

鄰應之天下之變未息也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也且固等未顯絕王命外以請故君為名必不害新

君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為人多計而無斷必偽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詭道從郿津

度郿音豆魏略曰初畿與衛固少相侮固常輕畿畿嘗與固博而爭道畿嘗謂固曰仲堅我今作河東也固褻衣罵之及畿之官而固為郡功曹張時故任京兆畿迎司隸與時會華陰時畿相見於饋當各

持版時歎曰昨日功傅子曰先云既欲為虎而惡食人肉范先欲殺畿以威眾失所以為虎矣今不殺必為後患且觀畿去就於門下斬殺

曹今為郡將軍也主簿以下三十餘人繼舉動自若於是固曰殺之無損徒有惡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謂衛固范先曰

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臣有定議成敗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為都督行丞事領功曹將

校吏兵三千餘人皆范先督之固等喜雖陽事畿不以爲意固欲大發兵畿患之說固曰夫欲爲非常之事不可動衆心今大發兵衆必擾不如徐以貲募兵固以爲然從之遂爲貲調發數十日乃定諸將貪多應募而少遣兵又入喻固等曰人情顧家諸將掾史可分遣休息急緩召之不難固等惡逆衆心又從之於是善人在外陰爲己援惡人分散各還其家則衆離矣會白騎攻東垣高幹入漢澤上黨諸縣殺長吏弘農執郡守固等密調兵未至畿知諸縣附己因出單將數十騎赴張辟拒守吏民多舉城助畿者比數十日得四千餘人固等與幹晟共攻畿不下略諸縣無所得會大兵至幹晟敗固等伏誅其餘黨與皆赦之使復其居業是時天下郡縣皆殘破河東最先定少耗減畿治之崇寬惠與民無爲民嘗辭訟有相告者畿親見爲陳大義遣令歸詭思之苦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鄉邑父老自相責怒曰有君如此奈何不從其教自是少有辭訟班下屬縣舉孝子貞婦順孫復其繇役隨時慰勉之漸課民畜牝牛草馬下逮雞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勤農家家豐實畿乃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於是冬月脩戎講武又開學宮親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

魏略曰博士樂詳由畿而升至魏今河東特多儒者則畿之由矣

韓遂馬超之叛也弘農馮翊多舉縣邑以應之河東

雖與賊接民無異心太祖西征至蒲阪與賊夾渭爲軍軍食一仰河東及賊破餘畜二十餘萬斛太祖下令曰河東太守杜畿孔子所謂禹吾無間然矣增秩中三千石太祖征漢中遣五千人運運者自率他曰

人生有一死不可負我府君終無一人逃亡其得人心如此魏朝廷嘗從論求大齋繼拒以他故後顯伏

法太祖得其書歎曰杜畿可謂不殖於竈者也稱畿功美以下州郡曰昔仲尼之於魏國既建以畿為尚

鬻事平更有令曰昔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內卿有其功間將授卿以納言之職顧念河東吾股肱郡充

實之所足以制天下故且煩卿臥鎮之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為天下最文帝即王位賜爵關內侯徵為尚

書及踐祚進封豐樂亭侯邑百戶魏略曰初畿在郡被書錄寡婦是時他郡或有已自相配嫁依書皆錄

前君所送何少今何多也畿對曰臣前所錄皆奪啼哭道路畿但取寡者故所送少及趙儼代畿而所送多文帝問畿

亡者妻今儼送生人婦也帝及左右顧而失色守司隸校尉帝征吳以畿為尚書僕射統留事其後帝幸

許昌畿復居守受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沒帝為之流涕魏氏春秋曰初畿嘗見童子謂之曰司

君求相代者君其慎勿言言卒忽然不見至此命使我召子畿固請之童子曰今將為

二十二年矣畿乃言之其日而卒時年六十二詔曰昔冥勤其官而水死稷勤百穀而山死韋昭國語注

冥契六世孫也為夏水官勤於其職而死故尚書僕射杜畿於孟津試船遂至覆沒忠之至也朕甚愍焉

於水稷周稷也勤播百穀死於黑水之山故尚書僕射杜畿於孟津試船遂至覆沒忠之至也朕甚愍焉

追贈太僕諡曰戴侯子恕嗣傅子曰畿與太僕李恢東安太守郭智有好恢子豐交結英儔以才智顯於

禮見畿既退畿歎曰孝懿無子非徒無子殆將無家君謀為不死也其子足繼其業時人皆以畿為誤恢

死後豐為中書令父子兄弟皆誅冲為代郡太守卒繼父業世乃服畿知人魏略曰李豐父名義與此不

同義蓋恢之別名也恕字務伯太和中為散騎黃門侍郎杜氏新書曰恕少與馮翊李豐俱為父任總角相善及各

竟馳名一時京師之士多為之游說而當路者或以豐名過其實而恕被禍懷玉也由此為豐所不善恕

亦任其自然不力行以合時豐已顯仕朝廷恕猶居家自若明帝以恕大臣子擢拜散騎侍郎數月轉補

實門侍郎恕推誠以質不治飾少無名譽及在朝不結交援專心向公每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於是侍

中辛毗等器重之時公卿以下大議損益恕以為古之刺史奉宣六條以清淨為名威風著稱今可勿令

領兵以專民事俄而鎮北將軍呂昭又領冀州

世語曰昭字子展東平人長子巽字長悌為相國掾有寵於司馬文王次子安字仲悌與嵇康善與康俱被誅次子

粹字季悌河南尹粹子

乃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術在於豐財豐財者務本而節用也方

今二賊未滅戎車亟駕此自熊虎之士展力之秋也然縉紳之儒橫加榮慕搃腕抗論以孫吳為首州郡

牧守咸共忽恤民之術脩將率之事農桑之民競干戈之業不可謂務本弔藏歲虛而制度歲廣民力歲

衰而賦役歲興不可謂節用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喪亂之弊計其戶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然而

二方僭逆北虜未賓三邊遶難繞天略而所以統一州之民經營九州之地其為艱難譬策羸馬以取道

里豈可不加意愛惜其力哉以武皇帝之節儉府藏充實猶不能十州擁兵郡且二十也今荆揚青徐幽

并雍涼緣邊諸州皆有兵矣其所恃內充府庫外制四夷者惟亮豫司冀而已臣前以州郡典兵則專心

軍功不勤民事宜別置將守以盡治理之務而陛下復以冀州寵秩呂昭冀州戶口最多田多墾闢又有

桑聚之饒國家徵求之府誠不當復任以兵事也若以北方當須鎮守自可專置大將以鎮安之計所置

吏士之費與兼官無覺然昭於人才尙復易中朝苟乏人兼才者勢不獨多以此推之知國家以人擇官



不爲官擇人也官得其人則政平訟理政平故民富實訟理故國虛空陛下踐昨天下斷獄百數十人歲歲增多至五百餘人矣民不益多法不益峻以此推之非政教陵遲牧守不稱之明效歟往年牛死通率天下十能損二麥不半收秋種未下若二賊游魂於疆場飛芻輓粟千里不及究此之術豈在疆兵乎武士勁卒愈多愈病耳夫天下猶人之體腹心充實四支雖病終無大患今竟豫司冀亦天下之腹心也是以愚臣懷懼實願四州之牧守獨脩務本之業以堪四支之重然孤論難持犯欲難成衆怨難積疑似難分故累載不爲明主所察凡言此者類皆疏賤疏賤之言實未易聽若使善策必出於親貴固不犯四難以求忠愛此古今之所常患也時又大議考課之制以考內外衆官恕以爲用不盡其人雖才且無益所存非所務所務非世要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使有能者當其官有功者受其祿譬猶烏獲之舉千鈞良樂之選驥足也雖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闕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爲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法爲綴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爲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爲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爲便當顯其身用其言使其爲課

州郡之法法其施行立必信之賞施必行之罰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也古之三  
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幾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  
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是以古人稱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業非一士之嘔由  
是冒之焉有大臣守職辨課可以致雍熙者哉且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己而披肝膽猶  
聲名而立節義者況於束帶立朝致位卿相所務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己之惠所徇者豈聲  
名而已乎諸蒙寵祿受重任者不徒欲舉明主於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廁稷契之列是以古人不患於  
念治之心不盡患於自任之意不足此誠人主使之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  
殛鯀而放四凶今大臣親奉明詔給事目下其有夙夜在公恪勤特立當官不撓貴勢執平不阿所私危  
言危行以處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若尸祿以爲高拱嘿以爲智當官苟在於免負立朝不忘於容身潔  
行遜言以處朝廷者亦明主所察也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脩而  
私議成俗雖仲尼爲謀猶不能盡一才又況於世俗之人乎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爲迂

闕不周世用此最風俗之流弊創業者之所致慎也後考課竟不行

杜氏新書曰賡李豐爲常侍黃門郎  
袁況見轉爲吏部郎荀侯出爲東郡

太守三人皆恕  
之同益友善樂安廉昭以才能拔擢頗好言事恕上疏極諫曰伏見尙書郎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罰當

闕不依詔坐判問又云諸當坐者別奏尙書令陳矯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以處重爲恭意至懇懼臣竊  
愍然爲期廷惜之夫聖人不擇世而興不易民而治然而生必有賢智之佐者蓋進之以道帥之以禮故  
也古之帝王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懷心近盡羣臣之智力誠使今朝任職之臣皆天  
下之選而不能盡其力不可謂能使人若非天下之選亦不可謂能官人陛下憂勞萬幾或親燈火而庶  
事不康刑禁日弛豈非股肱不稱之明效歟原其所由非獨臣有不盡忠亦主有不能使百里奚愚於虞  
而智於秦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之明驗矣今臣言一朝皆不忠是誣一朝也然其事類  
可推而得陛下感帑藏之不充實而軍事未息至乃斷四時之賦衣薄御府之私穀帥由聖意舉朝稱明  
與聞政事密勿大臣寧有懇懇憂此者乎騎都尉王才幸樂人孟思所爲不法振動京都而其罪狀發於  
小吏公卿大臣初無一言自陛下踐阼以來司隸校尉御史中丞寧有舉綱維以督姦宄使朝廷肅然者  
邪若陛下以爲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坐待來世之儁乂乎今之所謂賢者盡  
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爲忠  
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何者以其居無嫌之地而事得自盡也今有疏者毀人不實其所毀而必曰私報  
所憎譽人不實其所譽而必曰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說非獨毀譽有之政事損益亦皆有

嫌陛下當恩所以闕廣朝臣之心篤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古人望與竹帛耳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爲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不言賢愚明皆當世用也堯數舜之功稱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則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爲不能以陛下爲不任也不自以爲不智以陛下爲不問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尙書坐則侍幄帷行則從華輦親對詔問所陳必達則羣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如忠能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親與羣臣論議政事使羣臣得自進人自以爲親人思所以報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辦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軍事詔書常曰誰當憂此者邪吾當自憂耳近詔又曰憂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後私卽自辨也伏讀明詔乃知聖恩究盡下情然亦怪陛下不知其本而憂其末也人之能否實有本性雖臣亦以爲朝臣不盡稱職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選舉非其人未必有罪也舉朝共容非其人乃爲怪耳陛下知其不盡力也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豈徒主勞而臣逸哉雖聖賢並世終不能以此爲治也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選司徒更惡吏以守寺門威禁由之實未得爲禁之本也昔漢安帝時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見舉奏章劾紛紛近司隸校尉孔羨辟

大將軍狂悖之弟而有司嚙爾望風希指甚於受屬選舉不以實人事之大者也臣宣王也臣晉書云宣王第五弟名通爲司隸從事疑怨所云狂悖者通子順封臨陽亭侯晉初受禪以不達天命守節不移削爵士徙武威嘉有親戚之寵躬非社稷重臣猶尙如此以今

況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罰以絕阿黨之原耳伊尹之制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

納何患於姦不削滅而養若昭等乎夫糾擿姦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

容進也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必以違眾逆世爲奉公密行白人爲盡節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爲此

邪誠顧道理而弗爲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病者陛下將何樂焉胡不絕其萌乎夫先

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淺薄無行義者其意務在於適人主之心而已非欲治天下安百姓也陛下

何不試變業而示之彼豈執其所守以違聖意哉夫人臣得人主之心安業也處尊顯之官榮事也食千

鍾之祿厚實也人臣雖愚未有不樂此而喜于逆者也迫於道自置耳誠以爲陛下當憐而佑之少委任

焉如何反錄昭等傾側之意而忽若人者乎今者外有伺隙之寇內有貧曠之民陛下當大計天下之損

益政事之得失誠不可以怠也恕在朝八年其論議亢直皆此類也出爲弘農太守數歲轉趙相魏略曰

農寬和有惠愛及遷以孟康代恕爲弘農康字公休安平人黃初中以於郭后有外屬并受九親賜拜遂

轉爲散騎侍郎是時散騎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選而康獨綠妃孀雜在其間故于時皆共輕之號爲阿九

康既無才敏因在冗官博讀書傳後遂有所彈駁其文義雅而切要衆人乃更加意正始中出爲弘農領

常四分遣一事無益諸賸出案行皆像勅督郵平水不得令屬官遣人探候脩設曲敬又不欲煩損吏民常豫勅吏卒行各持鎌所在刈馬草不止亭傳露宿樹下又所從常不過十餘人郡帶道路其諸過實客自非公法無所出給若知舊造之自出於家康之始拜衆人雖知其有志量以其未嘗宰牧不保其能也而康忍澤治能乃爾吏民謳歌焉嘉平末徙渤海太守徵入爲中書令後轉爲監以疾去官

杜氏新書曰怨遂去京師營宜陽一泉塢因其起家爲河東太守歲餘遷淮北都督護軍復以疾去怨所

在務存大體而已其樹惠愛益得百姓歡心不及於畿頃之拜御史中丞怨在朝廷以不得當世之和故

屢在外任復出爲幽州刺史加建威將軍使持節護烏丸校尉時征北將軍程喜屯薊尙書袁侃等戒怨

曰程申伯處先帝之世傾田園讓於青州足下今俱杖節使共屯一城宜深有待之而怨不以爲意至

官末期有鮮卑大人兒不由關塞徑將數十騎詣州州斬所從來小子一人無表言上喜於是劾奏怨下

廷尉當死以父畿勤事水死免爲庶人徙章武郡是歲嘉平元年杜氏新書曰喜欲怨折節謝己諷司馬宋禮示之以微意怨答禮書曰况示委

曲夫法天下事以善意相待無不致快也以不善意相待無不致嫌隙也而讒者言凡人天性皆不善不

當待以善意更墮其調中僕得此虛便欲歸蹈海乘桴耳不能自諧在其間也然以年五十二不見廢

藥頗亦遭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若不見亮使人剗心著地正與數斤肉相似何足有所明故終不自解說

程征北功名宿著在僕前甚多有人出征北平若令下官事無大小咨而後行則非上司驕驍之意若咨

而不從又非上下相順之宜故推一心任一意直而行之耳殺胡之事天下謂之是邪是僕諧也呼爲非那僕自受之無所怨答程征北明之亦善不明之亦善諸君子自共爲其心耳不在僕言也喜於是遂深

文勳 怨個儻任意而思不防患終致此敗初怨從趙郡還陳留阮武亦從清河太守徵俱自薄廷尉謂怨曰相觀才性可以由公道而持之不厲器能可以處大官而求之不順才學可以述古今而志之不一此

所謂有其才而無其用今向闕暇可試潛思成一家言在章武送著體論八篇杜氏新書曰君臣立身之基本莫大於言行安上理民莫精於政法勝殘少殺莫善於用兵又著與性論一篇蓋興於爲己也四年夫禮也者萬物之體也萬物皆得其體無有不善故謂之體論

卒於徙所甘露二年河東樂詳年九十餘上書訟讖之遺續朝廷感焉詔封恕子預爲豐樂亭侯邑百戶

魏略曰樂詳字文載少好學建安初詳開公車司馬令南郡謝該善左氏傳乃從南陽步詣該問疑難諸要今左氏樂氏問七十二事詳所撰也所問既了而歸鄉里時杜畿爲太守亦甚好學嘗詳文學祭酒使教後進於是河東學業大興至黃初中徵拜博士于時太學初立有博士十餘人學多偏狹又不熟悉略不親教備員而已惟詳五業並授其或難解算而不解詳無懼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以是獨擅名於遠近詳學既精悉又善推步三五別授詔與太史典定律歷太和中轉拜騎都尉詳學優能少故歷三世竟不出爲宰守至正始中以年老罷歸於舍本國宗族歸之門徒數千人 恕奏議論

駁皆可觀掇其切世大事著于篇杜氏新書曰恕弟理字務仲少而機察精要讖奇之故名之曰理年二十一而卒弟寬字務叔清虛玄靜敏而好古以名臣門戶少長京師而

篤志博學絕於世務其意欲探蹟索隱由此顯名當塗之十多交焉舉孝廉除郎中年四十二而卒經傳之義多所論駁皆草創未就惟集禮記及春秋左氏傳解今存于世預字元凱司馬宣王女婿王隱晉書稱預智謨淵博明於理亂常稱德者非所以企及立功立言所庶幾也大觀羣典謂公羊穀梁詭辯之言又非光儒說左氏未究已明意而橫以二傳亂之乃錯綜微言著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併成一家之學至老乃成尚書郎龔虞甚重之曰左二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預有大功名於晉室位至征南大將軍開府封當陽侯食邑八千戶子錫字世權尚書左丞晉諸公贊曰預有器局預從兄斌字世將亦有才望爲黃門郎爲趙王倫所枉殺觀子父字洪治少有令名爲丹陽丞早卒阮武者亦拓落大才也案阮氏譜武父諱字士信徵辟無所就造三禮圖傳於世杜氏新書曰武字文業閩達博通淵雅之士位止清河太守武弟炳字叔文河南尹精意醫術撰藥方一部炳子坦字弘舒晉太子少傅平東將軍坦弟柯字十度荀綽兖州記曰坦出紹伯父亡次兄常襲爵父愛柯言名傳之遂承封時幼小不能讓及長悔恨遂輟巾而居後雖出身未嘗釋也性純篤閑雅好禮無違存心經誥博學合聞選爲濮陽王文學遷領軍長史喪

官王衍時爲領  
軍哭之甚慟

鄭渾字文公河南開封人也高祖父家父興皆爲名儒信漢書曰興字少贛諫議大夫衆字子師大司農渾兄泰與荀攸等謀

誅董卓爲揚州刺史卒張璠漢紀曰泰字公業少有才略多謀計知天下將亂陰交結豪傑家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名聞山東舉孝廉三府辟公車徵皆不就何進輔政徵用

名士以泰爲尙書侍郎加奉車都尉進將誅黃門欲召董卓爲助泰謂進曰董卓彊忍寡義志欲無厭若借之朝政授之大事將肆其心以危朝廷以明公之威德據阿衡之重任秉意獨斷誅除有罪誠不待卓

以爲資援也且事留變生其鑿不遠又爲陳時之要務進不能用乃稟官去謂潁川人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尋見害卓果專權廢帝關東義兵起卓會議大發兵羣察咸憚卓莫敢忤旨泰恐其彊益將難制

乃曰夫治在德不在兵也卓不悅曰如此兵無益邪衆人莫不變容爲泰震慄泰乃詭辭而對曰非以無益以山東不足加兵也今山東議欲起兵州郡相連人衆相動非不能也然中國自光武以來無雞鳴狗

吠之驚百姓忘戰日久仲尼有言不教民戰是謂棄之雖衆不能爲害一也明公出自西州少爲國將閱習軍事數踐戰場名稱當世以此威民民懷懼服二也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體長婦人張孟卓東

平長者坐不窺堂孔公緒能清談高論噓枯吹生無軍帥之才負霜露之勤臨鋒履刃決敵雌雄皆非明公敵三也察山東之士力能跨馬控弦勇等孟賁提齊慶忌信有聊城之安策有長平之謀可任以偏師

責以成功未聞有其人者四也就有其人王爵不相加婦姑位不定各恃衆怙力將人人某時以觀成敗不肯同心共膽率徒旅進五也關西諸郡北接上黨太原馮翊扶風安定自頃以來數與胡戰婦女載戟

挾矛被弓負矢况其悍夫以此當山東忘戰之民警驅羣羊向虎狼其勝可必六也且天下之權勇今見在者不過并涼匈奴屠各遼中義從八種西羌皆百姓素所畏服而明公權以爲爪牙壯夫震悚况小醜

乎七也又明公之將帥皆中表腹心周旋日久自三原峽口以來恩信醕著忠誠可遠任智謀可特使以此當山東解合之虛誕實不相若八也夫戰有三亡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明

公秉國政平討夷凶宦忠義克立以三德待於三亡奉辭伐罪誰人敢禦九也東州有鄆康成學該古今儒生之所以集北海邴根矩溝高直亮羣士之楷式彼詭將若詢其計遺棄典校之疆弱燕趙齊梁非不

盛終見滅於秦吳楚七國非不衆而不敢踰滎陽况今德政之赫赫股肱之邦良欲造亂以繼不義者必不相然成其圖謀十也若十事少有不采無事散兵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與爲非惡德特衆以懼



揚州刺史未至官稱爲明公懼之卓收其兵馬留拜議郎後又與王允謀共誅董卓於身自武關走東歸後將軍袁術以爲道卒時年四十一渾將秦小子避難淮南袁術竊禮甚厚渾知術必敗時華歆爲豫軍太守素與秦善渾乃渡江投歆太祖聞其篤行召爲掾復遷下蔡長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產殖其生子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又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豐給無不舉贖所育男女多以鄭爲字辟爲丞相掾屬遷左馮翊時梁興等略吏民五千餘家爲寇鈔諸縣不能禦皆恐懼寄治郡下議者悉以爲當移就險渾曰興等破散竄在山阻雖有隨者率脅從耳今當廣開降路宣喻恩信而保險自守此示弱也乃聚斂吏民治城郭爲守禦之備遂發民逐賊明賞罰與要誓其所得獲十以七賞百姓大悅皆願捕賊多得婦女財物賊之失妻子者皆還求降渾責其得他婦女然後還其妻子於是轉相寇盜黨與離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分布山谷告諭出者相繼乃使諸縣長吏各還本治以安集之興等懼將餘衆聚鄜城太祖使夏侯淵就助郡擊之渾率吏民前登斬興及其支黨又賊斬富等脅將夏陽長邵陵令并其吏民入磴山渾復討擊破富等獲二縣長吏將其所略還及趙青龍者殺左內史程休渾聞遣壯士就梟其首前後歸附四千餘家由是山賊皆平民安產業轉爲上黨太守太祖征漢中以渾爲京兆尹渾以百姓新集爲制移居之法使兼覆者與單輕者相伍溫信者與孤老爲比勸稼穡

明禁令以發姦者由是民安於農而盜賊止息及大軍入漢中運轉軍糧爲最又遣民田漢中無逃亡者

太祖益嘉之復入爲丞相掾文帝卽位爲侍御史加駙馬都尉遷陽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溼患水滂百

姓饑乏渾於蕭相二縣界與陂邊開稻田郡人皆以爲不便渾曰地勢洿下宜漑灌終有魚稻經久之利

此豐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興立功夫一冬間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民賴其利刻石頌之

號曰鄭陂轉爲山陽魏郡太守其治放此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課樹榆爲籬並益樹五果榆皆成

藩五果豐實入魏郡界村落齊整如一民得財足用饒明帝聞之下詔稱述布告天下遷將作大匠渾清

素在公妻子不免於饑寒及卒以子崇爲郎中晉陽秋曰素子表字材叔泰與華歆荀攸善見表曰鄭公

年以表爲司空固辭不受終於家子默字思立晉諸公贊曰默守家業以篤素稱位

至太常默弟質舒謂皆爲卿默子球清直有理讓尙書右僕射領適球弟豫爲尙書

倉慈字孝仁淮南人也始爲郡吏建安中太祖開募屯田於淮南以慈爲綏集郡尉黃初末爲長安令清

約有方吏民畏而愛之太和中遷燉煌太守郡在西陲以夷亂隔絕曠無太守二十歲大姓雄張遂以爲

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已無所匡革慈到抑挫權右撫恤貧羸甚得其理舊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

立錐之土慈皆隨口割賦稍稍使畢其本直先是屬城獄訟衆猥縣不能決多集治下慈躬往省閱料簡

輕重自非殊死但鞭杖遣之一歲決刑曾不滿十人又常曰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絕既

與國運其計...不得分明...胡常...望...之欲...洛...者...封...過...所欲...從...郡...選...者...官...為...平...取...轍...以...府...見物與共交市使吏民護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稱其德惠數年卒官吏民悲感如喪親戚圖畫其形思其遺像及西域諸胡聞慈死悉共會聚於戊己校尉及長吏治下發哀或有以刀畫面以明血誠又為立祠遙共祠之

魏略曰天水王遷承代慈雖循其迹不能及也金城趙基承遷後復不如遷至嘉平中安定皇甫隆代基為太守初燉煌不甚墾田常灌漑澆水使極澇治然後乃耕又不曉作樓犂用水及種人牛功力既費而收穀更少隆到教作樓犂又教衍漑歲終率計其所省庸力過半得穀加五又燉煌俗婦人作裙繫縮如羊腸用布一匹隆又禁改之所省復不訾故燉煌人以爲隆剛斷嚴毅不及於慈至於勤恪愛惠爲下與利可以盟之

自太祖迄于咸熙魏郡太守陳國吳璠清河太守樂安任煥京兆太守濟北顏斐弘

農太守太原令狐邵濟南相魯國孔父或哀矜折獄或推誠惠愛或治身清白或擿姦發伏咸爲良二千

石璠璠事行無所見魏略曰顏斐字文林有才學丞相召爲太子洗馬黃初初轉爲黃門侍郎後爲京兆太守始京兆從馬超破後民人多不專於農殖又歷數四二千石取解目前亦不爲民作久遠計斐到

官乃令屬縣整阡陌樹桑果是時民多無車牛斐又課民以閑月取車材使轉相教匠作車又課民無牛者令畜猪狗賣以買牛始者民以爲煩一二年間家家有丁車大牛又起文學聽吏民欲讀書者復其小

畜又於府下起菜園使吏役閑鉏治又課民當輪租時車牛各因便致薪兩束爲冬寒冰突筆硯於是風化大行吏不煩民民不求吏京兆與馮翊扶風接界二郡道路既穢塞田疇又荒萊人民飢凍而京兆皆

整頓開明豐富常爲雍州十郡最斐又清己仰奉而已於是吏民恐其遷轉也至青龍中司馬宣王在長安立軍市而軍中吏士多侮侵縣民斐以白宣王宣王乃發怒召軍市候便於斐前杖一百時長安典農

典斐共坐以爲斐宜謝乃私推藥斐不肯謝良久乃曰斐意觀明公受分陝之任乃欲一齊衆庶必非有所左右也而典農竊見推藥欲令斐謝假令斐謝是更爲不得明公意也宣王遂嚴持吏士自是之後

軍營郡縣各得其分後數歲遷爲平原太守吏民瞻泣遮道車不得前步留十餘日乃出界東行至

隋而疾困斐素心戀京兆其家人從者見斐病甚勸之言平原當自勉勵作健斐曰我心不願平原汝曹

等呼我何不言京兆邪遂卒還平原京兆聞之皆爲流涕爲立碑于今輒頌之也令狐邵字孔叔父仕漢  
爲烏丸校尉建安初袁氏在冀州邵去本郡家居鄴九年暫出到武安毛城中會太祖破鄴遂圍毛城城  
破邵執等數十餘人皆當斬太祖聞見之疑其衣冠也問其祖考而譏其父乃解放署軍謀掾仍歷宰守  
後徙丞相主簿出爲弘農太守所在清如冰雪妻子希至官省舉善而教恕以待人不好獄訟與下無  
是時郡無知經者乃歷問諸吏有欲遠行就師輒假遣令詣河東就樂詳學經粗明乃還因設文學由是  
弘農學業轉興至黃初初徵拜羽林郎遷虎賁中郎將二歲病亡始邵族子愚爲白衣時常有高志衆人  
謂愚必榮令狐氏而邵獨以爲愚性侷儻不脩德而願大必滅我宗愚聞邵言其心不平及邵爲虎賁郎  
將而愚仕進已多所更歷所在有名稱愚見邵因從容言次徵激之曰先時聞大人謂愚爲不繼愚今竟  
云何邪邵熟視而不答也然私謂其妻子曰公治性度猶如故也以吾觀之終當敗滅但不知我久當坐  
之不邪將遠汝曹耳邵沒之後十餘年間愚爲兗州刺史果與王凌謀廢立家屬誅滅邵子華時爲弘農  
郡丞以屬疏得不坐案孔氏譜孔父字元雋孔子之後曾祖疇字元矩陳相漢桓帝立老子廟於苦縣之  
顛鄉畫孔子像於壁疇爲陳相立孔子碑於像前今見存又父祖皆二千石又爲散騎常侍上疏規諫語  
在三少帝紀至大鴻臚子恂  
字士信晉平東將軍衛尉也

評曰任峻始興義兵以歸太祖關土殖穀倉庾盈庸績致矣蘇則威以平亂旣政事之良又矯矯剛直  
風烈足稱杜畿寬猛克濟惠以康民鄭渾倉慈恤理有方抑皆魏代之名守乎恕屢陳時政經綸治體蓋  
有可觀焉

任峻太祖以峻爲典農中郎將數年中所在積粟○中郎將下太平御覽引此有募百姓屯田於許下得穀百萬斛郡國列置田官十九字

蘇則愉咸熙中爲尙書注石崇妻紹之兄女也○兄女宋本作女兒

杜畿遂詭道從邸肆度注昨日功曹今爲郡將軍也○軍字疑衍

計所置吏士之費與兼官無覺○覺宋本作異

闕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監本闕誤作關照册府改正

後考課竟不行注三人皆恕之同班友善○監本誤作二人今改正

樂安廉昭以才能拔擢頗好言事○宋本無言字

數歲轉趙相注康旣無才敏因在冗官博讀書傳○宋本作康旣才敏無無字

邑百戶注乃從南陽步詣該○後漢書注作乃從南陽步涉詣許從該

撮其切世大事著于篇注弟寬字務叔○弟寬監本作子寬臣龍官按恕字務伯理字務仲寬字務叔皆

兄弟也韓愈杜中散墓志亦云畿季子寬可知子字爲弟字之誤今改正

又注預從兄斌○斌宋本作武

鄭渾爲揚州刺史卒注後又與王允謀共誅卓○後漢書作與何顯荀攸共謀誅卓

興等破散竄在山阻○監本山阻誤作山陽今改正

齊將夏陽長邵陵令并其吏民入禮山○何焯曰渾爲司隸部左馮翊夏陽乃其屬城若邵陵則屬汝南郡爲豫州刺史部內與左馮翊無涉此因前有渾爲邵陵令之文而誤耳其地當去夏陽不遠或邵陽之誤耶

倉慈慈躬往省閱料簡輕重○料簡太平御覽作勸勸

魏郡太守陳國吳瓘○太平御覽作吳瓘

咸爲良二千石注又課民無牛者令畜猪狗賣以買牛○太平御覽作令畜猪貴時賣以買牛

又注到武安毛城中○武安太平御覽作安邑

經論治體○論宋本作綸臣照按經綸本易屯象傳古本易有作經論字者綸亦可作論

晉 著 作 郎 巴 西 中 正 安漢陳 壽撰

宋 太 中 大 夫 國 子 博 士 聞喜裴松之注

張遼 樂進 于禁 張郃 徐晃

張遼字文遠鴈門馬邑人也本聶壹之後以避怨變姓少為郡吏漢末并州刺史丁原以遼武力過人召為從事使將兵詣京都何進遣詣河北募兵得千餘人還進敗以兵屬董卓卓敗以兵屬呂布遷騎都尉布為李傕所敗從布東奔徐州領魯相時年二十八太祖破呂布於下邳遼將其眾降拜中郎將賜爵關內侯數有戰功遷裨將軍袁紹破別遣遼定魯國諸縣與夏侯淵圍昌豨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已來每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豨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豨曰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語遼為說太祖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豨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豨家拜妻子豨歡喜隨詣太祖太祖遣豨還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以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豨必不敢害故也從討袁譚袁尙於黎陽有功行中堅將軍從攻尙於鄴尙堅守不下太祖遣許使遼與樂進拔陰安徙其民河南復從攻鄴鄴破遼別徇趙國常山招降緣

山諸賊及黑山孫輕等從攻袁譚破別將狷海瀆破遼東賊柳毅等還鄴太祖自出迎遼引共戰以遼  
爲邊寇將軍復別擊荊州定江夏諸縣還屯臨穎封都亭侯從征袁尙於柳城卒與虜遇遼勸太祖戰氣

甚奮太祖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遂擊大破之斬單于蹋頓傅子曰太祖將征柳城遼諫曰夫許天下之

襲許據之以號令四方公之勢去矣太祖策表必不能任備遂行也時荊州未定復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

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

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陳蘭梅成以氏六縣叛太祖遣于禁臧霸等討成遼督張郃朱

蓋等討蘭成偽降禁禁還成遂將其眾就蘭轉入灤山灤中有天柱山高峻二十餘里道險狹步徑裁通

蘭等壁其上遼欲進諸將曰兵少道險難用深入遼曰此所謂一與一勇者得前耳遂進到山下安營攻

之斬蘭成首盡虜其眾太祖論諸將功曰登山履峻險以取蘭成邊寇功也增邑假節太祖既征孫權

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

十萬眾圍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

遣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眾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

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



甲持戟先登陷陣殺虜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櫓廳下櫓大震衆不知所備走登櫓以長戟

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磨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

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

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諸將咸服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太

祖大壯遼拜征東將軍孫盛曰夫兵固詭道奇正相資若乃命將出征推轂委權或顧率然之形或憑揜

患專任怯者則懼心難保且彼衆我寡必懷貪墮以致命之兵擊貪墮之卒其勢必勝勝而後守守則必固是以魏武推選方員參以同異爲之密教節宜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妙矣夫建安二十

一年太祖復征孫權到合肥循行遼戰處歎息者良久乃增遼兵多留諸軍徙屯居巢關羽圍曹仁於樊

會權稱藩召遼及諸軍悉還救仁遼未至徐晃已破關羽仁圍解遼與太祖會摩陂遼軍至太祖乘輦出

勞之還屯陳郡文帝卽王位轉前將軍魏書曰王賜遼帛千匹穀萬斛分封兄汎及一子列侯孫權復叛遣還屯合肥

進遼爵都鄉侯給遼母輿車及兵馬送遼家詣屯敕遼母至導從出迎所督諸軍將吏皆羅拜道側觀者

榮之文帝踐阼封晉陽侯增邑千戶并前二千六百戶黃初二年遼朝洛陽宮文帝引遼會建始殿親問

破吳意狀帝歎息顧左右曰此亦古之召虎也爲起第舍又特爲遼母作殿以遼所從破吳軍應募步卒

皆爲虎賁孫權復稱藩遼還屯雍丘得疾帝遣侍中劉曄將太醫視疾虎賁問消息道路相屬疾未瘳帝

迎遼就行在所車駕親臨執其手賜以御衣太官日送御食疾小差還屯孫權復叛帝遣遼乘舟與曹休至海陵臨江權甚憚焉勅諸將張遼雖病不可當也慎之是歲遼與諸將破權將呂範遼病遂篤薨於江都帝爲流涕諡曰剛侯子虎嗣六年帝追念遼典在合肥之功詔曰合肥之役遼典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用兵未之有也使賊至今奪氣可謂國之爪牙矣其分遼典邑各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虎爲偏將軍薨子統嗣

樂進字文謙陽平衛國人也容貌短小以膽烈從太祖爲帳下吏遣還本郡募兵得千餘人還爲軍假司馬陷陣都尉從擊呂布於濮陽張超於雍丘橋蕤於苦皆先登有功封廣昌亭侯從征張繡於安眾圍呂布於下邳破別將擊眭固於射犬攻劉備於沛皆破之拜討寇校尉渡河攻獲嘉還從擊袁紹於官渡力戰斬紹將淳于瓊從擊譚尙於黎陽斬其大將嚴敬行游擊將軍別擊黃巾破之定樂安郡從圍鄴鄴定從擊袁譚於南皮先登入譚東門譚敗別攻雍奴破之建安十一年太祖表漢帝稱進及于禁張遼曰武力旣弘計略周備質忠性一守執節義每臨戰功常爲督率奮疆突固無堅不陷自援枹鼓手不知倦又遣別征統御師旅撫衆則和奉令無犯當敵制決靡有遺失論功紀用宜各顯寵於是禁爲虎威進折衝遼靈寇將軍進別征高幹從北道入上黨回出其後幹等還守壺關連戰斬首幹堅守未下會太祖自征

之乃拔太祖征管承軍渣于遣進李典擊之承破走逃入海島海濱平荊州未服遣屯陽翟後從平荊州  
留屯襄陽擊關羽蘇非等皆走之南郡諸縣山谷蠻夷詣進降又討劉備臨沮長杠曹旌陽長梁太皆大  
破之後從征孫權假進節太祖還留進與張遼李典屯合肥增邑五百并前凡千二百戶以進數有功分  
五百戶封一子列侯進遷右將軍建安二十三年薨諡曰威侯子綝嗣綝果毅有父風官至揚州刺史諸  
葛誕反掩襲殺綝詔悼惜之追贈衛尉諡曰愍侯子擊嗣

于禁字文則泰山鉅平人也黃巾起鮑信招合徒眾禁附從焉及太祖領兗州禁與其黨俱詣爲都伯屬  
將軍王朗朗異之薦禁才任大將軍太祖召見與語拜軍司馬使將兵詣徐州攻廣威拔之拜陷陣都尉  
從討呂布於濮陽別破布二營於城南又別將破高稚於須昌從攻壽張定陶狐離圍張超於雍丘皆拔  
之從征黃巾劉辟黃邵等屯版梁邵等夜襲太祖營禁帥麾下擊破之斬辟邵等盡降其眾還平虜校尉  
從圍橋蕤於苦斬蕤等四將從至宛降張繡繡復叛太祖與戰不利軍敗還舞陰是時軍亂各間行求太  
祖禁獨勒所將數百人且戰且引雖有死傷不相離虜追稍緩禁徐整行隊鳴鼓而還未至太祖所道見  
十餘人被創裸走禁問其故曰爲青州兵所劫初黃巾降號青州兵太祖寬之故敢因緣爲略禁怒令其  
衆曰青州兵同屬曹公而還爲賊乎乃討之數之以罪青州兵遽走詣太祖自訴禁既至先立營壘不時

謁太祖或謂禁青州兵已訴君矣宜促詣公辨之禁曰今賊在後追至無時不先爲備何以待敵且公聰  
明譖訴何緣徐鑿誓安營詔乃入謁具陳其狀太祖悅謂禁曰清水之難吾其急也將軍在亂能整討暴  
堅壘有不可動之節雖古名將何以加之於是錄禁前後功封益壽亭侯復從攻張縉於饒陽呂布於下  
邳別與史渙曹仁攻眭固於射犬破斬之太祖初征袁紹紹兵盛禁願爲先登太祖壯之乃選步騎二千  
人使禁將守延津以拒紹太祖引軍還官渡劉備以徐州叛太祖東征之紹攻禁禁堅守紹不能拔復與  
樂進等將步騎五千擊紹別營從延津西南緣河至汲獲嘉二縣焚燒保聚三十餘屯斬首獲生各數千  
降紹將何茂王摩等二十餘人太祖復使禁別將屯原武擊紹別營於杜氏津破之遷裨將軍後從還官  
渡太祖與紹連營起土山相對紹射營中士卒多死傷軍中懼禁督守土山力戰氣益奮紹破遷偏將軍  
冀州平昌豨復叛遣禁征之禁急進攻豨豨與禁有舊詣禁降諸將皆以爲豨已降當送詣太祖禁曰諸  
君不知公常令乎圍而後降者不赦夫奉法行令事上之節也豨雖舊友禁可失節乎自臨與豨訣頃沛  
而斬之是時太祖軍瀋于開而歎曰豨降不詣吾而歸禁豈非命邪益重禁

臣松之以爲圍而後降法雖不赦囚而送之未爲違命

曾不爲舊交希冀萬一而肆其好殺之心以戾衆人之議所以卒爲降虜死加惡諡宜哉東海平拜禁虎威將軍後與臧霸等攻梅成張遼張郃等討

陳蘭禁到成舉衆三千餘人降既降復叛其衆奔關遼等與關相持軍食少禁運糧前後相屬遼遂斬關

陳蘭禁到成羣衆三千餘人降既降復叛其衆奔蘭遠等與蘭相持軍食少禁運糧前後相屬遂勸蘭成增邑二百戶并前千二百戶是時禁與張遼樂進張節徐晃俱爲名將太祖每征伐處遼行爲軍鋒遼

爲後拒而禁持軍嚴整得賊財物無所私入由是賞賜特重然以法御下不甚得士衆心太祖常恨朱靈

欲奪其營以禁有威重遣禁將數十騎齋令書徑詣靈營奪其軍靈及其部衆莫敢動乃以靈爲禁部下

督衆皆震服其見憚如此遷左將軍假節鉞分邑五百戶封一子列侯建安二十四年太祖在長安使曹

仁討鬪羽於樊又遣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水數丈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望水無所回

避羽乘大船就攻禁等禁遂降惟龐惠不屈節而死太祖聞之哀歎者久之曰吾知禁三十年何意臨危

處難反不及龐惠邪會孫權禽羽獲其衆禁復在吳文帝踐阼權稱藩遣禁還帝引見禁鬚髮皓白形容

憔悴泣涕頓首帝慰喻以荀林父孟明視故事魏書載制曰昔荀林父敗績於鄆孟明喪師於殺秦晉不替使復其位其後晉獲狄土秦霸西戎區區小國猶尙若

斯而况萬乘乎樊城之敗水災暴至非戰之咎其復禁等官拜爲安遠將軍欲遣使吳先令北詣鄴謁高陵帝使豫於陵屋畫鬪羽戰

克龐惠憤怒禁降服之狀禁見慙恚發病薨子圭嗣封益壽亭侯諡禁曰厲侯

張郃字儵又河間鄆人也漢末應募討黃巾爲軍司馬屬韓馥馥敗以兵歸袁紹紹以郃爲檢尉使拒公

孫瓚瓚破郃功多遷靈國中郎將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漢晉春秋曰紹曰公雖連勝然勿與曹公戰也密遣輕騎鈔絕其南則兵自敗矣紹

不從紹遣將淳于瓊等督運屯烏巢太祖自將急擊之郃說紹曰曹公兵精往必破瓊等瓊等破則將軍

事去矣宜急引兵救之郭圖曰郃計非也不如攻其本營勢必還此爲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爲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太祖營不能下太祖果破瓊等紹

軍潰圖慙又更譖郃曰郃快軍敗出言不遜郃懼乃歸太祖臣松之案武紀及袁紹傳並云袁紹使張郃高覽攻太祖營郃等聞滄于瓊破遂來降紹

乘於是大潰是則綠郃等降而後紹軍壞也至如此傳太祖得郃甚喜謂曰昔子胥不早寤自使身危豈爲紹軍先潰懼郭圖之譖來歸太祖爲參錯不同矣

若微子去殷韓信歸漢邪拜郃偏將軍封都亭侯授以衆從攻鄴拔之又從擊袁譚於渤海別將軍圍雍

奴大破之後討柳城與張遼俱爲軍鋒以功遷平狄將軍別征東萊討管承又與張遼討陳闡梅成等破

之從破馬超韓遂於渭南圍安定降楊秋與夏侯淵討鄆賊梁興及武都氏又破馬超平宋建太祖征張

魯先遣郃督諸軍討興和氏王寶茂太祖從散關入漢中又先遣郃督步卒五千於前通路至陽平魯降

太祖還留郃與夏侯淵等守漢中拒劉備郃別督諸軍降巴東巴西二郡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爲備

將張飛所拒引還南鄭拜盪寇將軍劉備屯陽平郃屯廣石備以精卒萬餘分爲十部夜急攻郃郃率親

兵搏戰備不能克其後備於走馬谷燒都圍淵救火從他道與備相遇交戰短兵接刃淵遂沒郃還陽平

魏略曰淵雖爲都督劉備憚郃而易淵及殺淵備曰當得其魁用此何爲邪當是時新失元帥恐爲備所乘三軍皆失色淵司馬郭淮乃令衆

曰張將軍國家名將劉備所懼今日事急非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推郃爲軍主郃出勅兵安陣諸將皆受

節節度衆心乃定太祖在長安遣使段部節太祖自至漢中劉備吳

曰張將軍家名將豈備所惜今日事急非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推郃爲軍主郃出勒兵安陶諸將皆受  
節節度衆心乃定太祖在長安遣使假節節大祖遂自至漢中劉備保高山不敢戰太祖乃引出漢中諸  
軍郃還屯陳倉文帝卽王位以郃爲左將軍進爵都鄉侯及踐阼進封鄭侯詔郃與曹真計安定盧水胡  
及東羌召郃與真並朝許宮遣南與夏侯擊江陵郃別督諸軍渡江取洲上屯塢明帝卽位遣南屯荆  
州與司馬宣王擊孫權別將劉阿等追至祁口交戰破之諸葛亮出祁山加郃位特進遣督諸軍拒亮將  
馬謖於街亭謖依阻南山不下據城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南安天水安定郡反應亮郃皆破平之詔曰  
賊亮以巴蜀之衆當虓虎之師將軍被堅執銳所向克定朕甚嘉之益邑千戶并前四千二百戶司馬宣  
王治水軍於荊州欲順沔入江伐吳詔郃督關中諸軍往受節度至荊州會冬水淺大船不得行乃還屯  
方城諸葛亮復出急攻陳倉帝驛馬召郃到京都帝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郃遣南北軍士三萬及分遣武  
衛虎賁使衛郃因問郃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軍無穀不能久攻對曰比臣未到亮  
已走矣屈指計亮糧不至十日郃晨夜進至南鄭亮退詔郃還京都拜征西車騎將軍郃識變數善處營  
陣料戰勢地形無不如計自諸葛亮皆憚之郃雖武將而愛樂儒士嘗薦同鄉卑湛經明行修詔曰昔祭  
遵爲將奏置五經大夫居軍中與諸生雅歌投壺今將軍外勒戎旅內存國朝朕嘉將軍之意今擢湛爲  
博士諸葛亮復出祁山詔郃督諸將西至略陽亮還保祁山郃追至木門與亮軍交戰飛矢中郃右膝亮

魏略曰亮軍過司馬宣王使郃追之郃曰軍法圍城必開出路歸軍勿追宣王不聽郃不得已遂進蜀軍乘高布伏弓弩亂發矢中郃髀諡曰壯侯子雄嗣郃前後征伐有功

明帝分郃戶封郃四子列侯賜小子爵關內侯

徐晃字公明河東楊人也爲郡吏從車騎將軍楊奉討賊有功拜騎都尉李傕郭汜之亂長安也晃說奉

令與天子還洛陽奉從其計天子渡河至安邑封晃都亭侯及至洛陽韓暹董承日爭鬪晃說奉令歸太

祖奉欲從之後悔太祖討奉於梁晃遂歸太祖太祖授晃兵使擊卷

卷音墟權反

原武賊破之拜裨將軍從征

呂布別降布將趙庶李鄒等與史渙斬眭固於河內從破劉備又從破顏良拔白馬進至延津破文醜拜

偏將軍與曹洪擊滎陽賊祝臂破之又與史渙擊袁紹運車於故市功最多封都亭侯太祖既圍鄴破邯

鄲易陽令韓範僞以城降而拒守太祖遣晃攻之晃至飛矢城中爲陳成敗範悔晃輒降之既而言於太

祖曰二袁未破諸城未下者傾耳而聽今日滅易陽明日皆以死守恐河北無定時也願公降易陽以示

諸城則莫不望風太祖善之別討毛城設伏兵掩擊破三屯從破袁譚於南皮討平原叛賊克之從征蹋

頓拜橫野將軍從征荊州別屯樊討中廬臨沮宜城賊又與滿寵討關羽於漢津與曹仁擊周瑜於江陵

十五年討太原反者圍太陵拔之斬賊帥商曜韓遂馬超等反關右遣晃屯汾陰以撫河東賜牛酒令上

先人墓太祖至潼關恐不得度召問晃曰公盛兵於此而賊不復別守備反知其無謀也今假臣情兵



應稱臣傳寫者誤也 渡蒲阪津爲軍先置以截其襄賊可禽也太祖曰善使晃以步騎四千人渡津作

塹柵未成賊梁興夜將步騎五千餘人攻晃晃擊走之太祖軍得渡遂破超等使晃與夏侯淵平陰麴泚  
諸氏與太祖會安定太祖還鄴使晃與夏侯淵平鄆夏陽餘賊斬梁興降三千餘戶從征張魯別遣晃討  
攻檀仇夷諸山氏皆降之遷平寇將軍解將軍張順圍擊賊陳福等三十餘屯皆破之太祖還鄴留晃與  
夏侯淵拒劉備於陽平備遣陳式等十餘營絕馬鳴閣道晃別征破之賊自投山谷多死者太祖聞甚喜  
假晃節令曰此閣道漢中之險要咽喉也劉備欲斷絕外內以取漢中將軍一舉克奪賊計善之善者也  
太祖遂自至陽平引出漢中諸軍復遣晃助曹仁討關羽屯宛會漢水暴溢于禁等沒羽圍仁於樊又圍  
將軍呂常於襄陽晃所將多新卒以羽難與爭鋒遂前至陽陵陂屯太祖復遣將軍徐商呂建等詣晃  
令曰須兵馬集至乃俱前賊屯偃城晃到詭道作都塹示欲截其後賊燒屯走晃得偃城兩面連營稍前  
去賊圍三丈所未攻太祖前後遣殷署朱蓋等凡十二營詣晃賊圍頭有屯又別屯四冢晃揚聲當攻圍  
頭屯而密攻四冢羽見四冢欲壞自將步騎五千出戰晃擊之退走遂追陷與俱入圍破之或自投泗水  
死太祖令曰賊圍塹鹿角十重將軍致戰全勝遂陷賊圍多斬首虜吾用兵三十餘年及所聞古之善用  
兵者未有長驅徑入敵圍者也且樊襄陽之在圍過於莒卽墨將軍之功踰孫武穰苴晃振旅還摩陂太

雁迺七里置酒大會太祖舉卮酒勸冕且勞之曰全樊襄陽將軍之功也時諸軍皆集太祖案行諸營士卒咸離陣觀而冕軍營整齊將士駐陣不動太祖歎曰徐將軍可謂有矧亞夫之風矣文帝卽王位以冕爲右將軍進封遼鄉侯及踐阼進封楊侯與夏侯尚討劉備於上庸破之以冕鎮陽平徙封陽平侯明帝卽位拒吳將諸葛瑾於襄陽增邑二百并前三千一百戶病篤遺令歛以時服性儉約畏慎將軍常遠斥候先爲不可勝然後戰追奔爭利士不暇食常歎曰古人患不遭明君今幸遇之當以功自效何用私譽爲終不廣交援太和元年薨諡曰壯侯子蓋嗣蓋薨子霸嗣明帝分冕戶封冕子孫二人列侯初清河朱靈爲袁紹將太祖之征陶謙紹使靈督三營助太祖戰有功紹所遣諸將各罷歸靈曰靈觀人多矣無若曹公者此乃眞明主也今已遇復何之遂留不去所將士卒慕之皆隨靈留靈後遂爲好將名亞冕等

至後將軍封高唐亭侯

九州春秋曰初清河季雍以卹叛袁紹而降公孫瓚瓚遣兵衛之紹遣靈攻之靈家在城中瓚將靈母弟置城上誘呼靈靈望城泣曰丈夫一出身與人豈復顧

家邪遂力戰拔之生禽雍而靈家皆死魏書曰靈字文博太祖旣平冀州遣靈將新兵五千人騎千四守許南太祖戒之曰冀州新兵數乘寬緩暫見齊整意尙怏怏卿名先有威嚴善以道寬之不然卽有變靈至陽翟中郎將程昂等果反卽斬昂以狀聞太祖手書曰兵中所以爲危險者外對敵國內有姦謀不測之變吾鄧禹中分光武軍西行而有宗欵馮愜之難後將二十四騎遠浴湯禹豈以是滅損哉來書懇惻多引咎過未必如所云也文帝卽位封靈卹侯增其戶邑詔曰將軍佐命先帝典兵歷年威過方郡功逾

轉灌圖籍所美何以加焉朕受天命帝有海內元功之將社稷之臣皆朕所與同福共慶傳之無窮者也今封卹侯富貴不歸故鄉如夜行衣襟若平常所志願勿難言

靈卹曰高唐亭所顯於是更封高唐侯蓋曰威侯子

評曰太祖建國武功而時之夏將五子爲先子蔡最號毅重然弗克其終張郃以巧變爲稱樂進以驍果  
顯名而鑒其行事未副所聞或注記有遺漏未如張遼徐晃之備詳也



張遼督張郃朱蓋等討關○朱宋本作牛

拜征東將軍注是以魏武推選方員○太平御覽作雜選武力

樂進遣進李典擊之○宋本遣進下多與字

于禁以荀林父孟明視故事注區區小國猶尚若斯○宋本作尚猶若斯

徐晃至後將軍封高唐亭侯○

臣明稽

按注引魏書云文帝即位封靈郿侯又云於是更封高唐侯亭字

宜衍

魏志卷十七考證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columns.

晉 著 作 郎 巴 西 中 正 安漢陳 壽撰

宋 太 中 大 夫 國 子 博 士 聞喜裴松之注

李典 李通 臧霸 孫觀 文聘 呂虔 許褚

典章 龐惠 龐濟 母娥親 閻温 張恭 恭子親

李典字曼成山陽鉅野人也典從父乾有雄氣合賓客數千家在乘氏初平中以眾隨太祖破黃巾於壽

張又從擊袁術征徐州呂布之亂太祖遣乾還乘氏慰勞諸縣布別駕薛蘭治中李封招乾欲俱叛乾不

聽遂殺乾太祖使乾子整將乾兵與諸將擊蘭封蘭封破從平兗州諸縣有功稍遷青州刺史整卒典從

顯陰令為中郎將將整軍 魏書曰典少好學不樂兵事乃就師讀春秋左 遷離狐太守時太祖與袁紹相

拒官渡典率宗族及部曲輸穀帛供軍紹破以典為裨將軍屯安民太祖擊譚尚於黎陽使典與程昱等

以船運軍糧會尚遣魏郡太守高蕃將兵屯河上絕水道太祖勅典昱若船不得過下從陸道典與諸將

議曰蕃軍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必克軍不內御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宜亟擊之昱亦以為然遂

北渡河攻蕃破之水道得通劉表使劉備北侵至葉太祖遣典從夏侯惇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

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賊  
伏裏戰不利典往救備望見救至乃散退從圍鄴鄴定與樂進圍高幹於壺關擊管承於長廣皆破之遷  
捕虜將軍封都亭侯典宗族部曲三千餘家居乘氏自請願徙詣魏郡太祖笑曰卿欲慕耿純邪典謝曰  
典竊怯功微而爵寵過厚誠宜舉宗陳力加以征伐未息宜實郊遂之內以制四方非慕純也遂徙部曲  
宗族萬三千餘口居鄴太祖嘉之遷破虜將軍與張遼樂進屯合肥孫權率衆圍之遼欲奉教出戰進典  
遼皆素不睦遼恐其不從典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乃率衆與遼  
破走權增邑百戶并前三百戶典好學問貴儒雅不與諸將爭功敬賢士大夫恂恂若不及軍中稱其長  
者年三十六薨子禎嗣文帝踐阼追念合肥之功增禎邑百戶賜典一子爵關內侯邑百戶諡典曰愍侯  
李通字文達江夏平春人也魏略曰通小字萬億以俠聞於江汝之間與其郡人陳恭共起兵於朗陵衆多歸之時  
有周直者衆二千餘家與恭通外和內違通欲圖殺直而恭難之通知恭無斷乃獨定策與直克會酒酣  
殺直衆人大擾通率恭誅其黨帥盡并其營後恭妻弟陳邵殺恭而據其衆攻破邵軍斬邵首以祭恭  
墓又生禽黃巾大帥吳霸而降其屬遭歲大饑通傾家振施與士分糟糠皆爭爲用由是盜賊不敢犯建  
安初通舉衆詣太祖于許拜通振威中郎將屯汝南西界太祖討張繡劉表遣兵以助繡太祖軍不利通



將兵夜請太祖太祖得以復戰通爲先登大破總軍拜裨將軍封建功侯分汝南二縣以通爲關安都通妻伯父犯法朗陵長趙儼收治致之大辟是時殺生之柄決於牧守通妻子號泣以請其命通曰方與曹公戮力義不以私廢公喜儼執憲不阿與爲親交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紹遣使拜通征南將軍劉表亦陰招之通皆拒焉通親戚部曲流涕曰今孤危獨守以失大援亡可立而待也不如亟從紹通按劍以叱之曰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紹雖彊盛而任使無方終爲之虜耳吾以死不貳卽斬紹使送印綬詣太祖又擊羣賊覆蒸江宮沈成等皆破殲其衆送其首遂定淮汝之地改封都亭侯拜汝南太守時賊張赤等五千餘家聚桃山通攻破之劉備與周瑜圍曹仁於江陵別遣關羽絕北道通率衆擊之下馬拔鹿角入圍且戰且前以迎仁軍勇冠諸將通道得病薨時年四十二追增邑二百戶并前四百戶文帝踐阼諡曰剛侯詔曰昔袁紹之難自許蔡以南人懷異心通秉義不顧使攜貳率服朕甚嘉之不幸早薨子基雖已襲爵未足酬其庸勳基兄緒前屯樊城又有功世篤其勞以基爲奉義中郎將緒平虜中郎將以寵異焉王隱晉書曰緒字業字玄聞有雋才爲時人所貴官至秦州刺史兼嘗答司馬文王問因以爲家誠曰昔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吏俱見臨辭出上曰爲官長當清當慎當勤脩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並受詔既出上顧謂吾等曰相誠勅正當爾不待坐衆賢莫不贊善上又問必不得已於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爲本大復問吾對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爲大夫清者不必慎慎者必自清亦由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以易稱括囊無咎藉用白茅皆慎之至也上曰卿言得之耳可舉近世能慎者誰乎諸人各未知所對吾乃舉故太尉荀景倩尙書董仲連僕射王公仲並可謂爲慎上曰此諸人者溫

藩朝夕執事有格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其惟院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真可謂至慎矣吾每思此言亦足以爲明誠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慎勿輕論人勿輕說事如此則悔吝何由而生患禍無從而至矣乘子重字茂曾少知名歷位吏部郎平陽太守晉諸公贊曰重以清尚稱相國趙王倫以重望取爲右司馬重以倫將爲亂辭疾不就倫逼之不已重遂不復自活至於困篤扶曳受拜數日卒贈散騎常侍重二弟尚字茂仲矩字茂約永嘉中並典郡矩至江州刺史重子式字景則官至侍中

臧霸字宣高泰山華人也父戒爲縣獄掾據法不聽太守欲所私殺太守大怒令收戒詣府時送者百餘人霸年十八將客數十人徑於費西山中要奪之送者莫敢動因與父俱亡命東海由是以勇壯聞黃巾起霸從陶謙擊破之拜騎都尉遂收兵於徐州與孫觀吳敦尹禮等並聚衆霸爲帥屯於開陽太祖之討呂布也霸等將兵助布既禽布霸自匿太祖募索得霸見而悅之使霸招吳敦尹禮孫觀觀兄康等皆詣太祖太祖以霸爲琅邪相敦利城禮東莞觀北海康成陽太守割青徐二州委之於霸太祖之在兖州以徐翕毛暉爲將兖州亂翕暉皆叛後兖州定翕暉亡命投霸太祖語劉備令語霸送二人首霸謂備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爲此也霸受公生全之恩不敢違命然王霸之君可以義告願將軍爲之辭備以霸言白太祖太祖歎息謂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孤之願也乃皆以翕暉爲郡守時太祖方與袁紹相拒而霸數以精兵入青州故太祖得專事紹不以東方爲念太祖破袁譚於南皮霸等會賀霸因求遣子弟及諸將父兄家屬詣郡太祖曰諸君忠孝豈復在是昔蕭何遣子弟入侍而高祖不拒耿純焚室與

綱以從而光武不逆吾將何以易之哉東州要霸等執說正暴膏定每營力莫大焉皆討刈矣霸爲郡

補以從而光武不逆吾將何以易之哉東州擾攘靈等執義征暴清定海岱功莫大焉皆封列侯霸爲都  
亭侯加威虜將軍又與于禁討昌豨與夏侯淵討黃巾餘賊徐和等有功遷徐州刺史沛國公武居爲下  
邳令霸敬異周身詣令舍部從事聽調不法周得其罪便收考竟霸益以善周從討孫權先登再入巢湖  
攻居巢破之張遼之討陳蘭霸別遣至皖討吳將韓當使權不得救蘭當遣兵逆霸霸與戰於逢龍當復  
遣兵邀霸於夾石與戰破之還屯舒權遣數萬人乘船屯舒口分兵救蘭聞霸軍在舒遁還霸夜追之比  
明行百餘里邀賊前後擊之賊窘急不得上船赴水者甚衆由是賊不得救蘭遼遂破之霸從討孫權於  
濡須口與張遼爲前鋒行遇霖雨大軍先及水遂長賊船稍進將士皆不安遼欲去霸止之曰公明於利  
鈍窻肯捐吾等邪明日果有令遼至以語太祖太祖善之拜揚威將軍假節後權乞降太祖還留霸與夏  
侯惇等屯居巢文帝卽王位遷鎮東將軍進爵武安鄉侯都督青州諸軍事及踐阼進封開陽侯徙封夏  
成侯與曹休討吳賊破呂範於洞浦徵爲執金吾位特進每有軍事帝常咨訪焉魏略曰霸一名奴寇孫  
觀名嬰子吳敦名黯奴

尹禮名盧兒建安二十四年霸遣別軍在落會太祖崩霸所部及青州兵以爲天下將亂皆鳴鼓擅去文  
帝卽位以曹休都督青徐霸謂休曰國家未肯聽霸耳若假霸步騎萬人必能橫行江表休言之於帝帝  
疑霸軍前擅去今意壯乃爾明帝卽位增邑五百并前三千五百戶薨諡曰威侯子艾嗣魏書曰艾少以  
才理稱爲黃門

疑霸軍前擅去今意壯乃爾明帝卽位增邑五百并前三千五百戶薨諡曰威侯子艾嗣魏書曰艾少以  
才理稱爲黃門

疑霸軍前擅去今意壯乃爾明帝卽位增邑五百并前三千五百戶薨諡曰威侯子艾嗣魏書曰艾少以  
才理稱爲黃門

疑霸軍前擅去今意壯乃爾明帝卽位增邑五百并前三千五百戶薨諡曰威侯子艾嗣魏書曰艾少以  
才理稱爲黃門

乾隆四年校刊 魏志卷十八 三

子舜字太倫晉故騎常侍見武帝百官名此百官名不知誰所撰也皆有題目稱舜才穎條暢諳時宜也而孫觀亦至青州刺史假節從太祖討孫權戰被

創薨子毓嗣亦至青州刺史魏書曰孫觀字仲臺泰山人與臧霸俱起討黃巾拜騎都尉太祖破呂布使霸招觀兄弟皆厚遇之與霸俱戰伐觀常為先登征定青徐羣賊功次於霸

封呂都亭侯康亦以功封列侯與太祖會南皮遣子弟入居鄴拜觀偏將軍遷青州刺史從征孫權於濡須口假節攻權為流矢所中傷左足力戰不顧太祖勞之曰將軍被創深重而猛氣益奮不當為國家愛

身手轉振威將軍創甚遂卒

文聘字仲業南陽宛人也為劉表大將使禦北方表死其子琮立太祖征荊州琮舉州降呼聘欲與俱聘

曰聘不能全州當待罪而已太祖濟漢聘乃詣太祖太祖問曰來何遲邪聘曰先日不能輔弼劉荊州以

奉國家荊州雖沒當願據守漢川保全土境生不負於孤弱死無愧於地下而計不得已以至於此竇懷

悲慙無顏早見耳遂獻歎流涕太祖為之愴然曰仲業卿真忠臣也厚禮待之授聘兵使與曹純追討劉

備於長阪太祖先定荊州江夏與吳接民心不安乃以聘為江夏太守使典北兵委以邊事賜爵關內侯

孫盛曰資父事君忠孝道一賊霸少有孝烈之稱文聘著垂涕之誠是以魏武一而委之以二方之任豈直壯武見知於倉卒之間哉與樂進討關羽於尋口有功進封延

壽亭侯加討逆將軍又攻羽輜重於漢津燒其船於荊城文帝踐阼進爵長安鄉侯假節與夏侯尚圍江

陵使聘別屯沔口止石梵自當一隊禦賊有功遷後將軍封新野侯孫權以五萬眾自圍聘於石陽甚急

聘堅守不動權住二十餘日乃解去聘追擊破之魏略曰孫權嘗自將數萬眾卒至時大雨城柵崩壞人

臣也故委之以此郡今我至而不動此不有密圖必當有外救遂不敢攻而去魏略此語與本傳反增邑  
五百戶并前千九百戶聘在江夏數十年有威恩名震敵國賊不敢侵分聘戶邑封聘子岱爲列侯又賜  
聘從子厚爵關內侯聘薨諡曰壯侯岱又先亡聘養子休嗣卒子武嗣嘉平中譙郡桓禹爲江夏太守清  
儉有威惠名亞於聘

呂虔字子恪任城人也太祖在兖州聞虔有膽策以爲從事將家兵守湖陸襄陵校尉杜松部民兇毋等  
作亂與昌豨通太祖以虔代松虔到招誘兇毋渠率及同惡數十人賜酒食簡壯士伏其側虔察兇毋等  
皆醉使伏兵盡格殺之撫其餘衆羣賊乃平太祖以虔領泰山太守郡接山海世亂聞民人多藏竄袁紹  
所置中郎將郭祖公孫犢等數十輩保山爲寇百姓苦之虔將家兵到郡開恩信祖等黨屬皆降服諸山  
中亡匿者盡出安土業簡其疆者補戰士泰山由是遂有精兵冠名州郡濟南黃巾徐和等所在劫長吏  
攻城邑虔引兵與夏侯淵會擊之前後數十戰斬首獲生數千人太祖使督青州諸郡兵以討東萊羣賊  
李條等有功太祖令曰夫有其志必成其事蓋烈士之所徇也卿在郡以來禽姦討暴百姓獲安躬蹈矢  
石所征輒克昔寇恂立名於汝潁耿弇建策於青兗古今一也舉茂才加騎都尉典郡如故虔在泰山十  
數年甚有威惠文帝卽王位加裨將軍封益壽亭侯遷徐州刺史加威虜將軍請琅邪王祥爲別駕民事

一以委之世多其能任賢

孫盛雜語曰祥字休徵性至孝後母苛虐每欲危害祥祥色養無怠感寒之月後母曰吾思食生魚祥脫衣將剖冰求之有少堅冰解下有魚躍出因奉以供

時人以爲孝感之所致也供養三十餘年母終乃仕以清誠貞粹見重於時王隱晉書曰祥始出仕年過五十矣稍遷至司隸校尉高貴鄉公入學以祥爲三老遷司空太尉司馬文王初爲晉王司空荀顛要祥

盡敬祥不從語在二少帝紀晉武踐阼拜祥爲太保封唯陵公泰始四年年八十九薨祥弟覽字之通光祿大夫普諸公贊稱覽率素有至行覽子孫繁衍頗有賢才相繼奕世之盛古今少比焉討利城

叛賊斬獲有功明帝卽位徙封萬年亭侯增邑二百并前六百戶處薨子翻嗣翻薨子桂嗣

許褚字仲康譙國譙人也長八尺餘腰大十圍容貌雄毅勇力絕人漢末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共堅壁

以禦寇時汝南葛陂賊萬餘人攻褚壁褚衆少不敵力戰疲極兵矢盡乃令壁中男女聚治石如杆斗者

置四隅褚飛石擲之所值皆摧碎賊不敢進糧乏僞與賊和以牛與賊易食賊來取牛牛輒奔還褚乃出

陳前一手逆曳牛尾行百餘步賊衆驚遂不敢取牛而走由是淮汝陳梁間聞皆畏憚之太祖徇淮汝褚

以衆歸太祖太祖見而壯之曰此吾樊噲也卽日拜都尉引入宿衛諸從褚俠客皆以爲虎士從征張繡

先登斬首萬計遷校尉從討袁紹於官渡時常從士徐他等謀爲逆以褚常侍左右憚之不敢發伺褚休

下日他等懷刀入褚至下舍心動卽還侍他等不知入帳見褚大驚愕他色變褚覺之卽擊殺他等太祖

益親信之出入同行不離左右從圍鄴力戰有功賜爵關內侯從討韓遂馬超於潼關太祖將北渡臨濟

河先渡兵獨與褚及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人來奔太祖軍矢下如雨褚白太祖賊來

多今兵渡已盡宜去乃扶太祖上船賊賊急爭攬船重欲沒褚斬髮船者左手舉馬鞍蔽太祖船工  
爲流矢所中死褚右手並泝船僅乃得渡是日微褚幾危其後太祖與遂超等單馬會語左右皆不得從  
唯將褚超負其力陰欲前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褚乃問太祖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顧指褚褚  
瞋目盼之超不敢動乃各罷後數日會戰大破超等褚身斬首級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也軍  
中以褚力如虎而癡故號曰虎癡是以超問虎侯至今天下稱焉皆謂其姓名也褚性謹慎奉法質重少  
言曹仁自荊州來朝謁太祖未出入與褚相見於殿外仁呼褚入便坐語褚曰王將出便還入殿仁意恨  
之或以責褚曰征南宗室重臣降意呼君君何故辭褚曰彼雖親重外藩也褚備內臣衆談足矣入室何  
私乎太祖聞愈愛待之遷中堅將軍太祖崩褚號泣歐血文帝踐阼進封萬歲亭侯遷武衛將軍都督中  
軍宿衛禁兵甚親近焉初褚所將爲虎士者從征伐太祖以爲皆壯士也同日拜爲將其後以功爲將軍  
封侯者數十人都尉校尉百餘人皆劍客也明帝卽位進奉鄉侯邑七百戶賜子爵一人關內侯褚薨諡  
曰壯侯子儀嗣褚兄定亦以軍功封爲振威將軍都督徵道虎賁太和中帝思褚忠孝下詔優贊復賜褚  
子孫二人爵關內侯儀爲鍾會所殺泰始初子綜嗣

典章陳留已吾人也形貌魁梧旅力過人有志節任俠襄邑劉氏與睢陽李永爲讐章爲報之永故富春

長備衛甚謹韋乘車載雞酒僞爲候者門開懷匕首入殺永并殺其妻徐出取車上刀戟步出永居近市一市盡駭追者數百莫敢近行四五里遇其伴轉戰得脫由是爲豪傑所識初平中張邈舉義兵韋爲士屬司馬趙寵牙門旗長大人莫能勝韋一手建之寵異其才力後屬夏侯惇數斬首有功拜司馬太祖討呂布於濮陽布有別屯在濮陽西四五十里太祖夜襲比明破之未及還會布救兵至三面掉戰時布身自搏戰自旦至日昃數十合相持急太祖募陷陣韋先占將應募者數千人皆重衣兩鎧繫楯但持長矛擦戰時西面又急韋進當之賊弓弩亂發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人曰虜來十步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又四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矣韋手持十餘戟大呼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布衆退會日暮太祖乃得引去拜韋都尉引置左右將親兵數百人常繞大帳韋旣壯武其所將皆選卒每戰鬪常先登陷陣遷爲校尉性忠至謹重常晝立侍終日夜宿帳左右稀歸私寢好酒食飲噉兼人每賜食於前大飲長歛左右相屬數人益乃供太祖壯之韋好持大雙戟與長刀等軍中爲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提一雙戟八十斤太祖征荊州至宛張繡迎降太祖甚悅延繡及其將帥置酒高會太祖行酒韋持大斧立後刃徑尺太祖所至之前韋輒舉斧目之竟酒繡及其將帥莫敢仰視後十餘日繡反襲太祖營太祖出戰不利輕騎引去韋戰於門中賊不得入兵遂散從他門並入時韋校尙有十餘人皆殊死戰無不一當十賊前後



至稍多軍以長戟左右擊之一以入輒十餘矛摧左右死傷者略盡韋被數十創短兵接戰賊前搏之韋  
雙挾兩賊擊殺之餘賊不敢前韋復前突賊殺數人創重發矚目大罵而死賊乃敢前取其頭傳觀之覆  
軍就視其軀太祖退住舞陰聞韋死爲流涕慕問取其喪親自臨哭之遣歸葬襄邑拜子滿爲郎中車駕  
每過常祠以中牢太祖思韋拜滿爲司馬引自近文帝卽王位以滿爲都尉賜爵關內侯

龐惠字令明南安獫狁人也

獫狁音垣

少爲郡吏州從事初平中從馬騰擊反羌叛民數有功稍遷至校尉建

安中太祖討袁譚尙於黎陽譚遣郭提高幹等略取河東太祖使鍾繇率關中諸將討之惠隨騰子超拒  
援幹於平陽惠爲軍鋒進攻援幹大破之親斬援首

魏略曰惠手斬一級不知是援戰罷之後衆人皆言援死而不得其首援鍾繇之甥惠晚後於魏中出一

頭繇見之而哭惠謝繇繇曰援雖我甥乃國賊也卿何謝之

拜中郎將封都亭侯後張白騎叛於弘農惠復隨騰征之破白騎於兩殺

間每戰常陷陣却敵勇冠騰軍後騰徵爲衛尉惠留屬超太祖破超於渭南惠隨超亡入漢陽保冀城後  
復隨超奔漢中從張魯太祖定漢中惠隨衆降太祖素聞其驍勇拜立義將軍封關門亭侯邑三百戶侯  
音衛開等以宛叛惠將所領與曹仁共攻拔宛斬音開遂南屯樊討關羽樊下諸將以惠兄在漢中頗疑  
之魏略曰其從兄名柔時在蜀惠常曰我受國恩義在效死我欲身自擊羽今年我不殺羽羽當殺我後親與羽交戰

射羽中額時惠常乘白馬羽軍謂之白馬將軍皆憚之仁使惠屯樊北十里會天霖雨十餘日漢水暴溢

樊下平地五六丈，應與諸將避水上。隄羽乘船攻之，以大舡四面射隄，上應被甲持弓箭，不虛發。將軍董  
衡、部曲將董超等欲降，應皆收斬之。自平旦力戰，至日過中，羽攻益急，矢盡短兵接戰。應謂督將成何曰：  
「吾聞良將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毀節，以求生。今日我死日也。」戰益怒，氣愈壯，而水浸盛，吏士皆降。應與  
麾下將一人、五伯二人，彎弓傳矢，乘小舡欲還仁營。水盛，舡覆，失弓矢，獨抱舡覆水中，為羽所得，立而不  
跪。羽謂曰：「卿兄在漢中，我欲以卿為將，不早降，何為？」應罵羽曰：「豎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振天下，  
汝劉備庸才耳，豈能敵耶？我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也。遂為羽所殺。太祖聞而悲之，為之流涕，封其二子  
為列侯。文帝卽王位，乃遣使就應墓，賜諡策曰：「昔先軫喪元，王蠋絕脰，殞身殉節，前代美之。惟侯式昭果  
毅，蹈難成名，聲溢當時。義高在昔，寡人愍焉。諡曰壯侯。又賜子會等四人爵，闕內侯，邑各百戶。會勇烈有  
父風，官至中衛將軍，封列侯。」

虛也

王隱蜀記曰：鍾會平蜀前後，鼓吹迎應屍喪，還葬鄴冢中。身首如生。臣松之案：應死於樊城，文帝卽位，又遣使至應墓，所則其屍喪不應在蜀。此王隱之

龐清字子冀，涪泉表氏人也。初以涼州從事守破羌，長會武威太守張猛反，殺刺史邯鄲商。猛令曰：「敢有  
臨商喪，死不赦。」清聞之，棄官晝夜奔走，號哭喪所，訖詣猛門，裹匕首欲因見，以殺猛。猛知其義，士勅遣不

殺。由是以忠烈聞。魏略曰：猛兵欲來縛清，猛聞之，歎曰：「猛以殺刺史為罪，此人以至忠為名，如又殺之，何

也。太常遷居，因葬焉。建安初，上郡為郡，清時在也。

長上之忠烈臣以勦一州履義之士邪遂使行服與略曰張猛字子...

城名乃以猛補之商猛俱西初猛與商同歲每相戲侮及共之官行道更相責望到商欲誅猛猛覺之  
邀勦兵攻商商治舍與猛側近商聞兵至恐怖登屋呼猛字曰叔威汝欲殺我耶然我死者有知汝亦族  
矣請和解尚可乎猛因呼曰來商踰屋就猛猛因責數之語畢以商屬督郵督郵鐘商閉置傳舍後商欲  
逃事覺遂殺之是歲建安十四年也至十五年將軍韓遂自上討猛猛發兵遣軍東拒其吏民畏遂乃反  
共攻猛初魯為武威太守時猛方在孕母夢帶兔印綬登樓而歌且以告魯魯訊占夢者曰夫人方生男  
後當復臨此郡其必死官手及猛被攻自知必死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有知豈使吾頭東過華陰歷  
先君之墓乎乃登樓自燒而死太守徐揖請為主簿後郡人黃昂反圍城消葉妻子夜踰城出圍告急於張掖燉煌二郡  
初疑未肯發兵消欲伏劍二郡感其義遂為興兵軍未至而郡城邑已陷揖死消乃收斂揖喪送還本郡

行服三年乃還太祖聞之辟為掾屬文帝踐阼拜駙馬都尉遷西海太守賜爵關內侯後徵拜中散大夫

薨子會嗣初清外祖父趙安為同縣李壽所殺清舅兄弟三人同時病死壽家喜清母娥自傷父讐不報  
乃幃車袖劍白日刺壽於都亭前訖徐詣縣顏色不變曰父讐已報請受戮祿福長尹嘉解印綬縱娥

不肯去遂彊載還家會赦得免州郡歎貴刊石表閭皇甫謐烈女傳曰酒泉烈女龐娥親者表氏龐子夏之妻祿福趙君安之女也君安為同縣李壽所殺娥

親有男第三人皆欲報讐壽深以為備會遭災疫三人皆死壽聞大喜請會宗族共相慶賀云趙氏強壯已盡唯有女弱何足復憂防備懈弛娥親子清出行聞壽此言還以啓娥親娥親既有報讐之心及聞壽言感激愈深愴然隕涕曰李壽汝莫喜也終不活汝戴履天地為吾門戶吾三子之羞也焉知娥親不手刃殺汝而自徼倖邪陰市名刀挾長持短晝夜哀酸志在殺壽壽為人凶豪聞娥親之言更乘馬帶刀鄉人皆畏憚之比鄰有徐氏婦愛娥親不能制恐逆見中害每諫止之曰李壽男子也凶惡有素加今備衛在身趙雖有蘇武之志而疆弱不敵邂逅不制則為重受禍於壽絕滅門戶痛辱不輕也願詳舉動為

門戶之計娥親曰父母之讐不同天地共日月者也李壽不死娥親視息世間活彼何求今雖三弟三死門戶泯絕而娥親猶在豈可假手於人哉若以卿心况我則李壽不可得殺論我之心壽必爲我所殺明矣夜數磨礪所持刃訖扼腕切齒悲涕長歎家人及鄉里咸共笑之娥親謂左右曰卿等笑我直以我女弱不能殺壽故也要當以壽顛血汚此刀刃令汝輩見之遂棄家事乘鹿車伺壽至光和二年二月上旬以白日清時於邾亭之前與壽相遇便下車扣壽馬叱之壽驚愕迴馬欲走娥親奮刀砍之并傷其馬馬驚奮擠道邊薄中娥親尋復就地砍之探中樹蘭折所持刀壽被創未死娥親因前欲取壽所佩刀殺壽壽護刀瞋目大呼跳梁而起娥親迺挺身奮手左抵其額右椿其喉反覆盤旋應手而倒遂拔其刀以截壽頭持詣都亭歸罪有司徐步詣獄辭顏不變時祿福長壽陽尹嘉不忍論娥親卽解印綬去官弛法縱之娥親曰讐塞身死妾之明分也治獄制刑君之常典也何敢貪生以枉官法鄉人聞之傾城奔往觀者如堵焉莫不爲之悲喜慷慨嗟嘆也守尉不敢公縱陰語使去以便宜自匿娥親抗聲大言曰枉法逃死非妾本心今讐人已雪死則妾分乞得歸法以全國體雖復萬死於娥親畢足不敢貪生爲明廷負也尉故不聽所執娥親後言曰匹婦雖微猶知憲制殺人之罪法所不縱今既犯之義無可逃乞就刑戮隕身朝市肅明王法娥親之願也許氣愈厲而無懼色尉知其難奪彊載還家涼州刺史周洪酒暴太守劉班等並共表上稱其烈義刊石立碑顯其門閭太常弘農張奐貴尙所履以東帛二十端禮之海內聞之者莫不改容贊善高大其義故黃門侍郎安定梁寬追述娥親爲其作傳玄晏先生以爲父母之讐不與共天地蓋男子之所爲也而娥親以女弱之微念父辱之酷痛感誓黨之凶言奮劍仇頸人馬俱摧塞亡父之怨魂雪三弟之永恨近古以來未之有也詩云脩我戈矛與子同仇娥親之謂也

閻温字伯儉天水西城人也以涼州別駕守上邽令馬超走奔上邽郡人任養等舉衆迎之温止之不能

禁乃馳還州超復圍州所治冀城甚急州乃遣温密出告急於夏侯淵賊圍數重温夜從水中潛出明日

賊見其迹遣人追遮之於顯親界得温執還詣超解其縛謂曰今成敗可見足下爲孤城請救而執於

人手曠何所施若從吾言反謂城中東方無敵此轉禍爲福之計也不然今爲戮矣温僞許之超乃載温

謂城下温向城大呼曰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城中皆泣稱萬歲超怒數之曰足下不爲命計邪温不應  
時超攻城久不下故徐誘温冀其改意復謂温曰城中故人有欲與吾同者不温又不應遂切責之温曰  
夫事君有死無貳而卿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吾豈苟生者乎超遂殺之先是河右擾亂隔絕不通燉  
煌太守馬艾卒官府又無丞功曹張恭素有學行郡人推行長史事恩信甚著乃遣子就東詣太祖請太  
守時酒泉黃華張掖張進各據其郡欲與恭艾并勢就至酒泉爲華所拘執劫以白刃就終不回私與恭  
疏曰大人率厲燉煌忠義顯然豈以就在困厄之中而替之哉昔樂羊食子李通覆家經國之臣寧懷妻  
孥邪今大軍垂至但當促兵以持之耳願不以下流之愛使就有恨於黃壤也恭即遣從弟華攻酒泉沙  
頭乾齊二縣恭又連兵尋繼華後以爲首尾之援別遣鐵騎二百迎吏官屬東緣酒泉北塞徑出張掖北  
河逢迎太守尹奉於是張進須黃華之助華欲救進西顧恭兵恐急擊其後遂詣金城太守蘇則降就竟  
平安奉得之官黃初二年下詔褒揚恭爵關內侯拜西域戊己校尉數歲徵還將授以侍臣之位而以  
子就代焉恭至燉煌固辭疾篤太和中卒贈執金吾就後爲金城太守父子著稱於西州

世語曰就子燉  
字祖文弘毅有

參正晉武帝世爲廣漢太守王潛在益州受中制募兵討吳無虎符燉收潛從事列上由此召燉還帝責  
燉何不密啓而便收從事燉曰蜀漢絕遠劉備常用之輒收臣猶以爲輕帝善之官至匈奴中郎將燉子  
固字元安有鸞風爲貴門郎早卒燉一本作勃魏略勇俠傳載孫賓碩祝公道楊阿若鮑出等四人實碩  
雖漢人而魚豢編之魏書蓋以其人接魏事義相類故也論其行節皆龐閭之流其祝公道一人已見賈

逸傳今稱寶頌等三人于後孫寶頌者北海人也家素貧當漢桓帝時常侍左官唐衡等權傾人主延熹中衡弟爲京兆虎牙都尉秩比二千石而統屬郡衡弟初之官不脩敬於京兆尹入門不持版郡功曹趙息呵廊下曰虎牙儀如屬城何得放臂入府門促收其主簿衡弟顧促取版既入見尹尹欲脩主人禮外爲市買息又啓云左官子弟來爲虎牙非德選不足爲特酷買宜隨中舍菜食而已及其到官遣吏奉陵謝尹息又勸門言無常見此無陰兒輩子弟邪用其箋記爲通乎晚乃通之又不得卽命報衡弟皆知之甚悲欲滅諸趙因書與衡求爲京兆尹旬月之間得爲之息自知前過乃逃走時息從父仲臺見爲涼州刺史於是衡爲詔徵仲臺遣歸遂詔中都官及都都督郵捕諸趙尺兒以上及仲臺皆殺之有藏者與同罪時息從父岐爲皮氏長聞有家禍因從官舍逃走之河間變姓字又轉詣北海著絮巾布袴常於市中販胡餅寶頌時年二十餘乘犢車將騎入市覲見岐疑其非常人也因問之曰自有餅邪販之邪岐曰販之寶頌曰買幾錢賣幾錢岐曰買三十賣亦三十寶頌曰視處士之望非似賣餅者殆有故乃開車後戶顧所將兩騎令下馬扶上之時岐以爲是唐氏耳目也甚怖面失色寶頌閉車後戶下前轡謂之曰視處士狀貌既非販餅者加今面色變動卽不有重怨則當亡命我北海孫寶頌也關門百口又有百歲老母在堂勢能相度者也終不相負必語我以實岐乃具告之寶頌遂載驢歸住車門外先入白母言今日出得死友在外當來入拜乃出延岐入推牛鍾酒快相娛樂一二日因載著別田舍藏置複壁中後數歲唐衡及弟皆死岐乃得出還本郡三府並辟展轉仕進至郡守刺史太僕而寶頌亦從此顯名於東國仕至豫州刺史初平末寶頌以東方饑荒南客荊州至興平中趙岐以太僕持節使安慰天下南詣荊州乃復與寶頌相遇相對流涕岐爲劉表陳其本末由是益禮寶頌頃之寶頌病亡岐在南爲行喪也楊阿若後名豐字伯陽酒泉人少游使常以報仇解怨爲事故時人爲之號曰東市相斫楊阿若西市相斫楊阿若至建安年中太守徐揖誅郡中疆族黃氏時黃昂得脫在外乃以其家粟金數斛募衆得千餘人以攻揖揖城守豐時在外以昂爲不義乃告揖捐妻子走詣張掖求救會張掖又反殺太守而昂亦陷城殺揖二郡合勢昂悉豐不與己同乃重募取豐欲令張掖以麻繫豐頭生致之豐遂逃走武威太守張猛假豐爲都尉使齎檄告酒泉聽豐爲揖報讐豐遂單騎入南羌中合衆得千餘騎從樂浪南山中出指趨郡城未到三十里皆令騎下馬曳柴揚塵酒泉郡人望見塵起以爲東大兵到遂破散昂獨走出羌捕得昂豐謂昂曰卿前欲生戮我願今反爲我所繫云何昂謝慙豐遂殺之時黃華在東又還領郡豐畏華復走依歐皇至黃初中河西興復黃華降豐乃還郡郡舉孝廉州表其義勇詔卽拜騎馬都尉後二十餘年病亡

人賊數十人已略其母以繩貫其手掌驅去初等怖恐不敢追遂須臾出從後到知母爲賊所略欲追賊兄弟皆云賊衆當如何出怒曰有母而使賊貫其手將去爨噉之用活何爲乃攘臂結袵獨追之行數里及賊賊望見出乃共布列待之出到回從一頭斫賊四五人賊走復合聚圍出出跳越圍斫之又殺十餘人時賊分布驅出母前去賊連擊出不勝乃走與前輩合出復追擊之還見其母與比舍嫗同貫相連出遂復奮擊賊賊問出曰卿欲何得出責數賊指其母以示之賊乃解還出母比舍嫗獨不解遙望出求哀出復斫賊賊謂出曰已還卿母何爲不止出又指求哀嫗此我嫂也賊復解還之出得母還遂相扶持客南陽建安五年關中始開出來北歸而其母不能步行兄弟欲共輿之出以輿車歷山險危不如負之安穩乃以籠盛其母獨自負之到鄉里鄉里士大夫嘉其孝烈欲薦州郡郡辟召出出曰田民不堪冠帶至青龍中母年百餘歲乃終出時年七十餘行喪如禮於今年八九十才若五六十者魚豢曰昔孔子歎顏回以爲三月不違仁者蓋觀其心耳孰如孫祝菜色於市里顛倒於牢獄據有實事哉且夫濮陽周氏不敢匿迹魯之朱家不問情實是何也懼禍之及且心不安也而太史公猶貴其竟脫季布豈若二賢厥義多乎今故遠收孫祝而近錄楊鮑旣不欲其泯滅且敦薄俗至於鮑出不染禮教心痛意發起於自然跡雖在編戶與篤烈君子何以異乎若夫楊阿若少稱任俠長遂蹈義自西徂東擢討逆節可謂勇力而有仁者也

評曰李典貴尚儒雅義忘私隙美矣李通臧霸文聘呂虔鎮衛州郡並著威惠許褚典韋折衝左右抑亦漢之樊噲也龐參授命叱敵有周苛之節龐淸不憚伏劍而誠感鄰國閻溫向城大呼齊解路之烈焉





臧霸蒲國公武周為下邳令○臣良漢按李賢傳注引虞預晉書曰武周字伯南蒲國竹邑人此公字疑

衍

行遇霖雨大軍先及水遂長賊船稍進○太平御覽先及作先反稍進作稍近

呂虔世多其能任賢注祥脫衣將剖冰求之有少堅冰解○宋本有少下多頃字

許褚褚右手並泝船僅乃得渡○泝太平御覽作棹

典韋徐出取車上刀戟步出○太平御覽步出作步去

韋先占將應募者數千人○太平御覽作數十人

臧暉將軍董衡部曲將董超等欲降○董超等太平御覽作統超等

臧濟刊石表閔注恐逆見中害○逆監本訛作返今改正

閔溫父子著稱于西州注息又啟云左帽子弟來為虎牙○臣浩按上云衡弟為京兆虎牙都尉此云左

帽子弟誤當作唐衡子弟或衡帽子弟

又注及其到官遣吏奉牋謝尹○監本訛作邊更今改正

又注視處士狀貌既非販餅者加今面色變動○監本加今訛作乃今今改正

又注時黃昂得脫在外乃以其家粟金數斛募衆得千餘人○其家監本誤作昂家今改正  
又注乃攘臂結袵獨追之○太平御覽作獨持楯追之

晉 著 作 郎 巴 西 中 正 安漢陳 壽撰

宋 太 中 大 夫 國 子 博 士 聞喜裴松之注

任城威王彰 陳思王植 蕭懷王熊

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意慷慨太祖常抑之曰汝不念讀書慕聖道而好乘汗馬擊劍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課彰讀詩書彰謂左右曰丈夫一為衛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耳何能作博士邪太祖嘗問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彰曰好為將太祖曰為將奈何對曰被堅執銳臨難不顧為士卒先賞必行罰必信太祖大笑建安二十一年封鄆陵侯二十三年代郡烏丸反以彰為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臨發太祖戒彰曰居家為父子受事為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彰北征入涿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時兵馬未集唯有步卒千人騎數百匹用田豫計固守要隘虜乃退散彰追之身自搏戰射胡騎應弦而倒者前後相屬戰過半日彰鎧中數箭意氣益厲乘勝逐北至于桑乾臣松之案桑乾縣屬代郡今北虜居之號為索干之都去代二百餘里長史諸將皆以為新涉遠土馬疲頓又受節度不得過代不可深進違令輕敵彰曰率師而行唯利所在何節度乎胡走未遠追之必破從令縱敵

非良將也遂上馬令軍中後出者斬一日一夜與虜相及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千數彰乃倍常科大賜

將士將士無不悅喜時鮮卑大人軻比能將數萬騎觀望疆弱見彰力戰所向皆破乃請服北方悉平時

太祖在長安召彰詣行在所彰自代過鄴太子謂彰曰卿新有功今西見上宜勿自伐應對常若不足者

彰到如太子言歸功諸將太祖喜持鬚曰黃鬚兒竟大奇也魏略曰太祖在漢中而劉備栖於山頭使劉封下挑戰太祖罵曰賣履舍兒長使假

子拒汝公乎待呼我黃鬚來令擊之乃召彰彰晨夜進道西到長安而太祖已還從漢中而歸彰鬚黃故以呼之太祖東還以彰行越騎將軍留長安太祖至洛

陽得疾驛召彰未至太祖崩魏略曰彰至謂臨當侯植曰先王召我者文帝即王位彰與諸侯就國曰太子嗣立既葬遣彰之國始彰自以先王見任有功冀因此遂見授用而聞當隨例意甚不悅不待遣而法

時以鄆陵瘠薄使治中牟及帝受禪因封為中牟王是後大駕幸許昌北州諸侯上下背畏彰之剛嚴每遇中牟不敢不速詔曰先王之道庸勳親親並建母弟開國承家故能藩屏大宗禦侮厭難彰前受命北伐清定

朔土厥功茂焉增邑五千并前萬戶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立為任城王四年朝京都疾薨于邸諡曰

威魏氏春秋曰初彰問璽綬將有異志故來朝不即得見彰忿怒暴寔至葬賜轡輅龍旂虎賁百人如漢東平王故事子楷嗣徙封中牟五

年改封任城縣太和六年復改封任城國食五縣二千五百戶青龍三年楷坐私遣官屬詣中尚方作禁

物削縣二千戶正始七年徙封濟南三千戶正元景元初連增邑凡四千四百戶楷泰始初為樂化少府見百官名

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習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情人邪植跪

曰曹子建命

曰言出篇論下筆成章當面試奈何情人時藥銅鑄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植擢筆立

成可觀太祖甚異之陰潛魏紀載植賦曰從明后而嬉游兮登層臺以娛情見太府之廣開兮觀聖德之所營建高門之嵯峨兮浮雙闕乎太清立中天之華觀兮連飛閣乎西城臨漳水之

長流兮望園果之滋榮仰春風之和穆兮聽百鳥之悲鳴天雲垣其既立兮家願得而獲逞揚仁化於宇

內兮盛肅恭於上京惟桓文之爲盛兮豈足方乎聖明休矣美矣惠澤遠揚翼佐我皇家兮盛彼四方同

天地之規量兮齊日月之暉光永貴尊而無極兮等年壽於東王云云太祖深異之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

特見寵愛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臨菑侯太祖征孫權使植留守鄴戒之曰吾昔爲頓丘令

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與植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修等爲

之羽翼太祖狐疑幾爲太子者數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彫勵飲酒不節文帝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

左右並爲之說故遂定爲嗣二十二年增植邑五千并前萬戶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太祖大

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魏武故事載令曰始者謂子建兒中最可定大事又令曰自臨當侯植私出開司馬門至金門令吾異目視此兒矣

又令曰諸侯長史及帳下吏知吾出輒將諸侯行意否從子建私開司馬門來吾太祖既慮終始之變以

都不復信諸侯也恐吾適出便復私出故攝將行不可恆使吾爾誰爲心腹也

楊脩頗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誅脩植益內不自安典略曰楊脩字德祖太尉彪子也謙恭才博建安中舉孝廉除郎中丞相請署

倉曹屬主簿是時軍國多事脩總知外內事皆稱意自魏太子已下並爭與交好又是時臨當侯植以才捷愛幸來意投脩數與脩書書曰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好辭賦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

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

鸞發迹於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掘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也吾王於是

設天網以諫之頓八紘以掩之今盡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不能飛翰絕迹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  
開辭賦而多自謂與司馬長卿同風警畫虎不成還爲狗者也前爲書囑之反作論盛道僕贊其文夫鍾  
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敢妄歎者畏後之矚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  
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能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云卿何所疑難乎  
文之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  
制春秋游夏之徒不能錯一字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  
之利乃可以議於割斷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詆呵文章持撫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咎五伯  
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  
各有所好尙蘭茝藜蕙之芳衆人之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英之發衆人所樂而墨翟有非之  
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較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  
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  
吾雖薄德位爲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頌爲  
君子哉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亦將探史官之實錄辨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  
之名山將以傳之同好此要之白首豈可以今日論乎其言之不忤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  
懷脩答曰不侍數日若彌年載豈獨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邪損辱來命蔚矣其文誦讀反覆雖風雅  
頌不復過也若仲宣之擅江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至如脩者聽采  
風聲仰德不暇目周章於省覽何惶駭於高視哉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日發之質有聖善之教遠近觀  
者徒謂能宜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謂復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合王超陳度越數子觀者駭視  
而拭目聽者傾首而聳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誰能至於此乎又嘗親見執事握臚持筆有所造  
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所踰焉脩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鵲而辭  
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賜教使刊定春秋之成莫  
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鉗口市人拱手者聖賢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今之賦頌古詩  
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脩家子雲老不曉事疆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旦之徒則皆有愆乎  
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爲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鐘  
書名竹帛此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哉輒受所惠竊備瞻睨歌誦而已敢忘惠施以忝莊氏  
學備覽何足以云其相往來如此甚歡甚悅以顯德而後也

曹植也脩死後百餘日而太祖薨太子立遂有天下初脩以所得王髦劍奉太子太子常服之及卽尊位

在緒陽從容出宮追思脩之過薄也撫其劍駐車顧左右曰此揚德祖昔所說王髦劍也髦今焉在及召

見之賜髦殿帛繼虞文章志曰劉季緒名脩劉表子官至東安太守著詩賦華六篇臣松之案呂氏春秋

曰人有臭者其兄弟妻妾皆莫能與居其人自若而居海上上海人有悅其臭者晝夜隨之而不能去此

植所云逐臭之夫也田巴事出魯連子亦見皇覽文多故不載世語曰脩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為

太祖所器與丁儀兄弟皆欲以植為嗣太子患之以車載廢簾內朝歌長吳質與謀脩以白太祖未及推

驗太子懼告質質曰何患明日復以簾受絹車內以惑之脩必復重白重白必推而無驗則彼受罪矣世

子從之脩果白而無人大祖由是疑焉脩與賈逵王凌並為主簿而為植所友每當就植慮事有闕忖度

太祖意豫作答數十餘條勅門下發出以次答敕裁出答已入太祖怪其捷推問始泄太祖遣太子及植

各出鄴城一門密勅門不得出以觀其所為太子至門不得出而還修先戒植若門不出侯侯受王命可

斬守者植從之故修遂以交構賜死脩子嗣嗣子準皆知名於晉世嗣秦始初為典軍將軍受心督之任

早卒準字始正惠帝末為冀州刺史荀綽冀州記曰準見王綱不振遂縱酒不以官事為意逍遙卒歲而

已成都王知準不治猶以其為名士惜而不責召以為軍謀祭酒府散停家關東諸侯議欲以準補三事

以示懷賢尙德之舉事未施行而卒準子囑字國彥髦字士彥並為後出之俊準與裴頌樂廣善遣往見

之頽性弘方愛囑之有高韻謂準曰囑當及卿然髦少滅也廣性清濟愛髦之有神檢謂準曰囑自及卿  
然髦尤精出準歎曰我二兒之優劣乃我樂之優劣也評者以為囑雖有高韻而神檢不  
迷廣言為得傳暢云囑似準而疎囑弟俊字惠彥景清出囑髦皆為二千石俊太傅掾  
二十四年曹仁  
為關羽所圍太祖以植為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欲遣救仁呼有所勅戒植醉不能受命於是悔而罷之  
魏氏春秋曰植將行太子飲焉偕而醉  
之王召植植不能受王命故王怒也  
文帝卽王位誅丁儀丁廙并其男口  
魏略曰丁儀字正禮沛郡人  
也父冲宿與太祖親善時隨  
乘輿見國家未定乃與太祖書曰足下平生常喟然有匡佐之志今其時矣是時張揚適還河內太祖得  
其書乃引軍迎天子東詣許以冲為司隸校尉後數來過諸將飲酒美不能止醉爛腸死太祖以冲前見  
開導常德之聞儀為令士雖未見欲以愛女妻之以問五官將五官將曰女人觀貌而正禮目不便誠恐  
愛女未必悅也以為不如與伏波子欸太祖從之尋辟儀為掾到與論議嘉其才朗曰丁掾好士也卽使

其兩日官尙當與女何况但眇是吾兒誤我時儀亦恨不得尙公主而與臨當侯親善數稱其奇才太祖  
既有意欲立植而儀又共贊之及太子立欲治儀罪轉儀爲右刺姦掾欲儀自裁而儀不能乃對中領軍  
夏侯尚叩頭求哀尙爲涕泣而不能赦後遂因職事收付獄殺之廩字敬禮儀之弟也文士傳曰廩少有  
才姿博學洽聞初辟公府建安中爲黃門侍郎廩嘗從容謂太祖曰臨當侯天性仁孝發於自然而聰明  
智達其殆庶幾至於博學淵識文章絕倫當今天下之賢才君子不問少長皆願從其游而爲之死實天  
之所以鍾福於大魏而永授無窮之祚也欲以勸動太祖太祖答曰植吾愛之安能若卿言吾欲立之爲  
嗣何如廩曰此國家之所以興衰天下之所以存亡非愚劣瑣賤者所敢與及廩聞知臣莫若於君知子  
莫若於父至於君不論明闇父不問賢愚而能常知其臣子者何蓋由相知非一事一物相盡非一旦一  
夕况明公加之以聖哲習之以人子今發明達之命吐永安之言可謂上應天命下  
合人心得之於須臾垂之於萬世者也廩不避斧鉞之誅敢不盡言太祖深納之 植與諸侯並就國黃

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悻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

魏書載詔曰植朕之

同母弟朕於天下無所不容而况植乎骨肉之親捨而不誅其改封植 其年改封鄆城侯三年立爲鄆城王邑二千五百戶四年徙封雍丘

王其年朝京都上疏曰臣自抱釁歸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誠以天網不可重離聖

恩難可再恃竊感相鼠之篇無禮過死之義形影相弔五情愧赧以罪棄生則違古賢夕改之勸忍活苟

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施暢春風澤如時雨是以不別荆棘者慶雲之惠

也七子均養者尸鳩之仁也會罪責功者明君之舉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於恩澤

而不能自棄者也前奉詔書臣等絕朝心離志絕自分黃耆無復執珪之望不圖聖詔猥垂齒召至止之

日馳心轡嚴憐處西館未奉闕廷踊躍之懷瞻望反仄謹拜表獻詩二篇其辭曰於願願考時惟武皇受



命于天靈濟四方朱旗所拂九土披攘玄化滂流苑服來王超商越周與唐比蹤駕生我皇葬世再聯武  
則肅烈文則時雍受禪炎漢臨君萬邦萬邦既化率由舊則廣命鑄親以濟王國帝曰爾侯君茲青土奄  
有海濱方周于魯車服有輝旗章有叙濟濟雋父我弼我輔伊予小子忤寵驕盈舉挂時綱動亂國經作  
藩作屏先軌是墜傲我皇使我朝儀國有典刑我削我絀將寘于理元兇是率明明天子時篤同類不  
忍我刑暴之朝肆違彼執憲哀予小子改封兗邑于河之濱股肱弗置有君無臣荒淫之闕誰弼予身爰  
覺僕夫于彼冀方嗟予小子乃罹斯殃赫赫天子恩不遺物冠我玄冕要我朱紱朱紱光大使我榮華剖  
符授玉王爵是加仰齒金璽俯執聖策皇恩過隆祇承忱惕咨我小子頑凶是嬰逝慙陵墓存愧闕廷匪  
敢愾德寔恩是恃威靈改加足以沒齒昊天罔極性命不圖常懼顛沛抱罪黃墟願蒙矢石建旗東嶽庶  
立豪釐微功自贖危軀授命知足免戾甘赴江湘奮戈吳越天啟其衷得會京畿遲奉聖顏如渴如饑心  
之云慕愴矣其悲天高聽卑皇肯照微又曰請承明詔應會皇都星陳夙駕秣馬脂車命彼掌徒肅我征  
放朝發鸞臺夕宿蘭渚芒芒原隰祁祁士女經彼公田樂我稷黍爰有樛木重陰匪息雖有糗糧饑不遑  
食望城不過面邑匪游僕夫警策平路由玄駟藹藹揚鱗灑沫流風翼衝輕雲承蓋涉澗之瀕綠山之  
隈遵彼河濱黃阪是階西濟關谷或降或升駢駢倦路再寢再興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弭節長驚指日邁

征前驅舉燧後乘抗旌輪不輟運駕無廢聲帝室稅此西塘嘉詔未賜朝觀莫從仰瞻城闕惟願

廷長懷永慕憂心如醒帝嘉其辭義優詔答勉之魏略曰初植未到關自念有過宜當謝帝乃留其從官著關東單將兩三八微行人見清河長公主欲因主謝

而關東以開帝使人逆之不得見太后以為自殺也對帝泣會植科頭負銖鑽徒跪詣闕下帝及太后乃喜及見之帝猶嚴顏色不與語又不使冠履植伏地泣涕太后為不樂詔乃聽復王服魏氏春秋曰是時

待遇諸國法峻任城王晏寤諸王既懷友于之痛植及白馬王彪還國欲同路東歸以叙隔闕之恩而監國使者不聽植發憤告離而作詩曰謁帝承明廬逝將歸奮疆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伊洛曠且深欲

濟川無梁汎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回顧懸城闕引領情內傷大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霖雨泥我塗流潦浩從橫中田絕無軌改轍登高岡脩阪造雲日我馬玄以黃玄黃猶能進我思豈以凝鬱紆將何念親

愛在離居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鳴鴉鳴衡輓豺狼當路衢蒼蠅間白黑讒巧反親疎欲還絕無蹊擊轡止踟躕踟躕亦何留相思無終極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孤獸走索羣銜

草不遑食歸鳥赴高林翩翩厲羽翼感物傷我懷撫心長歎息歎息何所為天命與我違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孤魂翔故城靈柩寄京師存者勿復過亡沒身自衰人生處一世忽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間影

響不能追自顧非金石咄咄令心悲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幃然後展殷勤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

子久吾欺變故在斯須百年誰能持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收涕即長塗援筆從此辭六年帝東征還過雍丘幸植宮增戶五百太和

元年徙封浚儀二年復還雍丘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曰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

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

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

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虢不勝兩國之任其德厚也且宛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

于今矣正直望下升平之際木谷聖器習聞嘉政可謂享幸矣而竊位東藩將在上列身彼疆壤口歌百

予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潤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竊位東藩當在上列身被輿煖口厭百

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授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

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己之譏是以上慙玄冕俯愧朱紱方今天下

一統九州晏如而顧西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脫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

以致太和也故啟滅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

之隆簡賢授能以方叔召虎之臣鎮御四境為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縣於

鉤餌者恐鈞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故車右伏劍於鳴轂雍

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士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劉向說苑曰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

長兵未接子何務死知為人臣之禮邪雍門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囿左轂鳴車右請死之王曰子何為死車右曰為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此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對曰吾不見工師之

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有是子王曰有之雍門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邪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軍而退七十里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

狄疑使越社稷不血食遂歸齊王葬雍門狄以上卿之禮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以殺身靖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

賜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纒纒其王羈致北闕此二臣豈好為

誇主而耀世哉志或鬱結欲逞其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

爲固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遺味者伏以二方未克  
爲念伏見先武皇帝武臣宿將年耆卽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猶習戰陣竊不自量志在效  
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  
若東屬大司馬統偏舟之任必乘危蹈險聘舟奮驪突刃觸鋒爲士卒先雖未能禽權讎死庶將虜其雄  
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策雖身分蜀境首縣吳闕猶生之年也  
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  
於白首此徒囹圄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衄輟食棄餐褻袿攘衽撫劍東顧而心  
已馳於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  
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  
出一朝之命以徇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鼎鍾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臣聞明  
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曾以成其功

臣松之案秦用敗軍之將事顯故不注魯連與燕將書曰曹子爲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向

使曹子計不反顧義不旋踵刎頸而死則亦不免爲敗軍之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須魯君計桓公朝天子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披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咸加吳越若此絕纒盜馬之臣放楚趙以濟其難臣松之案楚莊掩絕纒之罪事二士者不能成小能而行小節也

事趙則未聞蓋以秦亦趙臣竊感先帝早崩或三五臣可人以是入會故五月事

姓故五文以避上棄字耳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填土未

乾而身名並滅臣聞騏驎長鳴則伯樂照其能盧狗悲號則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

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

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

立功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

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霧之微補益山海燧燭末光

增輝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魏略曰植雖上此表猶疑不見用故曰夫人貴生者非貴其養體好服終竟年壽也貴在其代天而理物也夫魯祿者非虛張者也有功

德然後應之當安無功而爵厚無德而祿重或人以為榮而壯夫以為恥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蓋功德

者所以垂名也名者不滅士之所利故孔子有夕死之論孟軻有樂生之義彼一聖一賢豈不願久生哉

志或有不振也是用喟然求試必立功也嗚呼言之未用欲使後之君子知吾意者也三年徙封東阿五年復上疏求存問親戚因致其意曰臣聞

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為教先親後疏自近及

遠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

以御千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

姓爲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寔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遭其親者也伏惟陛下資帝  
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后百寮番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  
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  
傷也不敢過望交氣類脩人事叙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  
於路人隔闕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  
天寶爲之謂之何哉退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叙骨肉  
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  
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  
於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  
擊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誠  
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  
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  
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况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回光然向之者誠也竊自比

於其盛皆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爲福台不爲鼎志今之

於奕奕者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福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者竊不願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子之歎故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慄慄之誠竊所獨守實懷鶴立企伫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詔報曰蓋教化所由各有隆弊非皆善始而惡終也事使之然故夫忠厚仁及草木則行葦之詩作恩澤衰薄不親九族則角弓之章刺今令諸國兄弟情禮簡怠妃妾之家膏沐疏略朕縱不能敦而睦之王援古喻義備悉矣何言精誠不足以感通哉夫明貴賤崇親親禮賢良順少長國之綱紀本無禁固諸國通問之詔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譴以至於此耳已敕有司如王所訴植復上疏陳審舉之義曰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君臣合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旣時有舉賢之名而無得賢之實必各援其類而進矣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致雍熙稷契夔龍是也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威四夷南仲方叔是矣昔伊尹之爲媵臣至賤也呂尙之處屠釣至陋也及其見舉於武湯周文誠道合志同玄謨神通豈復假近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

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殷周二王是矣若夫齷齪近步遵常守故安足爲隘下言哉故陰陽不和三光不暢官曠無人庶政不整者三司之責也疆場騷動方隅內侵沒軍喪衆干戈不戢者邊將之憂也豈可虛荷國寵而不稱其任哉故任益隆者負益重位益高者責益深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此其義也陛下體天真之淑聖登神機以繼統冀開康哉之謂偃武行文之美而數年以來水旱不時民困衣食師徒之發歲歲增調加東有覆敗之軍西有殲沒之將至使蚌蛤浮翔於淮泗驍馳謹譁於林木臣每念之未嘗不輟食而揮餐臨觴而搯腕矣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宋昌曰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齊楚淮南琅邪此則磐石之宗願王勿疑臣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虢之援中慮周成召畢之輔下存宋昌磐石之固昔騏驎之於吳阪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郵御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蓋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伯樂馳千里明君致太平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若朝司惟良萬幾內理武將行師方難克弭陛下可得雍容都城何事勞動鑿窟暴露於邊境哉臣聞羊質虎皮見草則悅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也今置將不良有似於此故語曰患爲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爲也昔樂毅奔趙心不忘燕廉頗在趙思爲趙將臣生乎亂長乎軍又數承教于武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闔與之合竊敬之於心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間使臣得一散所懷摠舒蘊積死不



卷之九心當願得一奉朝覲掛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間使臣得一散所懷摠舒蘊積死不

惟矣被服所下數十惠書期會甚急又聞象尾已建戎軒轅補陛下將復勢玉躬擗持而思臣誠願思  
不遵盜處願得策馬執鞭首當塵露攝風后之奇接孫吳之要追慕卜商起予左右效命先驅畢命輪轂  
雖無大益冀有小補然天高聽遠情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拊心仰高天而歎息耳屈平曰國有騷而不  
知乘焉皇皇而更索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叔魚陷刑叔向匡國三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  
違華宗貴族藩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故傳曰無周公之親不得行周公之事唯陛下少留意焉近者漢  
氏廣建藩王豐則連城數十約則饗食祖祭而已未若姬周之樹國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諫始皇滄  
于越之難周青臣可謂知時變矣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故謀能移主威能懼下豪右執  
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  
惟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沒同其禍者公族之  
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臣聞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今臣與陛下踐  
冰履炭登山浮澗寒温燥濕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  
便滅棄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若有豪釐少挂聖意者乞出之朝堂使夫博古之士糾臣表之不合議者如  
是則臣願足矣帝輒優文答報

魏略曰是後大發士息及取諸國士植以近前諸國士息已見發其遺孤  
羸弱在者無幾而復被取乃上書曰臣聞古者聖君與日月齊其明四時

等其信是以戮凶無重賞善無惡若驚寤喜若時雨恩不中絕教無二可以此感朝賜臣下知所死矣受任在萬里之外審主之所以受官必己之所以投命雖有構會之徒泊然不以爲惜者蓋君臣相信之明效也昔章子爲齊將人有告之反者威王曰不然左右曰王何以明之王曰聞章子改葬死毋彼尚不欺死父願當叛生君乎此君之信臣也昔管仲親射桓公後幽囚從魯檻車載使少年挽而送齊管仲知桓公之必用己懼魯之悔謂少年曰吾爲汝唱汝爲和聲和聲宜走於是管仲唱之少年走而和之日行數百里宿昔而至至則相齊此臣之信君也臣初受封策書曰植受茲青社封于東土以屏翰皇家爲魏燕輔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順或不踰炬虎黃官騎及親事凡二百餘人正復不老皆使年壯備有不虞檢校乘城顧不足以自救况皆復耄耄罷曳手而名爲魏東藩使屏翰王室臣竊自羞矣就之諸國國有士子合不過五百人伏以爲三軍益損不復顧此方外不定必常須辦者臣願將部曲倍道奔赴夫妻負穉子弟懷糧蹈鋒履刃以殉國難何但習業小兒哉愚誠以揮涕增河龍鼠飲海於朝萬無損益於臣家計甚有廢損又臣士息前後二送兼人已竭惟尙有小兒七八歲已上十六七已還三十餘人今部曲皆年耆臥在牀席非糜不食眼不能視氣息裁屬者凡三十七人疲瘵風靡梳盲聾者二十三人惟正須此小兒大者可備宿衛雖不足以禦寇粗可以警小盜小者未堪大使爲可使軫銀襪草驅護鳥雀休候人則一事廢一日獵則衆業散不親自經營則功不攝常自躬親不委下吏而已陛下聖仁恩詔三至士子給國長不復發明詔之下有若傲日保金石之恩必明神之信畫然自固如天如地定習業者並復見送晦若晝晦悵然失圖伏以爲陛下既奪臣百寮之右居藩國之任爲置卿士屋名爲宮冢名爲陵不使其危居獨立無翼於凡庶若柏成欣於野耕子仲樂於澗園蓬戶茅牖原憲之宅也陋巷帶瓢子之居也臣才不見效用常慨然執斯志焉若陛下聽臣悉還部曲罷官屬省監官使解璽綬追柏成子仲之業營淵淵原憲之事居子城之廬宅延陵之室如此雖進無成功退有可守身死之日猶松喬也然伏度國朝終未肯聽臣之若是固當羈絆於世繩維繫於祿位懷履屨之小憂執無己之自念安得爲骨肉潤白骨而榮枯木者惟遂仁德以副前恩詔皆遂還之其年冬詔諸王朝六年正月其二月以陳四

縣封植爲陳王邑三千五百戶植每欲求別見獨談論及時政爭冀試用終不能得既還悵然絕望時法

制待舊國既自峻迫寮屬皆買擊下才兵人給其殘者大數不過二百人又植以前過事事復減半十一

戶口而三走部皆及及所次處處宅宅三回一植嘗爲魏謀開故諱三耳豈此轉爲居世河獨然長

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遂發疾時年四十一去本根迹夙夜無休閑東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卒

遇回風起吹我入雲間自謂終天路忽焉下沈淵驚飄接我出故歸彼中田當南而更北謂東而反西岩岩當何依忽亡而復存飄飄周八澤連翩歷五山流轉無恆處誰知吾苦艱願為中林草秋隨野火燼靡滅豈不痛願與林葉連孫盛曰異哉魏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術違敦禮之風背維城之義漢初之封或權伴人主雖云不度時勢然也魏氏諸侯同匹夫雖懲七國矯枉過也且魏之代漢非積德之由風澤既微六合未一而彫翦枝幹委權異族勢同瓠木危若巢

寡不嗣忽諸非天喪也五等之制萬世不易之典六代興亡曹叅論之詳矣遺令薄葬以小子志保家之主也欲立之初植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之心遂營為墓子志嗣徙封濟北王景初中詔曰陳思王昔雖有過失既克己慎行以補前闕且自少至終篇籍不離于手誠難能也其收黃初中諸奏植罪狀公卿已下讓尚書中書祕書三府大鴻臚者皆削除之撰錄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

外志累增邑并前九百九十戶志別傳曰志字允恭好學有才行晉武帝為中撫軍迎常道鄉公于鄴志夜與帝相見帝與語從暮至且甚器之及受禪改封鄴城公發詔以志為

樂平太守志章武趙郡遷散騎常侍國子博士後轉博士祭酒及齊王攸當之藩下禮官議崇錫之典志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而不得樹本助化而遽出海隅者乎乃建讖以讒辭皆甚切帝大怒免志官後復為散騎常侍志遭母憂居喪盡哀因得疾病喜怒失常太康九年卒諡曰定公

蕭懷王熊早薨黃初二年追封諡蕭懷公太和三年又追進爵為王青龍二年子哀王炯嗣食邑二千五百戶六年薨無子國除

評曰任城武藝壯猛有將領之氣陳思文才富豔足以自通後葉然不能克讓遠防終致藩隳傳曰楚則

乾隆四年校刊

魏志卷十九

九

失之矣而齊亦未爲德也其此之謂歟魚蒙曰諺言貧不學儉卑不學恭非人性分也勢使然耳此實然之勢信不虛矣假令太祖防遏植等在於疇昔此賢之心何緣有  
魏望乎彰之挾恨尙無所至至於植者乃令楊脩以倚注遇害丁儀以希意  
族滅哀夫余每覽植之華采思若有神以此推之太祖之動心亦良有以也

任城威王彰率師而行唯利所在○太平御覽作率師專行

陳思王植而植寵日衰注恐吾適出便復私出故攝將行不可恒使吾爾誰為心腹也○爾册府作以臣

清植

按此文甚拘玩其大意蓋謂恐吾它出時諸侯中便復有私出如子建開司馬門之為者故欲管

攝而盡將之以行既有所不可而留之則又不可信類如此故曰恒使吾以誰為心腹作以字於義曠

順

丙不自安注其人自若而居海上○宋本作自若

又注每當就植慮事有關○一本作慮事有關

昊天罔極性命不圖○性命文選作生命

優詔答勉之注自念有過宜當謝帝○宜監本訛作直今改正

又注何必同衾轉然後展殷勤○文選此下多憂思成疾跡無乃兒女仁二句

退念古之授爵祿者○授文選作受

必以殺身靖亂以功報主也○監本靖誤作靜今改正

欲得長纒纏其王羈致北闕○文選作長纒占其王

燧燭未光增輝日月○文選作螢燭

臣照

按螢古字作熒熒小火也以虫尾有光故名後世乃易火從虫

偃武行文之美○行文册府作修文

賜須臾之間使臣得一散所懷○册府作賜須臾之間

時年四十一注危若巢幕○若監本訛作共今改正

晉 著 作 郎 巴 西 中 正 安漢陳壽撰

宋 太 中 大 夫 國 子 博 士 聞喜裴松之注

武文世王公

豐愍王昂  
沛穆王林

相殤王鑠  
中山恭王褒

鄧哀王沖  
濟陽懷王玟

彭城王據  
陳留恭王峻

燕王宇  
范陽閔王矩

趙王幹  
鄆戴公子暨

臨邑殤公子上  
靈廕公子京

魏王彪  
樊安公均

剛殤公子勤  
廣宗殤公子棘

穀城殤公子乘  
東平靈王徽

樂陵王茂  
元城哀王禮

贊哀王協  
邯鄲懷王懿

北海悼王粲  
清河悼王貢

東武陽懷王鑒  
廣平哀王儼

東流定王徽

武皇帝二十五男卞皇后生文皇帝任城威王彰陳思王植蕭懷王熊劉夫人生豐愍王昂相殤王鑠環

夫人生鄧哀王沖彭城王據燕王宇杜夫人生沛穆王林中山恭王褒秦夫人生濟陽懷王玟陳留恭王

峻尹夫人生范陽閔王矩王昭儀生趙王幹孫姬生臨邑殤公子上楚王彪剛殤公子勤李姬生穀城殤

公子乘鄆戴公子暨靈殤公子京周姬生樊安公均劉姬生廣宗殤公子棘宋姬生東平靈王徽趙姬生

樂陵王茂

豐愍王昂字子脩弱冠舉孝廉隨太祖南征為張繡所害無子黃初二年追封諡曰豐悼公三年以樊安

公均子琬奉昂後封中都公其年徙封長子公五年追加昂號曰豐悼王太和三年改昂諡曰愍王嘉平六年以琬襲昂爵爲豐王正元景元中原增邑并前二千七百戶琬薨諡曰恭王子廉嗣

相殤王鏐早薨太和三年追封諡青龍元年子愍王潛嗣其年薨二年子懷王偃嗣邑二千五百戶四年薨無子國除正元二年以樂陵王茂子陽都鄉公竦繼鏐後

鄧哀王冲字倉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

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悅卽施行焉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太祖馬鞍在庫而爲鼠所齧庫吏懼必死議欲面縛首罪猶懼不免冲謂

曰待三日中然後自歸冲於是以前穿單衣如鼠齧者謬爲失意貌有愁色太祖問之冲對曰世俗以爲鼠齧衣者其主者不吉今單衣見齧是以憂戚太祖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笑

曰兒衣在側尙齧況鞍縣柱乎一無所問冲仁愛識達皆此類也凡應罪戮而爲冲微所辨理賴以濟宥者前後數十

魏書曰冲每見當刑者輒探視其冤枉之情而微理之及勸勞之吏以過誤觸罪常爲太祖陳說宜寬宥之辨察仁愛與性俱生容貌姿美有殊於衆故特見寵異臣松之以容貌姿美

一類之言而分以爲三亦叙屬之一病也太祖數對羣臣稱述有欲傳後意年十三建安十三年疾病太祖親爲請命及亡哀

甚文帝寬喻太祖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孫盛曰春秋之義立嫡以長不以賢冲雖存也猶不宜立况其既沒而發斯言乎詩云無易由言魏



之也 言則流涕為媿 國氏亡女與合葬 賜都眉曰 綬命宛侯 據子 葬 永初二十二年 封 孫 為 鄧 侯

黃初二年追贈諡沖曰鄧哀侯又追加號為公 魏書載策曰惟黃初二年八月丙午皇帝曰咨爾鄧哀侯 沖昔皇天鍾美於爾躬俾聰哲之才成於弱年當永享顯

祚克成厥終如何不祿早世天昏朕承天序享有四海並建親親以燕王室惟爾不逮斯榮且葬禮未備 遺悼之懷愴然攸傷今遷葬于高陵使使持節兼謁者侯射郎中陳承追賜號曰鄧公祠以大宰魂而有

靈休茲寵榮嗚呼哀哉魏略曰文帝常言家 兄孝廉自其分也若使倉舒在我亦無天下 三年進琮爵徙封冠軍公四年徙封己氏公太和五年加沖

號曰鄧哀王景初元年琮坐於中尚方作禁物削戶三百貶爵為都鄉侯三年復為己氏公正始七年轉

封平陽公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彭城王據建安十六年封范陽侯二十二年徙封宛侯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章陵王其年徙封義

陽文帝以南方下溼又以環太妃彭城人徙封彭城又徙封濟陰五年詔曰先王建國隨時而制漢祖增

秦所置郡至光武以天下損耗并省郡縣以今比之益不及焉其改封諸王皆為縣王據改封定陶縣太

和六年改封諸王皆以郡為國據復封彭城景初元年據坐私遣人詣中尚方作禁物削縣二千戶 魏書

書曰制詔彭城王有司奏王遣司馬董和璽珠玉來到京師中尚方多作禁物交通工官出入近署踰侈 非度慢令違制繩王以法朕用憮然不益于心王以懿親之重處藩輔之位典籍日陳於前勳誦不輟於

側加雅素奉脩恭肅敬慎務在蹈道孜孜不衰豈忘率意正身考終厥行哉若然小疵或謬于細人忽不 覺悟以斯為失耳書云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古人垂誥乃至於此故君子思心無斯須違道焉

常慮所以累德者而去之則德明矣開心所以為塞者而通之則心夷矣慎行所以為尤者而循之則行 全矣三者王之所能備也今詔有司宥王削縣二千戶以彰八柄與奪之法普義文作易著休復之語仲

尼論行既過能改王其改  
行茂昭斯義率意無忌  
三年復所削戶邑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六百戶

燕王字字彭祖建安十六年封都鄉侯二十二年改封魯陽侯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下邳王五年

改封單父縣太和六年改封燕王明帝少與字同止常愛異之及即位寵賜與諸王殊青龍三年徵入朝

景初元年遷鄴二年夏復徵詣京都冬十二月明帝疾篤拜字為太將軍屬以後事受署四日字深固讓

帝意亦變遂免字官三年夏還鄴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五百戶常道鄉公奐字之子入繼

### 太宗

沛穆王林建安十六年封饒陽侯二十二年徙封譙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譙王五年改封譙縣七

年徙封鄆城太和六年改封沛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七百戶林薨子緯嗣案嵇氏譜嵇康妻林子之女也

中山恭王衮建安二十一年封平鄉侯少好學年十餘歲能屬文每讀書文學左右常恐以精力為病數

諫止之然性所樂不能廢也二十二年徙封東鄉侯其年又改封贊侯黃初二年進爵為公官屬皆貧衰

曰夫生深宮之中不知稼穡之艱難多驕逸之失諸賢既慶其休宜輔其闕每兄弟游娛衮獨譚思經典

文學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公累錯有過當奏及有善亦宜以聞不可匿其美也遂共表稱陳衮美衰聞

之大驚懼黃驥文學曰脩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官乃以上聞是善所以增其負累也且如有善何患

不聞而道共如是是非益我者其戒慎如此三年爲北海王其年黃龍見樂西澤水哀上書贊稱詔賜黃金十斤詔曰昔唐叔歸禾東平獻頌斯皆骨肉贊美以彰懿親王研精墳典耽味道真文雅煥炳朕甚嘉之王其克慎明德以終令聞四年改封贊王七年徙封濮陽太和二年就國尙約儉教勅妃妾紡績織紵習爲家人之事五年冬入朝六年改封中山初袁來朝犯京都禁青龍元年有司奏袁詔曰王素敬慎邂逅至此其以議親之典議之有司固執詔削縣二戶七百五十

魏書載靈書曰制詔中山王有司奏王乃者來朝犯交通京師之禁朕惟親親之恩

用廢吏議然法者所與天下共也不可得廢今削王縣二戶七百五十夫克己復禮聖人稱仁朝過夕改君子與之王其誠諸無貳咎悔也

袁憂懼戒勅官屬愈謹帝嘉其意

二年復所削縣三年秋袁得疾病詔遣太醫視疾殿中虎賁齋手詔賜珍膳相屬又遣太妃沛王林並就省疾袁疾困勅令官屬曰吾寡德忝寵大命將盡吾既好儉而聖朝著終誥之制爲天下法吾氣絕之日自殯及葬務奉詔書昔衛大夫遷殯葬濮陽吾望其墓常想其遺風願託賢靈以弊髮齒營吾北城必往從之禮男子不卒婦人之手亟以時成東堂堂成名之曰遂志之堂與疾往居之又令世子曰汝幼少未聞義方早爲人君但知樂不知苦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爲失也接大臣務以禮雖非大臣老者猶宜答拜事兄以敬恤弟以慈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膝諫之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若猶不改當以奏聞并辭國土與其守寵罹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謂大罪惡耳其微過細故當掩覆之嗟爾小

子慎脩乃身奉聖朝以忠貞事太妃以孝敬聞之內奉令于太妃閭闕之外受教於沛王無怠乃心以慰予靈其年薨詔沛王林留訖葬使大鴻臚持節典護喪事宗正弔祭贈賻甚厚凡所著文章二萬餘言才不及陳思王而好與之侔子孚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

濟陽懷王玳建安十六年封西鄉侯早薨無子二十年以沛王林子贊襲玳爵邑早薨無子文帝復以贊弟壹紹玳後黃初二年改封濟陽侯四年進爵爲公太和四年追進玳爵諡曰懷公六年又進號曰懷王追諡贊曰西鄉哀侯壹薨諡曰悼公子恆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陳留恭王峻字子安建安二十一年封郟侯二十二年徙封襄邑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陳留王五年改封襄邑縣太和六年又封陳留甘露四年薨子澳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七百戶

范陽閔王矩早薨無子建安二十二年以樊安公均子敏奉矩後封臨晉侯黃初三年追封諡矩爲范陽閔公五年改封敏范陽王七年徙封旬陽太和六年追進矩號曰范陽閔王改封敏琅邪王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敏薨諡曰原王子焜嗣

趙王幹建安二十年封高平亭侯二十二年徙封賴亭侯其年改封弘農侯黃初二年進爵徙封燕公

曰幹一名良其本陳妾子良生而陳氏死太祖令王夫人養之其年五歲而太祖疾困遣令語太子言此兒三歲亡母五歲失父以累故也太子由是親待極隆於諸弟其年小常呼文帝爲阿翁帝聞良曰戰故牙

耳文帝又贈其如弟之年故楚王彪年雖大傳在幹後尋朱建平傳知彪大幹二十歲 二年為河間王五年己未築城

七年徙封鉅鹿太和六年改封趙王幹母有寵於太祖及文帝為嗣幹母有力文帝臨崩有遺詔是以明帝常加恩意青龍二年私通賓客為有司所奏賜幹璽書誠誨之曰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詩著大車惟塵之誠自太祖受命創業深觀治亂之源鑒存亡之機初封諸侯訓以恭慎之至言輔以天下之端士常稱馬援之遺誠重諸侯賓客交通之禁乃使與犯妖惡同夫豈以此薄骨肉哉徒欲使子弟無過失之愆士民無傷害之悔耳高祖踐阼祇慎萬幾申著諸侯不朝之令朕感詩人常棣之作嘉采菽之義亦緣詔文曰若有詔得詣京都故命諸王以朝聘之禮而楚中山並犯交通之禁趙宗戴捷成伏其辜近東平王復使屬官歐壽張吏有司舉奏朕裁削縣令有司以曹纂王喬等因九族時節集會王家或非其時皆違禁防朕惟王幼少有恭順之素加受先帝顧命欲崇恩禮延乎後嗣況近在王之身乎且自非聖人孰能無過已詔有司宥王之失古人有言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弗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焉叔父茲率先聖之典以纂乃先帝之遺命戰戰兢兢恭厥位稱朕意焉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戶

臨邑殤公子上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乾隆四年校刊 魏志卷一十

楚王彪字朱虎建安二十一年封壽春侯黃初二年進爵徙封汝陽公三年封弋陽王其年徙封吳王五年改封壽春縣七年徙封白馬太和五年冬朝京都六年改封楚初彪來朝犯禁元年爲有司所奏詔削

縣三戶千五百二年大赦復所削縣景初三年增戶五百并前三千戶嘉平元年兗州刺史令狐愚與太

尉王凌謀迎彪都許昌語在凌傳乃遣傳及侍御史就國案驗收治諸相連及者廷尉請徵彪治罪於是

依漢燕王旦故事使兼廷尉大鴻臚持節賜彪璽書切責之使自圖焉孔衍漢魏春秋載璽書曰夫先王

公之義也故周公流涕而決二叔之罪孝武傷懷而斷昭平之獄古今常典也惟王國之至親作藩于外

不能祇奉王度表率宗室而謀於奸邪乃與太尉王凌兗州刺史令狐愚構通逆謀圖危社稷有悖忒之

心無忠孝之意宗廟有靈王其何面目以見先帝朕深痛王自陷罪辜既得王情深用憮然有司奏王當

就大理朕惟公族甸師之義不忍肆王市朝故遣使者賜書王自作孽匪由於他燕刺之事宜足以觀王

其自圖之彪乃自殺妃及諸子皆免爲庶人徙平原彪之官屬以下及監國謁者坐知情無輔導之義皆伏誅

國除爲淮南郡正元元年詔曰故楚王彪背國附奸身死嗣替雖自取之猶哀矜焉夫含垢藏疾親親之

道也其封彪世子嘉爲常山真定王景元元年增邑并前二千五百戶臣松之案嘉入晉封高邑公元康

東莞太守崇爲征虜將軍監青徐軍事屯於下邳嘉以詩遺崇曰文武應時用兼才在明哲嗟嗟我石生  
爲國之俊傑入侍於皇闕出則登九列威檢肅青徐風發宣吳裔瞻昔膠同位情至過魯衛分離踰十載  
思遠心增結願子鹽斯誠寒暑不論契崇答曰昔常接羽儀俱游青雲中敦道訓胄子儒化澳以融同聲  
無異嚮故使恩愛隆豈惟敦初好欸分在令終孔不陋九夷老氏適西戎逍遙滄海隅可以保王躬世事  
非所務周公不足夢元寂令神王是以守至沖王隱晉書載吏部郎李重啓云魏氏宗室屈滯每聖恩所  
眷東莞太守曹嘉才幹學義不及志翁而良素脩潔性業險之又已歷二郡臣以爲優先代之後可以嘉

爲員外郎  
騎侍郎

剛殤公子勤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穀城殤公子乘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郿戴公子整奉從叔父郎中紹後建安二十二年封郿侯二十三年薨無子黃初二年追進爵諡曰戴公以彭城王據子範奉整後三年封平民侯四年徙封成武太和三年進爵爲公青龍三年薨諡曰悼公無後四年詔以範弟東安鄉公闓爲郿公奉整後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八百戶

靈殤公子京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樊安公均奉叔父蒯恭公彬後建安二十二年封樊侯二十四年薨子抗嗣黃初二年追進公爵諡曰樊安公三年徙封抗蒯公四年徙封屯留公景初元年薨諡曰定公子諡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廣宗殤公子棘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東平靈王徽奉叔父朗陵哀侯王後建安二十二年封歷城侯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廬江王四年徙封壽張王五年改封壽張縣太和六年改封東平青龍二年徽使官屬樞壽張縣吏爲有司所奏詔削

縣一戶五百其年復所削縣正始三年薨子翕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

臣松之案翕入晉封

虞氏公魏宗室之中名次鄆城公至泰始二年翕遣世子琨奉表來朝詔曰翕秉德履道魏宗之良今琨遠至其假世子印綬加駙都尉賜服一具錢十萬隨才敘用翕撰解寒食散方與皇甫謐所撰並行於世

樂陵王茂建安二十二年封萬歲亭侯二十三年改封平輿侯黃初三年進爵徙封乘氏公七年徙封中  
巳茂性傲很少無寵於太祖及文帝世又獨不王太和元年徙封聊城公其年爲王詔曰昔象之爲虐至  
甚而大舜猶侯之有鼻近漢氏淮南阜陵皆爲亂臣逆子而猶或及身而復國或至子而錫土有虞建之  
於上古漢文明章行之乎前代斯皆敦敘親親之厚義也聊城公茂少不閑禮教長不務善道先帝以爲  
古之立諸侯也皆命賢者故姬姓有未必侯者是以獨不王茂太皇太后數以爲言如聞茂頃來少知悔  
昔之非欲脩善將來君子與其進不保其往也合封茂爲聊城王以慰太皇太后下流之念六年改封曲  
陽王正始三年東平靈王薨茂稱嗑痛不肯發哀居處出入自若有司奏除國土詔削縣一戶五百五年  
徙封樂陵詔以茂租奉少諸子多復所削戶又增戶七百嘉平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戶

文皇帝九男甄氏皇后生明帝李貴人生贊哀王協潘淑媛生北海悼王蕤朱淑媛生東武陽懷王鑿仇  
昭儀生東海定王霖徐姬生元城哀王禮蘇姬生邯鄲懷王邕張姬生清河悼王賁宋姬生廣平哀王儼  
贊哀王協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曰經殤公青龍二年更追改號諡三年子殤王尋嗣景初三年增戶五



百并前三千戶正始九年薨無子國除

北海悼王蕤黃初七年明帝卽位立爲陽平縣王太和六年改封北海青龍元年薨二年以琅邪王子贊奉蕤後封昌鄉公景初二年立爲饒安王正始七年徙封文安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五百戶東武陽懷王鑿黃初六年立其年薨青龍三年賜諡無子國除

東海定王霖黃初三年立爲河東王六年改封館陶縣明帝卽位以先帝遺意愛寵霖異於諸國而霖性癡暴閨門之內婢妾之間多所殘害太和六年改封東海嘉平元年薨子啟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六千二百戶高貴鄉公髦霖之子也入繼大宗

元城哀王禮黃初二年封秦公以京兆郡爲國三年改爲京兆王六年改封元城王太和三年薨五年以任城王楷子悌嗣禮後六年改封梁王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五百戶

邯鄲懷王邕黃初二年封淮南公以九江郡爲國三年進爲淮南王四年改封陳六年改封邯鄲太和三年薨五年以任城王楷子溫嗣邕後六年改封魯陽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四百戶

清河悼王賁黃初三年封四年薨無子國除

廣平哀王徽黃初三年封四年薨無子國除

評曰魏氏王公既徒有國土之名而無社稷之實又禁防壟隔同於囹圄位號靡定大小歲易骨肉之恩

乖常棣之義廢為法之弊一至于此乎袁子曰魏與承大亂之後民人損滅不可則以古始於是封建侯

有王侯之號而乃儕於匹夫縣隔千里之外無朝聘之儀鄰國無會同之制諸侯游獵不得過三十里又

為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為布衣而不能得既違宗國藩屏之義又虧親戚骨肉之恩魏

氏春秋載宗室曹罔上書曰臣聞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故傳曰庸勳親親

昵近尊賢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詩云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由是觀之非賢無與與功非親無與輔治

夫親親之道專用則其漸也微弱賢賢之道偏任則其弊也刳奪先聖知其然也故博求親疎而並用之

近則有宗盟藩衛之固遠則有仁賢輔弼之助盛則有與其治衰則有與守其土安則有與享其福危

則有與其禍夫然故能有其國家保其社稷歷紀長久本支百世也今魏尊尊之法雖明親親之道未

備詩不云乎鶻鴒在原兄弟急難以斯言之明兄弟相救於喪亂之際同心於憂禍之間雖有閔牆之恐

不忘禦侮之事何則憂患同也今則不然或任而不重或釋而不任一且疆場稱警關門反拒股肱不扶

脚心無衛臣竊惟此寢不安席思獻丹誠貢策朱闕謹撰合所聞叙論成敗論曰昔夏殷周歷世數十而

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愛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民共其  
樂者人必愛其愛與民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  
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疎而兩用參同異而並建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  
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登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  
之後變以陵逼吳越惡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於胸懷逆謀消於唇吻斯豈非信  
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體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為二魯滅於楚鄭兼於韓  
暨于戰國諸姬微矣惟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道疆秦南畏齊楚憂懼滅亡匪遠相恤至於王赧降為庶  
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聘諸諂之禍征伐關東蠶食九國至於始  
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固根蒂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  
之矣秦觀周之弊以為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管立郡縣之官奔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  
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地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為藩衛仁心不加於親戚忠澤不流於枝葉賢  
能並削股肢開任胸腹浮舟江海稍棄視聽者為之慮心而始也

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偏說而絀其議至於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奸臣之口至令趙高之徒誅絕宗室胡亥少習刻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譚中商路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爲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叛勝虜倡之於前劉項擊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爲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奸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鳥集之衆五年之中遂成帝業自開關以來其興立功勳未有若漢祖之易也夫伐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理勢然也漢監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彊大盤石膠固東牟朱虛受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郡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俾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侯彊盛長亂起奸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患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疎者震恐吳楚倡謀五國從風兆發高帝贊鍾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廕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至于哀平異姓兼權假周公之事而爲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爲臣妾或乃爲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權輕勢弱不能有定耳願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也而曾不監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徵倖無疆之期至于桓靈閹豎執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末不能相御身首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奸凶並爭宗廟焚爲灰燼宮室燬爲榛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耻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兗豫掃除凶逆剪滅鯨鯢迎帝西京定都潁邑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

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於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盤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爲萬世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士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問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強幹弱枝備萬一之虞也今之用賢或超爲名都之主或爲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百人以上使夫兼高之士畢志於衡輓之內才能之人耻與非類爲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室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墟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爲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本根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漚之以黑墳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而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土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若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同中常侍兄叔興之後少帝族祖也是時天子幼稚同冀以此論悟感曹爽爽不能納

鄧哀王沖智意所及○意元本作慧

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沖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何焯曰按孫策以建安五年死時孫權初統事至建安十五年權遣步騭爲交州刺史士燮率兄弟奉承節度此後或能致巨象而倉餘已于建安十三年前死矣知此事之妄節也置船刻水疑算數中本有此法

彭城王據削縣二千戶注列書載璽書曰○列書疑作魏書

中山恭王褒獨譚思經典○譚疑當作覃

魏王彪元年爲有司所奏○元年上疑脫青龍二字

增邑并前二千五百戶注同聲無異嚮○嚮毛本作嚮

東平靈王徽奉叔父朗陵哀侯王後○王一本作玉

爲法之弊一至于此乎注蠶食九國○蠶食元本作薦食

又注而乃師譚申商○譚文選作謨

又注踵亡國之法而徼倖無疆之期○亡監本誤王今改正

魏志卷二十考證

晉 著 作 耶 巴 西 中 正 安漢陳壽撰

宋 太 中 大 夫 國 子 博 士 聞喜裴松之注

王粲

徐幹 路粹

陳琳 丁儀

阮瑀 丁廙

應瑒 楊脩

劉楨 荀緯

邯鄲淳 應璩

繁欽 阮籍

嵇康 吳質

桓威

衛顛

滿昂 王象

劉廙

劉劭

繆襲 蘇林

仲長統 韋融

夏侯惠 杜襲

孫該

傅嘏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為漢三公

張璠漢紀曰龔字伯宗有高名於天下順帝時為太尉初山陽太守薛勳喪妻不哭將殯

臨之曰幸不為天復何恨哉及龔妻卒龔與諸子並杖行服時人或兩譏焉暢字叔茂名在八俊靈帝時為司空以水災免而李膺亦免歸故郡二人以直道不容當時天下以暢膺為高士諸危言危行之徒皆推宗之願涉其流惟恐不及會連有災異而言事者皆言三公非其人宜因其變以暢膺代之則禎祥必至由是宦豎深怨之及膺誅死而暢遂廢終于家 父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

進以謙名公之冑欲與為婚見其二子使擇焉謙弗許以疾免卒于家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

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

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

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悅不甚重也臣松之曰貌寢謂貌負其實也通悅者簡易也

表卒粲勸表子琮令歸太祖

文士傳載粲說琮曰僕有愚計願進之於將軍可乎琮曰吾所願聞也粲曰天下大亂豪傑並起在倉卒之際疆弱未分故人各各有心耳當此之時家

能對粲復曰如粲所聞曹公故人傑也雄略冠時智謀出世摧袁氏於官渡驅孫權於江外逐劉備於隴

右破烏丸於白登其餘烏夷蕩定者往往如神不可勝計今日之事去就可知也將軍能聽粲計卷甲倒戈應天順命以歸曹公曹公必重德將軍保已至宗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粲遭亂流離託

命此州蒙將軍父子重顧敢不盡言琮納其言臣松之案孫權自此以前尙與中國和同未嘗交兵何云

驅權於江外乎魏武以十三年征荊州劉備却後數年方入蜀備身未嘗涉於關隴而於征荊州之年便

云逐備於隴右既已乖錯又白登在平城亦魏武所不經北征烏丸與白登永不相豫以此知張闢假偽之辭而不覺其虛之自露也凡隴虛偽安作不可覆疏如此類者不可勝紀

太祖辟為丞

相掾賜爵關內侯太祖置酒漢濱粲奉觴賀曰方今袁紹起河北杖大眾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相用故

奇士去之劉表雍容荆楚坐觀時變自以為西伯可規士之避亂荊州者皆海內之僑傑也表不知所任

故國危而無輔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卽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橫行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備

而置之列位使海內回心望風而願治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後遷軍謀祭酒魏國既建拜

侍中博物多職問無不對時舊儀廢弛興造制度粲恒典之

學虞決疑要注曰漢末喪亂絕無玉璫魏侍中王粲識舊璫始復作之今之玉璫受法於

粲初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闡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碁局壞粲為覆

之碁者不信以梃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疆記默識如此性善算作算術略盡其

理晉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為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

典略曰粲才既高辯論



爲數則相至於朝廷矣  
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時年四十一

蔡二子爲魏諷所引誅後絕文章志曰太祖時征漢中聞蔡子死歎曰孤若在不使仲宣無後始文帝爲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

蔡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南應瑒字德璉瑒音徒更反一音暢也東平劉楨字

公幹並見友善幹爲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先賢行狀曰幹清玄體道六行脩備聰識洽開操翰成章輕官忽祿不耽世榮建安中太祖特加旌

命以疾休息後除上文長又以疾不行琳前爲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將並使引兵向京城欲

以劫恐太后琳諫進曰易稱卽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

立乎今將軍搃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洪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

權立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合聚盟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

不成功祇爲亂階進不納其言竟以取禍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

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瑀少受學於

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瑀終不爲屈太祖並以琳瑀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文士傳曰太祖雅聞瑀名

牌之不應進見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太祖征長安大延賓客怒瑀不與語使

爲技人列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撫泣而歌因造歌曲曰奕奕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東西人

怨士爲知己死女爲悅者玩恩義苟毀暢他人焉能亂爲曲既捷音聲殊妙當時冠坐太祖大悅臣松之

中禁之乃由之事也又典略載太祖初征荊州使瑀作書與劉備及征馬超又使瑀作書與韓遂此二書今具存至長安之前遂等破走太祖始以十六年得入關耳而張隲云初得瑀時太祖在長安此又乖舛

瑀以十七年卒太祖十八年策為魏公而云瑀歌辭辭稱大魏應期運愈知其妄又其辭云他人焉能亂了不成語瑀之吐屬必不如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也典略曰琳作書與韓遂時太祖適近出瑀隨從因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太祖臨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琳

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臥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賜太祖嘗使瑀琳

徙門下督瑀為倉曹掾屬瑒瑒各被太祖辟為丞相掾屬瑒轉為平原侯庶子後為五官將文學華囑漢書曰瑒

祖奉字世叔才敏善誦故世稱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著後序十餘篇為世儒者延熹中至司隸校尉子劭字仲遠亦博學多識尤好事諸所撰述風俗通等凡百餘篇辭雖不與世服其博聞續漢書曰劭又

著中漢輯敘漢官儀及禮儀故事凡十一種百三十六卷朝廷制度百官儀式所以不亡者由劭記之官至泰山太守劭弟瑒字季瑜司空掾即瑒之父瑒以不敬被刑刑竟署吏文

傳曰瑒父名梁字曼山一名恭少有清才以文學見貴終於野王令典略曰文帝常賜瑒廓落帶其後師死欲借取以為像因書嘲瑒云夫物因人為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

瑒答曰瑒聞荆山之璞矐元后之寶隨侯之珠燭衆士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麗貂之尾綴侍臣之禮此四寶者伏朽石之下潛汗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發彩疇昔之外亦皆未能初自接於至尊也夫

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穀恨瑒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尚可納也瑒辭旨巧妙皆如是由是特為諸公子所親愛其後太子嘗

請諸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衆人咸伏而瑒獨平視太祖問之乃收瑒減死輸作咸著文賦數十篇瑀以十七年卒幹琳瑒瑒二十二年

卒文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

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辭義典

雅足傳于後德雖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恨孔璋章表殊健微繁富公

幹有逸氣但未適耳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

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弦於鍾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為未及古

人自一時之儔也典論曰今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

於辭賦轉時有逸氣然非粲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觀賦征思幹之玄發漏卮圖扇檣賦雖張蔡不過也

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儔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

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于雜 自穎川邯鄲瀆魏略曰瀆一名竺字子叔博學有才章又善蒼雅蟲篆

以嘲戲及其所善楊班之儔也 許氏字指初平時從三輔客荊州荊州內附太祖素聞

其名召與相見甚敬異之時五官將博延英儒亦宿問瀆名因啓瀆欲使在文學官屬中會臨當侯植亦

求瀆太祖遣瀆詣植植初得瀆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傳粉遂科頭

拍袒胡舞五雜戲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訖謂瀆曰邯鄲生何如邪於是乃更着衣幘整儀容與

瀆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義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頌古今文章賦詠

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廚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抗者及暮瀆歸對

其所知歎植之材謂之天人而于時世子未立太祖俄有意於植而瀆屬稱植材由是五官將頗不悅及

黃初初以瀆為博士給事中瀆作投壺繁欽繁音婆典略曰欽字休伯以文才機辯少得名於汝穎欽既

為丞相主簿建

安二十三年卒

陳留路粹

典略曰粹字文蔚少學於蔡邕初中隨車駕至三輔建安初以高才與京兆

瑀等典記室及孔融有過太祖使粹為奏承指數致融罪其大略言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宜招合徒衆

欲圖不軌言我大聖之後也而滅於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又云融為九列不遵朝儀禿巾微行虐突

宮掖又與白衣禰衡言論放蕩衡與融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也融答曰顏淵復生凡說融語如

此輩辭語甚多融誅之後人視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畏其筆也至十九年粹轉為祕書令從大軍至漢

中坐違禁賤請驢伏法太子素與粹善聞其死為之歎惜及卽位特用其子為長史魚豢曰尋省往著魯

連鄒陽之徒援警引類以解締結誠彼時文辯之儔也今覽王繁阮陳路諸人前後文曾亦何嘗不若哉

其所以不論者時世異耳余又竊怪其不甚見用以問大鴻臚卿韋仲將仲將云仲宣傷於肥體休伯都無格檢元瑜病於體弱孔璋實自龜疏文蔚性頗忿熱如是彼為非徒以脂燭自煎糜也其不高陷蓋有由矣然君子不責備于一人譬之朱沛國丁儀丁廙弘農楊脩河內荀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列儀廙脩事並在陳思王傳荀勗文章叙錄曰緯字公高少喜文學建安中召瑒弟瑒瑒子貞咸以文章

署軍謀掾魏太子庶子稍遷至散騎常侍越騎校尉年四十二黃初四年卒瑒弟瑒瑒子貞咸以文章

顯瑒官至侍中貞咸熙中參相國軍事文章叙錄曰瑒字休璉博學好屬文善為書記文明帝世歷官散騎常侍齊王卽位稍遷侍中大將軍長史曹爽秉政多違法度瑒

為詩以諷焉其言雖頗體合多切時要世共傳之復為侍中典著作嘉平四年卒追贈衛尉貞字吉甫少以才間能談論正始中夏侯玄盛有名勢貞常在玄坐作五言詩玄嘉玩之舉高第歷顯位晉武帝為撫

軍大將軍以貞參軍事晉室踐阼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又以儒學與太尉荀顛撰定新禮事未施行泰始五年卒貞弟純純子紹永嘉中為黃門侍郎為司馬越所殺純第秀秀子詹鎮南大將軍江州刺史

瑒子籍才藻豔逸而倜儻放蕩行己寡欲以莊周為模則官至步兵校尉籍字嗣宗魏氏春秋曰籍曠遠不羈不拘禮俗性至孝居喪雖

不率常檢而毀幾至滅性兖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得與言昶歎賞之自以不能測也太尉蔣濟聞而辟之後為尚書郎曹爽參軍以疾歸田里歲餘爽誅太傅及大將軍乃以為從事中郎後朝論以其

名高欲顯崇之籍以世多故祿仕而已開步兵校尉缺處多美酒營人善釀酒求為校尉遂縱酒昏酣遺落世事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乃歎曰時無英才使豎子成名乎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憫

哭而反籍少時嘗遊蘇門山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有竹實數斛白斡而已籍從之與談太古無為之道及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生蕭然曾不經聽籍乃對之長嘯清韻響亮蘇門生遁爾而笑籍既降蘇門

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焉至是籍乃假蘇門先生之論以寄所懷其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光代為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富貴俯仰間貧賤何必終又歎曰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隕

兮日月頽我騰而上將何懷籍口不論人過而自然高邁故為禮法之士何曾等深所讎疾大將軍司馬文王常保持之卒以壽終子潭字長成世語曰潭以閑澹寡欲知名京邑為太子庶子早卒時又

有醜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至景元中坐事誅康字叔夜案嵇氏譜康父昭字子遠督軍糧治書侍御史兄喜字公穆晉揚州

史宗正書為康傳曰家世有儒才曠過不羈高亮任性不循名檢寬簡有大量學不師授博洽

前史宗正喜爲康傳曰家世儒學少有儒才雖遠不登高第任性不修名譽其能有大器學不修其能  
多聞長而好老道之業恬靜無任性好服食常採樹上藥善屬文論彈琴詠詩自足於懷抱之中以爲神  
仙者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若安期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篇知  
自厚者所以喪其所生其求益者必失其性超然獨遠遂放世事縱意於塵埃之表撰錄上古以來聖賢  
隱逸遁心遺名者集爲傳贊自混沌至于管孟凡百一十有九人蓋求之於宇宙之內而獲之乎千載之  
外者矣故世人莫得而名焉虞預晉書曰康家本姓奚會稽人先自會稽遷于譙之鉅縣改爲嵇氏取稽  
字之上山以爲姓蓋以志其本也一曰鉅有嵇山家于其側遂氏焉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  
與之游者未嘗見其喜愠之色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劉伶相與友  
善遊於竹林號爲七賢鍾會爲大將軍所昵聞康名而造之會名公子以才能貴幸乘肥衣輕資從如雲  
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爲之禮康問會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有所聞而來有所見而去會深  
銜之大將軍嘗欲辟康康既有絕世之言又從子不善避之河東或云避世及山濤爲選曹郎舉康自代  
康答書拒絕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怒焉初康與東平呂昭子巽及巽弟安親善會  
巽淫安妻徐氏而誣安不孝囚之安引康爲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濟世志力鍾會勸大  
將軍因此隙之遂殺安及康康臨刑自若援琴而鼓旣而歎曰雅音於是絕矣時人莫不哀之初康採藥  
於汲郡共北山中見隱者孫登康欲與之言登默然不對踰時將去康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  
譎寡難手免於今之世及遭呂安事爲詩自責曰欲窮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頗致怨憎昔慙柳下今  
愧孫登內負宿心外報夏明康所著諸文論六七萬言皆爲世所玩詠康別傳云孫登謂康曰君性靈而  
才儻其能免乎稱康臨終之言曰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固之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與盛所記  
不同又晉陽秋云康見孫登對之長嘯踰時不言康辭還曰先生竟無言乎登曰惜哉此二書皆孫盛  
所述而自爲察異如此康集目錄曰登字公和不知何許人無家屬於汲縣北山十窟中得之夏則編草  
爲裳冬則被髮自獲好讀易鼓琴見者皆親樂之每所止家輒給其衣服食欲得無辭讓世語曰母亡偷  
反康有力且欲起兵應之以問山濤濤曰不可儉亦已敗臣松之案本傳云康以景元中坐事誅而于寶  
孫盛習鑿齒諸書皆云正元二年司馬文王反自樂嘉殺嵇康呂安蓋緣世語云康欲舉兵應母亡儉故  
謂破儉便應殺康也其實不然山濤爲選官欲舉康自代康書告絕事之明審者也案濤行狀濤始以景  
元二年除吏部郎耳景元與正元相較七八年以濤行狀檢之如本傳爲審又鍾會傳亦云會作司隸校  
尉時誅康會作司隸景元中也于寶云呂安兄巽善於鍾會巽爲相國掾俱有寵於司馬文王故遂抵安

罪尋文王以景元四年鍾鄧平蜀後始授相國位若異爲相國掾時陪安焉得以破母亡儉年獲橋呂此  
又干寶之疏謬自相違伐也康子紹字延祖少知名山濤啓以爲祕書郎稱紹平簡溫敏有文思又聰音  
當成濟者帝曰紹如此便可以爲丞不足復爲郎也遂歷顯位晉諸公贊曰紹與山濤子簡弘農楊準同  
鄉友善而紹最有忠正之情以侍中從惠帝北伐成都王王師敗績百官奔走惟紹獨以身扞衛遂死於  
帝側故累見褒崇追贈太尉諡曰忠穆公景初中下邳桓威出自孤微年十八而著渾與經依道以見意從齊國門下書佐司

徒署吏後爲安成令吳質濟陰人以文才爲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封列侯

曰質字季重以才學通博爲五官將及諸侯所禮愛質亦善處其兄弟之間若前世樓君卿之游五侯矣  
及河北平定大將軍爲世子質與劉楨等並在坐席楨坐譴之際質出爲朝歌長後遷元城令其後大將  
軍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與質書曰季重無恙途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  
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道遙百氏彈棋間設終以博奕高談

娛心哀等順耳馳驚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傲日既沒繼以朝月同乘並載以游  
後園輿輪徐動賓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凄然傷懷余顧而言茲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  
爲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爲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魏寶紀辰景風扇物天氣和暖  
衆果具繁時鷺而游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還  
騎到郭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二十三年太子又與質書曰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  
猶歎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反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吳徐陳應劉一時俱

逝痛何可言邪昔日游處行則同興止則接席何嘗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  
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  
文都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游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鸞壘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  
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

篇成一家之業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爲不朽矣德薄常斐然有述作意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  
可痛惜問歷觀諸子之文對之汝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道  
耳至其五言詩妙絕當時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  
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琴絕於鍾期仲尼履絕於子路然知會之難也門人之與也也諸子也

及古人自一得之儔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之可畏來者難認然吾與足下不及見也行年已長大

所顧萬歸勝有所慮至乃通夕不眠何時復賴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已三十在軍十年所更非一吾德雖不及年與之齊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曷邪恐永不復得爲昔日游也少壯眞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乘燭夜游真有以也頃何以自巽頗復有所造述不東望於邑裁書叙心臣松之以本傳雖畧載太子此書美辭多被刪落今故悉取魏畧所述以備其文太子卽王位又與質書曰南皮之游存者三人烈祖龍飛或將或侯今惟吾子棲遲下仕從我游處獨不及門誨罄憂恥能無懷愧路不云遠今復相聞初曹眞曹休亦與質等俱在渤海游處時休眞亦以宗親並受爵封出爲列將而質故爲長史王願質有望故稱二人以慰之始質爲單家少游邀貴戚間蓋不與鄉里相沉浮故雖已出宮本國猶不與之士名及魏有天下文帝徵質與車親會洛陽到拜北中郎將封列侯使持節督幽并諸軍事治信都太和中入朝質自以不爲本郡所饒謂司徒董昭曰我欲獨鄉里耳昭曰君且止我年八十不能老爲君獨攬也世語曰魏王嘗出征世子及臨當侯植並送路側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目王亦悅焉世子悵然自失吳質耳曰王當行流涕可也及辭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咸歎歎於是皆以植辭多華而誠心不及也質別傳曰帝嘗召質及曹休歡會命郭后出見質等帝曰卿仰諦視之其至親如此質黃初五年朝京師詔上將軍及特進以下皆會質所大官給供具酒酣質欲盡歡時上將軍曹眞性肥中領軍朱鑠性瘦質召優使說肥瘦眞負貴恥見戲怒謂質曰卿欲以部曲將遇我邪驃騎將軍曹洪輕車將軍王忠言將軍必欲使上將軍服肥卽自宜爲瘦眞愈愈拔刀矚目言俳敢輕脫吾斬爾遂罵坐質案劍曰曹子丹汝非屠杓上肉吳質吞爾不搖喉咀爾不搖牙何敢恃勢驕邪鑠因起曰陛下使吾等來樂卿耳乃至此邪質顧叱之曰朱鑠敢懷坐語將軍皆還坐鑠性急急還披劍斬地遂便罷也及文帝崩質思嘉作詩曰愴愴懷般憂般憂不可居徙倚不能坐出入步踟躕念蒙聖主恩榮當與衆殊自謂永終身志氣甫當舒何意中見樂樂我歸黃墟筑築糜所恃淚下如連珠隨沒無所益身死名不書慷慨自勵俛庶幾烈丈夫太和四年入爲侍中時司空陳羣錄尙書事帝初親萬幾質以輔弼大臣安危之本對帝盛稱驃騎將軍司馬懿忠智至公社稷之臣也陳羣從容之士非國相之才處重任而不親事帝甚納之明日有切詔以督責羣而天下以司空不如長文卽羣官無質也質其年夏卒質先以怙威肆行驗曰醜侯質子應仍上書論枉至正元中乃改醜侯應字還舒

晉尙書應子康字子仲  
知名於時亦至大位

衛凱字伯儒河東安邑人也少夙成以才學稱太祖辟爲司空掾屬除茂陵令尙書郎太祖征袁紹而劉表爲紹援關中諸將又中立益州牧劉璋與表有隙凱以治書侍御史使益州令璋下兵以綴表軍至長安道路不通凱不得進遂留鎮關中時四方大有遷民關中諸將多引爲部曲凱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曠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餘家關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爲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彊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自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犁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聞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校尉留治關中以爲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疆本弱敵之利也或以白太祖太祖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司隸校尉治弘農關中服從乃白召凱還稍遷尙書

魏書曰初漢朝邊移嘉關營事散亂自都許之後漸有綱紀凱以古義多

所正定是時關西諸將外雖懷附內未可信司隸校尉鍾繇求以三千兵入關外託討張魯內以脅取質任太祖使荀彧問凱凱以爲西方諸將皆豎夫屈起無雄天下意苟安樂目前而已今國家厚加爵號得其所志非有大故不憂爲變也宜爲後圖若以兵入關中當討張魯魯在深山道徑不通彼必疑之一相驚動地險衆彊殆難爲慮或以凱議呈太祖太祖初善之而以繇自典其任遂從繇議兵始進而關右大叛太祖自親征僅乃平之死者萬計太祖悔不從凱議由是益重凱魏國既建拜侍中與王粲並典制度文帝卽王位徙爲尙書頃之還漢

朝爲侍郎勸贊禪代之義爲文誥之詔文帝踐阼復爲尙書封陽吉亭侯明帝卽位進封閔鄉侯三百戶

關音凱奏曰九章之律自古所傳斷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長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



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時百姓凋匱而役務方殷覲上疏曰夫變情厲性彊所不能人臣言之既不易人主受之又艱難且人之所樂者富貴顯榮也所惡者貧賤死亡也然此四者君上之所制也君愛之則富貴顯榮君惡之則貧賤死亡順指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也故人臣皆爭順指而避逆意非破家爲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陛下留意察之則臣下之情可見矣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狸鼠臣以爲不然昔漢文之時諸侯疆大賈誼累息以爲至危況今四海之內分而爲三羣士陳力各爲其主其來降者未肯言舍邪就正咸稱迫於困急是與大國分治無以爲異也當今千里無烟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弊難可復振禮天子之器必有金玉之飾飲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至於凶荒則徹膳降服然則奢儉之節必視世之豐約也武皇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褥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皆陛下之所親覽也當今之務宜君臣上下並用籌策計校府庫量入爲出深思句踐滋民之術由恐不及而尙方所造金銀之物漸更增廣工役不輟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漢武信求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僊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由尙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

好而糜費功夫誠皆聖慮所宜裁制也觀歷漢魏時獻忠言率如此受詔典著作又為魏官儀凡所撰述

數十篇好古文烏篆隸草無所不善建安末尚書右丞河南潘勗文章志曰勗字元茂初名芝改名勗後避諱或曰勗獻帝時為尚書郎遷右丞

詔以勗前在二千石曹才敏兼通明習置事勗并領本職勗加特賜二十年遷東海相未發留拜尚書左丞其年病卒時年五十餘魏公九錫策命勗所作也勗子滿平原太守亦以學行稱滿子尼字正叔尼別

傳曰尼少有清才文辭溫雅初應州辟後以父老歸供養居家十餘年父終晚乃出仕尼嘗贈陸機詩機答之其四句曰猗歟潘生世篤其藹仰儀前文丕隆祖考位終太常尼從父岳字安仁岳別傳曰岳美姿

容夙以才穎發名其所著述清綺絕倫為黃門侍郎為孫秀所殺尼岳文翰並見黃初時散騎常侍河內重於世尼從子澄字湯仲晉諸公贊澄以博學才量為名永嘉末為河南尹遇害

王象亦與觀並以文章顯王象事別見楊俊傳觀薨諡曰敬侯子璿嗣璿咸熙中為鎮西將軍晉陽秋曰璿字伯玉清貞有名理少為傳

暇所知弱冠為尚書郎遂歷位內外為尚書令司空太保惠帝初輔政為楚王瑋所害世語曰璿扶風內史燉煌索靖並善草書璿子恆字巨山黃門侍郎恆子玠字叔寶有盛名為太子洗馬早卒

劉虞字恭嗣南陽安衆人也年十歲歲於講堂上潁川司馬德操拊其頭曰孺子孺子黃中通理寧自知

不虞兇望之有名於世荆州牧劉表辟為從事而其友二人皆以讒毀為表所誅望之又以正諫不合投

傳告歸虞謂望之曰趙殺鳴犢仲尼回輪劉向新序曰趙簡子欲專天下謂其相曰趙有犢犢晉有鐸鳴魯有孔丘吾殺三人者天下可王也於是乃召犢犢鐸鳴而問

政焉已即殺之使使者聘孔子於魯以胙牛肉迎於河上使者謂船人曰孔子即上船中河必流而殺之孔子至使者致命進胙牛之肉孔子仰天而歎曰美哉水乎洋洋乎使丘不濟此水者命也夫子路趨而

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夫犢犢鐸鳴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意之時須而後從政及其得意也殺之黃龍不反于涸澤鳳皇不離其屬羅故剝胎焚林則麒麟不臻覆巢破卵則鳳皇不翔竭澤而漁則

龜龍不見鳥獸之於不仁猶知避之況丘乎故虎嘯而谷風起龍興而景雲見擊庭鍾於外而黃鍾應於內夫物類之相感精神之相應若響之應聲影之象形故君子進傷其類者今彼已殺吾類矣何為之此

乎於是遂回今兄既不能法柳下惠和光同塵於內則宜模範蠶繅化於外坐而自絕於時殆不可也望車不渡而還

之不從尋復見害虞懼奔揚州

廬別傳載廬道路爲賤謝劉表曰考躬過蒙分遇榮授之顯未有管狐桓文之烈孤德隕命精誠不遂兄望之見禮在昔既無堂構昭前之績中規

不密用壓禍辟斯乃明神弗祐天降之災悔吝之負哀號靡及廬之愚淺言行多違懼有浸潤三至之間考躬之愛已衰望之之責猶存必傷天慈既往之分門戶殫滅取笑明哲是用洪靈永涉川路卽日到廬江尋陽昔鍾儀有南音之操椒舉有班荆之思雖遠猶邁取忘前施傅子曰表旣殺望之荊州士人皆自危也夫表之本心於望之不輕也以直達情而讒言得入者以無容直之度也據全楚之地不能以成功者未必不由此也夷叔迨武王以成名丁公順高祖以受戮二遂歸太祖太祖辟爲丞相掾屬轉五官將主之度遠也若不遠其度惟褊心是從難乎以容民畜衆矣

文學文帝器之命廬通草書廬答書曰初以尊卑不踰禮之常分也是以貪守區區之節不敢脩草必如

嚴命誠知勞謙之素不貴殊異若彼之高而惇白屋如斯之好苟使郭隗不輕於燕九九不忽於齊樂毅

自至霸業以隆

戰國策曰有以九九求見齊桓公桓公不納其人曰九九小術而君納之況大於九九者乎於是桓公設庭燎之禮而見之居無幾隗自遠而至齊遂以霸

虧匹夫之

節成巍巍之美雖愚不敏何敢以辭魏國初建爲黃門侍郎太祖在長安欲親征蜀廬上疏曰聖人不可以

智輕俗王者不以人廢言故能成功於千載者必以近察遠智周於獨斷者不恥於下問亦欲博采必盡

於衆也且韋絃非能言之物而聖賢引以自匡臣才智闇淺願自比於韋絃昔樂毅能用弱燕破大齊而

不能以輕兵定卽墨者夫自爲計者雖弱必固欲自潰者雖彊必敗也自殿下起軍以來三十餘年敵無

不破疆無不服今以海內之兵百勝之威而孫權負險於吳劉備不賓於蜀夫夷狄之臣不當冀州之卒

權備之籍不比衰紹之業然本初以亡而二寇未捷非閭弱於今而智武於昔也斯自爲計者與欲自潰

者異勢耳故文王伐崇三駕不下歸而脩德然後服之秦爲諸侯所征必服及兼天下東向稱帝匹夫大

呼而社稷用隳是力斃於外而不卹民於內也臣恐邊寇非六國之敵而世不乏才土崩之勢此不可不

察也天下有重得有重失勢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得也勢不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失也於今之計莫若料

四方之險擇要害之處而守之選天下之甲卒隨方面而歲更焉殿下可高枕於廣夏潛思於治國廣農

桑事從節約脩之旬年則國富民安矣太祖遂進前而報虞曰非但君當知臣臣亦當知君今欲使吾坐

行西伯之德恐非其人也魏諷反虞弟偉爲諷所引當相坐誅太祖令曰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

不問虞別傳曰初虞弟偉與諷善虞戒之曰夫交友之美在於得賢不可不詳而世之交者不審擇人務合黨衆違先聖人交友之義此非厚己輔仁之謂也吾觀魏諷不脩德行而專以鳩合爲務華而不

實此直撓世沽名者也卿其慎之勿復與通偉不從故及於難徙醫丞相倉曹屬虞上疏謝曰臣罪應傾宗禍應覆族遭乾坤之靈值時

來之運揚湯止沸使不焦爛起烟於寒灰之上生華於已枯之木物不答施於天地子不謝生於父母可

以死效難用筆陳虞別傳載虞表論治道曰昔者周有亂臣十人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孔子稱才難不其然乎明賢者難得也汎亂弊之後百姓凋盡士之存者蓋亦無幾股肱大職及州郡督

司邊方重任雖備其官亦未得人也此非選者之不用意蓋才匱使之然耳況於長吏以下羣職小任能

皆簡練備得其人也其計莫如督之以法不爾而數轉易往來不已送迎之煩不可勝計轉易之間輒有

竅巧既於其事不省而爲政者亦以其不得久安之故知惠益不得成於己而苟且之可免於患皆將不

念慮心於鄙民而夢想於聲譽此非所以爲政之本意也今之所以爲國勝者近頗以州郡之設醫聽往

來之浮言耳亦皆得其實而課其能否也長吏之所以爲佳者奉法也愛公也卹民也此三事者或州

來之浮言耳亦皆得其事實而愚其能也長吏之所以爲佳者奉法也憂公也剛民也此三者或州郡有所不便往來者有所不安而長吏執之不已於治雖得計其聲譽未爲美屈而從人於治雖失計其聲譽必集也長吏皆知黜陟之在於此也亦何能不去本而就末哉以爲長吏皆宜使少久足使自展歲課之能三年總計乃加黜陟課之皆當以事不得依名事者皆以戶口率其墾田之多少及盜賊發與民之亡叛者爲得負之計如此行之則無能之吏脩名無益有能之人無名虞著書數十篇及與丁儀共論無損法之一行雖無部司之監姦譽妄毀可得而盡事上太祖甚善之

刑禮皆傳於世文帝卽王位爲侍中賜爵關內侯黃初二年卒虞別傳云時年四十二無子帝以弟子阜嗣案劉氏

伯陵陳留太守阜子喬字仲彥晉陽秋曰喬有贊世志力惠帝末爲豫州刺史喬冑胄丕顯貴盛至今

劉劭字孔才廣平邯鄲人也建安中爲計吏詣許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劭時在尙書令荀彧所坐者數

十人或云當廢朝或云宜却會劭曰梓慎裨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記曰諸侯旅見天子及

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爲變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或善其言

勅朝會如舊日亦不蝕晉永和中廷尉王彪之與揚州刺史殷浩書曰太史上元日合朔談者或有疑應

有謂孔才所論爲不得禮議苟合從之是勝人之一失也何者禮云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而廢者四太廟火日蝕后之喪兩霽服失容尋此四事之指自謂諸侯雖已入門而卒暴有之則不得終禮非爲先存其事而徵侍史官推術錯謬故不豫廢朝禮也夫三辰有災莫大日蝕史官告譴而無懼容不脩豫防之禮而廢消救之術方大饗華夷君臣相慶豈是將處天災罪己之謂且檢之事實合朔之儀至尊靜躬殿堂不聽政事冕服御坐門闔之制與元會禮異自不得兼行則當權其事宜合朔之禮不輕於元會元會有可却之準合朔無可廢之義謂應依建元故事却元會浩從之竟却會御史大夫

郗慮辟劭會慮免拜太子舍人遷祕書郎黃初中爲尙書郎散騎侍郎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

覽明帝卽位出爲陳留太守敦崇教化百姓稱之徵拜騎都尉與議郎庾嶷荀詵等定科合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略論遷散騎常侍時聞公孫淵受孫權燕王之號議者欲留淵計吏遣兵討之劾以爲昔袁尙兄弟歸淵父康康斬送其首是淵先世之效忠也又所聞虛實未可審知古者要荒未服脩德而不征重勞民也宜加寬貸使有以自新後淵果斬送權使張彌等首劾嘗作趙都賦明帝美之詔劾作許都洛都賦時外興軍旅內營宮室劾作二賦皆諷諫焉青龍中吳國合肥時東方吏士皆分休征東將軍滿寵表請中軍兵并召休將士須集擊之劾議以爲賊衆新至心專氣銳寵以少人自戰其地若便進擊不必能制寵求待兵未有所失也以爲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騎三千軍前發揚聲進道震曜形勢騎到合肥疏其行隊多其旌鼓曜兵城下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賊聞大軍來騎斷其後必震怖遁走不戰自破賊矣帝從之兵比至合肥賊果退還時詔書博求衆賢散騎侍郎夏侯惠薦劾曰伏見常侍劉劬深忠篤思體周於數凡所錯綜源流弘遠是以羣才大小咸取所同而斟酌焉故性實之士服其平和良正清靜之人慕其玄虛退讓文學之士嘉其推步詳密法理之士明其分數精比意思之士知其沈深篤固文章之士愛其著論屬辭制度之士貴其化略較要策謀之士贊其明思通微凡此諸論皆取適己所長而舉其支流者也臣數聽其清談覽其篤論漸漬歷年服膺彌久實爲朝廷奇其器量以爲若此人者宜輔翼機

事純謀幃幄當與國道俱隆非世俗所常有也惟陛下垂優游之聽使劬承清閑之歡得自盡於前則德

音上通輝耀日新矣臣松之以爲凡相稱薦率多溢美之辭能不違中者或寡矣惠之稱劬云玄虛退讓及明思通徹近於過矣景初中受詔作都官考課劬

上疏曰百官考課王政之大較然而歷代弗務是以治典闕而未補能否混而相蒙陛下以上聖之宏略

愍王綱之弛頽神慮內鑒明詔外發臣奉恩曠然得以啟矇輒作都官考課七十二條又作說略一篇臣

學寡識淺誠不足以宣暢聖旨著定典制又以爲宜制禮作樂以移風俗著樂論十四篇事成未上會明

帝崩不施行正始中執經講學賜爵關內侯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卒追贈光祿勳子琳嗣

劬同時東海繆襲亦有才學多所述敘官至尙書光祿勳先賢行狀曰繆襲字文雅該覽經傳事親色養徵博士六辟公府漢帝在長安公卿博舉名儒

時舉斐任侍中並無所就即襲父也文章志曰襲字熙伯辟御史大夫府歷事魏四世正始六年卒子悅字孔儼晉光祿大夫襲孫紹擢散騎等並皆顯達襲友人山陽仲長統漢

末爲尙書郎早卒著昌言詞佳可觀省襲撰統昌言表稱統字公理少好學博涉書記騰於文辭年二十餘游學青徐并冀之間與交者多異之并州刺史高幹素貴有名

招致四方游士多歸焉統過幹幹善待遇之訪以世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

所以爲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統言統去之無幾而幹敗并冀之士以是讖統大司農常林與統共在

上黨爲臣道統性倜儻敢直言不矜小節每列郡命召輒稱疾不就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漢帝在許

儻書令荀彧領典樞機好士愛奇聞統名啓召以爲尙書郎後參太祖軍事復還爲郎延康元年卒時年

四十餘統每論說古今世俗行事發憤歎息輒以爲論名曰昌言凡二十四篇散騎常侍陳留蘇林魏略曰林字孝友博學多通古今字指凡諸書傳文闕危疑林皆釋之建安中爲五官將文學甚見禮待黃初中爲博士給事中文帝作典論所稱蘇林文章敘錄曰字仲者是以老歸第國家每遣人就問之數加恩還年八十餘卒光祿大夫京兆韋誕將太僕之子有文

才善屬辭專建安中爲郡上計吏特拜郎中稍遷侍中中書監以光祿大夫遜位年七十五卒于家初邯鄲涓衛說及說並善書有名說孫恆撰四禮書勢其序古文曰自秦用篆書於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

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尙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秘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涓敬侯寫涓尙書後以示涓而涓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涓法因科

斗之名遂效其法太康元年汲縣民盜發魏襄王家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敬侯書猶有髣髴敬侯謂觀也其序篆書曰秦時李斯號爲工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

邯鄲涓師焉略究其妙章颺師涓而不及也太和中颺爲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颺書云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爲古今雜形然精密簡理不如涓也其序錄隸書已略見武紀又曰

師宜官爲大字邯鄲涓爲小字梁鵠謂涓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其序草書曰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實亦皆稱工杜氏結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

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疏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爲楷則號忽忽不暇草寸紙不見遺至今世人尤寶之章仲將謂之章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

英又有姜孟穎梁孔鑿田彥和及章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殍不及文舒也樂安太守譙國夏侯惠惠淵子事陳郡太守任城孫該文章

曰該字公達彊志好學年二十上計掾召爲郎中著魏書卒遷博士司徒右長史復還入著作景元二年卒官郎中令河東杜摯等亦著文賦頗傳於世文章叙

字德魯初上第賦署司徒軍謀吏後舉孝廉除郎中轉補校書摯與母仁儉鄉里相親故爲詩與儉求仙人藥一丸欲以感切儉求助也其詩曰騏驥馬不試婆娑槽櫪間壯士志未伸坎軻多辛酸伊摯爲騰臣

位不增故官才非八子倫而與齊其患無知不在此袁盎未有言被此篤病久榮衛動不安聞有韓衆藥信來給一丸儉答曰鳳鳥翔京邑哀鳴有所思才爲聖世出德音何不怡八子未遭遇今者避明時胡康

出龔臆揚偉無根基飛騰沖雲天奮迅協光熙駿驥骨法異伯樂觀知之但當養羽翮鴻舉必有期體無縛微疾安用問良醫聯翩輕栖集還爲燕雀墜韓衆藥雖良或更不能治悠悠千里情薄言答嘉詩信心

感諸中實不在辭藝竟不得遷卒于祕書廬江何氏家傳曰明帝時有譙人胡康年十五以異才見送又陳損益求試劇縣詔特引見衆論翕然號爲神童詔付祕書使博覽典籍帝以問祕書丞何頴康才何

如頴答曰康雖有才性質不端必有負敗後果以過見譙臣初之案魏朝自微而顯者不聞胡康康是孟



康康事見杜恕傳  
楊偉見曹爽傳

傅嘏字蘭石北地泥陽人傅介子之後也伯父巽黃初甲爲侍中尙書

傅子曰嘏祖父嘗代郡太守父充黃門侍郎

嘏弱冠知

名傅子曰是時何晏以材辯顯於貴戚之間鄧鸞好變通合徒黨讒聲名於閭閻而夏侯玄以貴臣子少有重名爲之宗主求交於嘏而不納也嘏友人荀粲有清議遠心然猶恠之謂嘏曰夏侯泰初一時之傑虛心交子合則好成不合則怨至二賢不睦非國之利此藺相如所以下廉頗也嘏答之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鄧元茂有爲而無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妬妬前無親以吾觀此二人者皆敗德也遠之猶恐禍及況昵之手

司空陳羣辟爲掾時散騎常侍劉劭作考

課法事下三府嘏難劭論曰蓋聞帝制宏深聖道奧遠苟非其才則道不虛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暨乎

王略虧頰而曠載罔綴微言既沒大籍混玷何則道弘致遠而衆才莫晞也案劭考課論雖欲尋前代黜

陟之文然其制度略以闕亡禮之存者惟有周典外建侯伯藩屏九服內立列司筭齊六職士有恒貴官

有定則百揆均任四民殊業故考績可理而黜陟易通也大魏繼百王之末承秦漢之烈制度之流靡所

脩采自建安以來至于青龍神武撥亂肇基皇祚埒除凶逆芟夷遺寇旌旗卷舒日不暇給及經邦治戎

權法並用百官羣司軍國通在隨時之宜以應政機以古施今事雜義殊難得而通也所以然者制宜經

遠或不切近法應時務不足垂後夫建官均職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考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

本綱未舉而造制未呈國略不崇而考課是先懼不足以料賢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昔先王之擇才必

本行於州閩講道於庠序行具而謂之賢道脩則謂之能鄉老獻賢能于王王拜受之舉其賢者出使長之科其能者入使治之此先王收才之義也方今九州之民爰及京城未有六鄉之舉其選才之職專任吏部案品狀則實才未必當任薄伐則德行未爲敘如此則殿最之課未盡人才述綜王度數贊國式體深義廣難得而詳也正始初除尙書郎遷黃門侍郎時曹爽秉政何晏爲吏部尙書嘏謂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靜而內銛巧好利不念務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晏等遂與嘏不平因微事以免嘏官起家拜滎陽太守不行太傅司馬宣王請爲從事中郎曹爽誅爲河南尹

傅子曰河南尹內掌帝都外統京畿兼古

六鄉六遂之士其民異方雜居多豪門大族商賈胡貊天下四方會利之所聚而姦之所生前尹司馬芝舉其綱而太簡次尹劉靜綜其目而太密後尹李勝毀常法以收一時之聲嘏立司馬氏之綱統裁劉氏之綱目以經緯之李氏所毀以漸補之郡有七百吏半非舊也河南俗黨五官掾功曹典選職皆授其本人無用異邦人者嘏各舉其良而對用之官曹分職而後以次考核之其治以德教爲本然持法有恆簡而不可犯見理識情獄訟不加覆楚而得其實不爲小惠有所薦達及大有益於民事皆隱其端迹若不由己出故當時無赫赫之名吏民久而後安之

遷尙書嘏常以爲秦始罷

侯置守設官分職不與古同漢魏因循以至于今然儒生學士咸欲錯綜以三代之禮禮弘致遠不應時務事與制違名實未附故歷代而不至於治者蓋由是也欲大改定官制依古正本今遇帝室多難未能革易時論者議欲自伐吳三征獻策各不同詔以訪嘏嘏對曰昔夫差陵齊勝晉威行中國終禍姑蘇齊閔無土拓境闢地千里身蹈顛覆有始不必善終古之明效也孫權自破關羽并荊州之後志盈欲滿凶

究以極是以宣文侯深建宏圖大舉之策今權以死託孤於諸葛恪若矯權苛暴調其虐政民免酷烈倫安新惠外內齊慮有同舟之懼雖不能終自保完猶足以延期挺命於深江之外矣而議者或欲汎舟徑濟橫行江表或欲四道並進攻其城壘或欲大佃疆場觀釁而動誠皆取賊之常計也然自治兵以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之爲寇幾六十年矣君臣僞立吉凶共患又喪其元帥上下憂危設令列船津要堅城據險橫行之計其殆難捷惟進軍大佃最差完牢隱兵出民表寇鈔不犯坐食積穀不煩運士乘釁討襲無遠勞費此軍之急務也昔樊噲願以十萬之衆橫行匈奴季布面折其短今欲越長江涉虜庭亦向時之喻也未若明法練士錯計於全勝之地振長策以禦敵之餘燼斯必然之數也

司馬彪戰略載  
報此對詳於本

傳今悉載之以盡其意彪曰嘉平四年四月孫權死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卞卞儉等表請征吳朝廷以三征計異詔訪尙書傳報報對曰昔夫差勝齊陵晉威行中國不能以死姑蘇之禍齊閔辟土兼國開地千里不足以救顛覆之敗有始不必善終古事之明效也孫權自破蜀兼平荊州之後志盈欲滿罪戮忠良誅及屠嗣元凶已極相國宣文侯先識取亂侮亡之義深建宏圖大舉之策今權已死託孤於諸葛恪若矯權苛暴調其虐政民免酷烈倫安新惠外內齊慮有同舟之懼雖不能終自保完猶足以延期挺命於深江之表矣昶等或欲汎舟徑渡橫行江表收民略地因糧於寇或欲四道並進臨之以武誘間搆貳待其崩壞或欲進軍大佃佃其項領積穀觀釁相時而動凡此三者皆取賊之常計也然施之常機則功成名立苟不應節必貽後患自治兵以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喪元帥利存退守若撰飾舟楫羅船津要堅城清野以防卒攻橫行之計殆難必施賊之爲寇幾六十年君臣僞立吉凶同患若恪獨其弊天去其疾崩潰之應不可卒待今邊壤之守與賊相遠賊設羅落又持重密間諜不行耳目無聞夫軍無耳目校察未詳而舉大衆以臨巨險此爲希幸微功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唯有進軍大佃最差完牢可詔昶遵等擇地居險審所錯置及令三方一時前守奪其肥壤遠耕墾

士一也兵出民表寇鈔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百至三也羅落遠設圍謀不來四也賊退其守羅落必  
覆佃作易之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聲隙時開討襲速決七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據則  
賊擅便資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夫屯壘相偏形勢已交智勇得陳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  
計角之而知有餘不足虜之情偽將焉所逃夫以小敵大則役煩力竭以貧敵富則斂重財匱故敵逸能  
勞之飽能飢之此之謂也然後盛衆厲兵以震之參惠倍賞以招之多方廣似以疑之由不虞之道以聞  
其不戒比及三年左提右挈虜必冰散瓦解安受其弊可坐算而得也昔漢氏歷世常患匈奴朝臣謀士  
早朝晏罷介冑之將則陳征伐摺紳之徒咸言和親勇奮之士思展搏噬故樊噲願以十萬之衆橫行匈  
奴季布而折其短李信求以二十萬獨舉楚人而果辱秦軍今諸將有陳越江陵險獨步虜庭即亦向時  
之類也以陛下聖德輔相忠賢法明十練錯計於全勝之地振長策以禦之虜之崩潰必然之數故兵法  
曰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若釋廟勝必然之理而行萬一不保全之路誠愚臣之所慮  
也故謂大仰而信之計最長時不從報言其年十一月 後吳大將諸葛恪新破東關乘勝揚聲欲向青徐  
詔昶等征吳五年三月諸葛恪拒戰大破衆軍於東關

朝廷將爲之備報議以爲淮海非賊輕行之路又昔孫權遣兵入海漂浪沈溺略無子遺恪豈敢傾根竭

本奇命洪流以徵乾沒乎 漢書張湯傳曰湯始爲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芻叔之屬交私服虔說

敗而不說乾沒之義於理猶爲未暢道以得利爲乾又不可了愚謂 恪不過遣偏率小將素習水軍者乘  
乾讀宜爲乾燥之乾蓋謂有所徵射不計乾燥之與沈沒而爲之

海沂淮示動青徐恪自并兵來向淮南耳後恪果圖新城不克而歸報常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 傅

曰報既達治好正而有清理講要好論才性原本精微渺能及之司隸校尉鍾會年甚少報以明智交會  
臣松之案傅子前云報了夏侯之必敗不與之交而此云與鍾會善愚以爲夏侯元以名重致患費由外

見鍾會以利動取敗禍自己出然則夏侯之危兆難視而鍾氏之敗形易照也報若了夏侯之必危而不  
哉以愛憎爲厚薄又虧於雅體

嘉平末賜爵關內侯高貴鄉公卽尊位進封武鄉亭侯正元二年春母已

傳文欽作亂或以司馬景王不宜自行可遣太尉乎往惟嘏及王肅勸之景王遂行漢晉春秋曰肅固諫景王行景王未從嘏

重言曰淮楚兵勁而儉等負力遠關其鋒未易當也若諸將戰有利鈍大勢一失則公事敗矣是時景王新創目痼創甚聞嘏言驟然而起曰我請與疾而東以嘏守尚書僕射俱東儉

欽破敗嘏有謀焉及景王薨嘏與司馬文王徑還洛陽文王遂以輔政語在鍾會傳世語曰景王疾甚以

受及薨嘏祕不發喪以景王命召文王於許昌領公軍焉孫盛評曰晉直景文王之相魏也權重相承王業基矣豈蕞爾傅嘏所宜問廁世語所云斯不然矣會由是有自矜色嘏戒之

曰子志大其量而勲業難為也可不慎哉嘏以功進封陽鄉侯增邑六百戶并前千二百戶是歲薨時年

四十七追贈太常諡曰元侯傅子曰初李豐嘏與同州少有顯名早歷大官內外稱之嘏又不善也謂同志曰豐飾偽而多疑矜小失而昧於權利若處庸庸者可也自任機事遭明

者必死豐後為中書令與夏侯元俱禍卒如嘏言嘏自少與冀州刺史裴徽散騎常侍荀胤善徽子祗嗣

慮早亡又與鎮北將軍何曾司空陳泰尚書僕射荀顛後將軍鍾毓並善相與綜朝事俱為名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嘏著勳前朝改封祗涇原子晉諸公贊曰祗字子莊嘏少子也晉永嘉中至司空祗子宜字世弘世語稱宜以公正知名位至御史中丞宜

弟湯字世道祕書丞沒在胡中著晉諸公贊及晉公卿禮秩故事

評曰昔文帝陳王以公子之尊博好文采同聲相應才士並出惟粲等六人最見名目而粲特處常伯之

官與一代之制然其冲虛德宇未若徐幹之粹也衛覲亦以多識典故相時王之式劉劭該覽學籍文質

周洽劉廙以清鑒著傅嘏用才達顯云臣松之以為傅嘏識量名輩寔當時高流而此評但云用才達顯既於題目為拙又不足以見嘏之美也

魏志卷二十一

魏志卷二十一考證

王粲亦不能加也注鍾繇王朗等雖各爲魏卿相○各宋本作名

自潁川邯鄲瀆注乃更著衣幘整儀容○監本脫儀字今添

繁欽注其所與太子書記喉轉意○記下疑有脫文

陳留路粹注諸如此輩辭語甚多○輩宋本作章

至景元中坐事誅注取稽字之上山以爲姓○元本作加山以爲姓多加字

封列侯注其後大將軍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大將軍將字疑衍

又注我年八十不能老爲君溺攢也○攢宋本作攢

劉廙難用筆陳注屈而從人於治雖失計其聲譽必集也○屈監本訛作闕今改正

劉劭日亦不蝕注豈是將處天災罪己之謂○處監本訛作處今改正

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

臣明楷

按楊俊傳注引魏略云王象領祕書監受詔撰皇覽數歲

而成又文帝紀云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則劉劭王象俱在撰集之列非專

出一手也

著昌言詞佳可觀省○佳元本作皆

光祿大夫京兆韋誕注杜氏結字甚安而書體微瘦○結本或作然誤

亦著文賦頗傳于世注魏朝自微而顯者不聞胡康疑是孟康○何焯曰孟康郭后外屬始仕見輒晚為  
夏二千石又冀部安平人當時自有胡康也

傅嘏士有恒貴官有定則○毛本作士有恒賈

未有六鄉之舉○監本誤六卿今改正

任薄伐則德行未為敘○何焯曰薄伐疑作簿閱謂官簿閱闕也

為河南尹注天下四方會利之所聚而姦之所生○太平御覽無方字

又注次尹劉靜綜其目而太密○

臣浩

按劉靖者劉馥之子也曾為河南尹傳稱其為政初雖如碎密

終于百姓便之有馥遺風則此靜當為靖字之誤

諡曰元侯注相與綜朝事俱為名臣○相與監本訛作相友今改正



魏志卷二十一

晉 著 作 郎 巴 西 中 正 安漢陳 壽撰

宋 太 中 大 夫 國 子 博 士 聞喜裴松之注

桓階 陳羣 子康 陳矯 徐宣 衛臻 盧毓

桓階字伯緒長沙臨湘人也 魏書曰階祖父超父勝皆歷 仕郡功曹太守孫堅舉階孝廉除尚書郎父喪

還鄉里會堅擊劉表戰死階冒難詣表乞堅喪表義而與之後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表舉州以應紹

階說其太守張羨曰夫舉事而不本於義未有不敗者也故齊桓率諸侯以尊周晉文逐叔帶以納王今

袁氏反此而劉牧應之取禍之道也明府必欲立功明義全福遠禍不宜與之同也羨曰然則何向而可

階曰曹公雖弱仗義而起救朝廷之危奉王命而討有罪孰敢不服今若舉四郡保三江以待其來而為

之內應不亦可乎羨曰善乃舉長沙及旁三郡以拒表遣使詣太祖太祖大悅會紹與太祖連戰軍未得

南而表急攻羨羨病死城陷階遂自匿久之劉表辟為從事祭酒欲妻以妻妹蔡氏階自陳已結婚拒而

不受因辭疾告退太祖定荊州聞其為張羨謀也異之辟為丞相掾主簿遷趙郡太守魏國初建為虎賁

中郎將侍中時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階數陳文帝德優齒長宜為儲副公規密諫前後懇至 魏書稱階

諫曰今太子位冠羣子名昭海內仁聖達節天下莫不聞而大王甫以植而問臣臣誠感之於是太祖知階篤於守正深益重焉 又毛玠徐奔以剛蹇少黨而為西曹掾

丁儀所不善儀屢言其短賴階左右以自全保其將順匡救多此類也遷尚書典選舉曹仁為關羽所圍

太祖遣徐晃救之不解太祖欲自南征以問羣下羣下皆謂王不亟行今敗矣階獨曰大王以仁等為足

以料事勢不也曰能大王恐二人遺力邪曰不然則何為自往曰吾恐虜眾多而晃等勢不便耳階曰今

仁等處重圍之中而守死無貳者誠以大王遠為之勢也夫居萬死之地必有死爭之心內懷死爭外有

疆救大王案大軍以示餘力何憂於敗而欲自往太祖善其言駐軍於摩陂賊遂退文帝踐阼遷尚書令

封高鄉亭侯加侍中階疾病帝自臨省謂曰吾方託大尺之孤寄天下之命於卿勉之徙封安樂鄉侯邑

六百戶又賜階三子爵關內侯祐以嗣子不封病卒又追贈關內侯後階疾篤遣使者即拜太常葬帝為

之流涕諡曰貞侯子嘉嗣以階弟纂為散騎侍郎賜爵關內侯嘉尚升遷亭公主會嘉平中以樂安太守

與吳戰於東關軍敗沒諡曰壯侯子翊世語曰階孫陵字元徽有名於晉武帝世至樂陽太守卒

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也祖父寔父紀叔父諶皆有盛名寔字仲弓紀字元方諶字季方魏書曰寔儻冠當時紀羣並名重於世寔為太丘長連黨

領隱居荆山遠近宗師之靈帝崩何進輔政引用天下名士徵寔欲以為參軍以老病遂不屈節諶為司空掾早卒紀歷位平原相侍中大鴻臚著書數十篇世謂之陳子寔之亡也司空荀爽太僕令韓融並制

制羣執子孫禮四方至者車數千乘自太原郭泰等無不造門傅子曰寔亡天下致用會其葬者三萬人制羣麻者以百數先賢行狀曰大將軍何進遺屬用桐諡曰文範先生于時寔名聲著而羣又配之

世號曰二君每宰府辟命率皆同時蓋鵬成羣  
丞據交至豫州百姓皆圖畫寔紀誡之形象

羣爲兒時寔常奇異之謂宗人父老曰此兒必興吾宗魯

國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羣交更爲紀拜由是顯名劉備臨豫州辟羣爲別駕時

陶謙病死徐州迎備備欲往羣說備曰袁術尙彊今東必與之爭呂布若襲將軍之後將軍雖得徐州事

必無成備遂東與袁術戰布果襲下邳遣兵助術大破備軍備恨不用羣言舉茂才除柘令不行隨紀避

難徐州屬呂布破太祖辟羣爲司空西曹掾屬時有薦樂安王模下邳周達者太祖辟之羣封還教以爲

模達穢德終必敗太祖不聽後模達皆坐姦宄誅太祖以謝羣羣薦廣陵陳矯丹陽戴乾太祖皆用之後

吳人叛乾忠義死難矯遂爲名臣世以羣爲知人除蕭贊長平令父卒去官後以司徒掾舉高第爲治書

侍御史轉參丞相軍事魏國旣建遷爲御史中丞時太祖議復肉刑令曰安得通理君子達於古今者使

平斯事乎昔陳鴻臚以爲死刑有可加於仁恩者正謂此也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羣對曰臣父紀

以爲漢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與仁惻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書曰

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易著劓則滅趾之法所以輔政助教懲惡息殺也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

或殘毀其體而裁翦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蠹室盜者則其足則永無淫放穿踰之姦矣夫

三千之屬雖未可悉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用漢律所殺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逮死者可

以刑獲如此則所刑之與所生足以相質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時鍾繇與羣議同王朗及議者多以爲未可行太祖深善繇言以軍事未罷顧衆議故且寢羣轉爲侍中領丞相東西曹掾在朝無適無莫雅仗名義不以非道假人文帝在東宮深敬器焉待以交友之禮常歎曰白吾有回門人日以親及卽王位封羣昌武亭侯徙爲尙書制九品官人之法羣所建也及踐阼遷尙書僕射加侍中徙尙書令進爵潁鄉侯帝征孫權至廣陵使羣領中領軍帝還假節都督水軍還許昌以羣爲鎮軍大將軍領中護軍錄尙書事帝寢疾羣與曹真司馬宣王等並受遺詔輔政明帝卽位進封潁陰侯增邑五百并前千三百戶與征東大將軍曹休中軍大將軍曹真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並開府頃之爲司空故錄尙書事是時帝初莅政羣上疏曰詩稱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道自近始而化洽於天下自喪亂已來干戈未戢百姓不識王教之本懼其陵遲已甚陛下當盛魏之隆荷二祖之業天下想望至治唯有以崇德布化惠恤黎庶則兆民幸甚夫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國之大患也若不和睦則有讎黨有讎黨則毀譽無端毀譽無端則眞僞失實不可不深防備有以絕其源流太和中曹真表欲數道伐蜀從斜谷入羣以爲太祖昔到陽平攻張魯多收豆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糧乏今旣無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見鈔載多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帝

從羣議真復表從子午道羣又陳其不便并言軍事用度之計詔以羣議下真真據之遂行會霖雨積日羣又以爲宜詔真還帝從之後皇女淑薨追封謚平原懿公主羣上疏曰長短有命存亡有分故聖人制禮或抑或致以求厥中防墓有不脩之儉嬴博有不歸之魂夫大人動合天地垂之無窮又大德不踰閑動爲師表故也八歲下殤禮所不備况未朞月而以成人禮送之加爲制服舉朝素衣朝夕哭臨自古已來未有此比而乃復自往視陵親臨祖載願陛下抑割無益有損之事但悉聽羣臣送葬乞車駕不行此萬國之至望也聞車駕欲幸摩陂實到許昌二宮上下皆悉俱東舉朝大小莫不驚怪或言欲以避衰或言欲於便處移殿舍或不知何故臣以爲吉凶有命禍福由人移徙求安則亦無益若必當移避繕治金墉城西宮及孟津別宮皆可權時分止可無舉宮暴露野次廢損盛節蠶農之要又賊地聞之以爲大衰加所煩費不可計量且由吉士賢人當盛衰處安危秉道信命非徙其家以靈鄉邑從其風化無恐懼之心况乃帝王萬國之主靜則天下安動則天下擾行止動靜豈可輕脫哉帝不聽青龍中營治宮室百姓失農時羣上疏曰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况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比漢文景之時不過一大郡臣松之案漢書地理志云元始二年天下戶口最盛汝南郡爲大郡有二十餘萬戶則文景之時不能如是多也案晉太康三年地記晉戶有三百七十七萬吳蜀戶不能居半以此言之魏雖始承與亂方晉亦當無乃大勝加邊境有事將士勞苦若有水旱之患國家之深憂也且吳蜀未滅社稷不安宜

及其未動講武勸農有以待之今舍此急而先宮室臣懼百姓遂困將何以應敵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興費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吳蜀之所願此安危之機也惟陛下慮之帝答曰王者宮室亦宜並立滅賊之後但當罷守耳豈可復興役邪是故君之職蕭何之大略也羣又曰昔漢祖唯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

孫盛曰周禮天子之宮有斷鑿之制然質文之飾與時推移漢承周秦之弊宜敦簡約之化而何崇飾宮室示侈後嗣此乃武帝千門萬戶所以大興豈無所復增之謂邪况乃魏氏方

有吳蜀之難四海羅塗炭之艱而述蕭何之過譏以爲令執豈不惑於大道而昧得失之辨哉使百代之君眩於奢侈之中何之由矣詩云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其斯之謂乎夫人之所欲莫不

有辭况乃天王莫之敢違前欲壞武庫謂不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可不置也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辭

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回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後乃復作之

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尙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爲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凝聖聽不及

意達矣帝於是有所減省初太祖時劉廙坐弟與魏諷謀反當誅羣言之太祖太祖曰廙名臣也吾亦欲

赦之乃復位廙深德羣曰夫議刑爲國非爲私也且自明主之意吾何知焉其弘博不伐皆此類也青

龍四年薨諡曰靖侯子泰嗣帝追思羣功德分羣戶邑封一子列侯

魏書曰羣前後數密陳得失每上封事輒削其草時人及其子弟莫能知

論者或譏羣居位拱默正始中詔撰羣臣上書以爲名臣奏讒朝士乃見羣諫事督歎息焉袁子曰或云故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見人主之非則勃然怒而觸之與人言未嘗不道也豈非所謂王臣蹇蹇匪

弱之故者歟答曰然可謂直士忠則吾不知也夫仁者愛人施於君謂之忠施於親謂之孝忠孝者其本一也故仁愛之至者君親有過諫而不入求之反覆不得已而言不忍宣也今爲人臣見人主失道直詆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爲忠臣也故司空陳羣則不然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而外人不知君子謂羣於是乎長者矣

泰字玄伯青龍中除散騎侍郎正始中徙游擊將軍爲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懷柔夷民甚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匈奴婢泰皆挂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爲尙書悉以還之嘉平初代郭淮爲雍州刺史加奮威將軍蜀大將軍姜維率衆依隴山築二城使牙門將句安李歆等守之聚羌胡質任等寇逼諸郡征西將軍郭淮與泰謀所以禦之泰曰隴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羌夷患維勞役必未肯附今圍而取之可不血刃而拔其城雖其有救山道阻險非行兵之地也淮從泰計使泰率討蜀護軍徐質南安太守鄧艾等進兵圍之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戰不許將士困窘分糧聚雪以稽日月維果來救出自牛頭山與泰相對泰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絕牛頭維無反道則我之禽也勅諸軍各堅壘勿與戰遣使白淮欲自南渡白水循水而東使淮趣牛頭截其還路可并取維不惟安等而已淮善其策進率諸軍軍洮水維懼遁走安等孤縣遂皆降薨泰代爲征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諸軍事後年雍州刺史王經白泰云姜維夏侯霸欲三道向祁山石營金城求進兵爲翹使涼州軍至枹罕討蜀護軍向祁山泰量賊勢終不能三道且兵勢惡分涼州未宜越境報經審其定問知所趣向

須東西勢合乃進時維等歎將萬人至極罕趣狄道秦勅經進屯狄道須軍到乃規取之秦進軍陳倉會經所統諸軍於故關與賊戰不利經輒渡洮秦以經不堅據狄道必有他變並遣五營在前秦率諸軍繼之經已與維戰大敗以萬餘人還保狄道城餘皆奔散維乘勝圍狄道秦軍上邽分兵守要晨夜進前鄧艾胡奮王祕亦到卽與艾祕等分爲三軍進到隴西艾等以爲王經精卒破虜於西賊衆大盛乘勝之兵旣不可當而將軍以烏合之卒繼敗軍之後將士失氣隴右傾蕩古人有言蝮蛇螫手壯士解其腕孫子曰兵有所不擊地有所不守蓋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也今隴右之害過於蝮蛇狄道之地非徒不守之謂姜維之兵是所辟之鋒不如割險自保觀覺待弊然後進救此計之得者也秦曰姜維提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王經當高壁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走破王經封之狄道若維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樂陽積穀之實放兵收降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我之所惡也而維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銳氣之卒屈力致命攻守勢殊客主不同兵書云脩櫓楨楹三月乃成拒壘三月而後已誠非輕軍遠入維之詭謀倉卒所辦縣軍遠僑糧穀不繼是我速進破賊之時也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自然之勢也洮水帶其表維等在其內今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寇不可縱圍不可久君等何言如此遂進軍虜高城嶺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狄道城中將士見救



者至皆憤踊維始謂官救兵當須衆集乃發而卒聞已至謂有奇變宿謀上下震懼自軍之發隴西也以山道深險賊必設伏秦詭從南道維果三日施伏臣松之案此傳云謂救兵當須衆集而卒聞已至謂有奇變上下震懼此則救至出於不意若不知救至何故伏兵深險乃經三日乎設伏相伺非不知之謂此皆語之不通也定軍潛行卒出其南維乃緣山突至秦與交戰維退還涼州軍從金城

南至沃于阪秦與經共密期當共向其還路維等聞之遂遁城中將士得出經歎曰糧不至旬向不應機舉城屠裂覆喪一州矣秦慰勞將士前後遣還更差軍守並治城壘還屯上邽初秦聞經見圍以州軍將士素皆一心加得保城非維所能卒傾表上進軍晨夜速到還衆議以經奔北城不足自固維若斷涼州之道兼四郡民夷據關隴之險敢能沒經軍而屠隴右宜須大兵四集乃致攻討大將軍司馬文王曰昔諸葛亮常有此志卒亦不能事大謀遠非維所任也且城非倉卒所拔而糧少爲急征西速救得上策矣秦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虛聲擾動天下故希簡白上事驛書不過六百里司馬文王語荀彧曰玄伯沈勇能斷荷方伯之重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又希簡上事必能辦賊故也都督大將不當爾邪後徵秦爲尚書右僕射典選舉加侍中光祿大夫吳大將孫峻出淮泗以秦爲鎮軍將軍假節都督淮北諸軍事詔徐州監軍已下受秦節度峻退軍還轉爲左僕射諸葛誕作亂壽春司馬文王率六軍軍屯頭秦總誓行臺司馬景王文王皆與秦親友及沛國武陔亦與秦善文王問陔曰玄伯何如其父司空也陔曰通雅博

暢能以天下聲教爲己任者不如也明統簡至立功立事過之泰前後以功增邑二千六百戶賜子弟一

人亭侯二人關內侯景元元年薨追贈司空諡曰穆侯干寶晉紀曰高貴鄉公之殺司馬文王會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不至使其舅荀顛召之顛至告以

可否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內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王待之曲室謂曰玄伯

卿何以處我對曰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爲吾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不

更言魏氏春秋曰帝之崩也太傅司馬孚尙書右僕射陳泰枕帝尸於股號哭盡哀時大將軍入于禁中

泰見之悲慟大將軍亦對之泣謂曰玄伯其如我何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大將軍久之曰

卿更思其他泰曰豈可使泰復發後言遂歐血薨臣松之案本傳泰不爲太常未詳干寶所由知之孫盛

改易泰言雖爲小勝然檢盛言諸所改易皆非別有異聞率更自以意制多不如舊凡記言之體當使若

出其口辭勝而違實固君子所不取况復不勝而徒長虛妄哉案博物記曰太丘長陳寔寔子鴻臚紀子

紀子司空羣羣子泰四世於漢魏二朝並有重名而其德漸漸小減時人爲其語曰公慙卿卿慙長子

恂嗣恂薨無嗣弟温紹封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泰著勳前朝改封温爲慎子案陳氏譜羣之後名位遷微

坦廷尉佐子準太尉封廣陵郡公準弟戴徵及從弟堪並至大位準孫遠字林道有譽江左爲西中郎將追贈衛將軍

陳矯字季弼廣陵東陽人也避亂江東及東城辭孫策袁術之命還本郡太守陳登請爲功曹使矯詣許  
謂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下相爲觀察還以見誨矯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闔  
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脩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  
博聞彊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桀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  
焉足錄哉登雅意如此而深敬友矯郡爲孫權所圍於匡奇登令矯求救於太祖矯說太祖曰鄙郡雖小

形便之國也若蒙救援使爲外藩則吳人劉謀徐方永安武聲遠震仁愛滂流未從之國望風景附崇德

養威此王業也太子奇矯欲留之矯辭曰本國倒縣本奔走告急縱無申胥之效敢忘弘演之義乎劉向新序

曰齊桓公求婚於衛衛不而嫁於許衛爲狄所伐桓公不救至於國滅君死懿公屍爲狄人所食惟有

肝在懿公有臣曰弘演適使反致命於肝曰君爲其內臣爲其外乃剝腹內肝而死齊桓公曰衛有臣若

此而尚滅寡人無有亡無日矣乃救衛定其君 太祖乃遣赴救吳軍既退登多設間伏勒兵追奔大破之太祖辟矯爲司空掾屬

除相令征南長史彭城樂陵太守魏郡西部都尉曲周民父病以牛禱縣結正棄市矯曰此孝子也表赦

之遷魏郡太守時繫囚千數至有歷年矯以爲周有三典之制漢約三章之法今惜輕重之理而忽久繫

之患可謂謬矣悉自覽罪狀一時論決大軍東征入爲丞相長史軍還復爲魏郡轉西曹屬從征漢中還

爲尚書行前未到鄴太祖崩洛陽羣臣拘常以爲太子卽位當須詔命矯曰王薨于外天下惶懼太子宜

割哀卽位以繫遠近之望且又愛子在側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卽具官備禮一日皆辦明旦以王后令

策太子卽位大赦蕩然文帝曰陳季弼臨大節明略過人信一時之俊傑也帝既踐阼轉署吏部封高陵

亭侯遷尚書令明帝卽位進爵東鄉侯邑六百戶車駕嘗卒至尚書門矯跪問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

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慙回車而反

其亮直如此世語曰劉曄以先進見幸因譖矯專權矯懼以問長子本本不知所出次子竊曰主上明聖大人

也既入歲日帝曰劉曄搆君朕有以述君朕心故已了以金五餅授之矯辭帝曰豈以為小惠君已知加朕心願君妻子未知故也帝愛社稷問矯司馬公忠正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

侍中光祿大夫遷司徒景初元年薨諡曰貞侯魏氏春秋曰矯本劉氏子出嗣舅氏而婚于本族徐宣每非之庭議其闕太祖惜矯才量欲難全之乃下令曰喪亂

已來風教彫薄謗議之言難用寇既自建安五年已前一切勿論其以斷前誹謗者以其罪罪之子本嗣歷位郡守九卿所在操綱領舉大體能使羣下

自盡有統御之才不親小事不讀法律而得廷尉之稱優於司馬岐等精練文理遷鎮北將軍假節都督

河北諸軍事薨子粲嗣本弟騫咸熙中為車騎將軍案晉書曰騫字休淵為晉佐命功臣至太傅封高平郡公初矯為郡功曹使過秦

山秦山太守東郡薛悌異之結為親友戲謂矯曰以郡吏而交二千石鄰國君屈從陪臣游不亦可乎悌

後為魏郡及尚書令皆承代矯云世語曰悌字孝臧年二十二以兗州從事為太山太守初太祖定冀州以悌及東平王國為左右長史後至中領軍並悉忠貞練事為世吏表

徐宣字寶堅廣陵海西人也避亂江東又辭孫策之命還本郡與陳矯並為綱紀二人齊名而私好不憚

然俱見器於太守陳登與登並心於太祖海西淮浦二縣民作亂都尉衛彌令梁習夜奔宣家密送兔之

太祖遣督軍慮質來討賊以兵少不進宣潛見責之示以形勢質乃進破賊太祖辟為司空掾除東縉

發于令遷齊郡太守入為門下督從到壽春會馬超作亂大軍西征太祖見官屬曰今當遠征而此方未

定以為後憂宜得清公大德以鎮統之乃以宣為左護軍留統諸軍還為丞相東曹掾出為魏郡太守太

祖崩洛陽羣臣入殿中發哀或言易諸城守用譙沛人宣厲聲曰今者遠近一統人懷效節何必譙沛而

沮宿衛者心文帝聞曰所謂社稷之臣也帝既踐阼爲御史中丞賜爵關內侯徙城門校尉旬月遷司隸校尉轉散騎常侍從至廣陵六軍乘舟風浪暴起帝船回倒宣病在後陵波而前羣寮莫先至者帝壯之遷尙書明帝卽位封津陽亭侯邑二百戶中領軍桓範薦宣曰臣聞帝王用人度世授才爭奪之時以策略爲先分定之後以忠義爲首故晉文行舅犯之計而賞雍季之言

呂氏春秋曰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召咎犯而問曰楚衆我寡奈何而可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得魚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得獸而明年無獸詐僞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反而爲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成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代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代之利乎

高祖用陳平之智而託後於周勃也竊見尙書徐宣體忠厚之行秉直亮之性清雅特立不拘世俗確然難動有社稷之節歷位州郡所在稱職今僕射缺宣行掌後事腹心任重莫宜宣者帝遂以宣爲左僕射後加侍中光祿大夫車駕幸許昌總統留事帝還主者奏呈文書詔曰吾省與僕射何異竟不視尙方令坐猥見考竟宣上疏陳威刑大過又諫作宮殿窮盡民力帝皆手詔嘉納宣曰七十有縣車之禮今已六十八可以去矣乃固辭疾遜位帝終不許青龍四年薨遺令布衣疏巾歛以時服詔曰宣體履至實直內方外歷在三朝公亮正色有託孤寄命之節可謂柱石臣也常欲倚以台輔未及登之惜乎大命不永其追贈車騎將軍葬如公禮諡曰貞侯子欽嗣

衛臻字公振陳留襄邑人也父茲有大節不應三公之辟太祖之初至陳留茲曰平天下者必此人也太

祖亦異之數詣茲議大事從討董卓戰于滎陽而卒太祖每涉郡境輒遣使祠焉先賢行狀曰茲字子許不為激詭之行不徇流

俗之名明慮淵深規略宏遠為車騎將軍何苗所辟司徒揚彪再加旌命董卓作亂漢室傾蕩太祖到陳留始與茲相見遂同盟計與武事茲答曰亂生久矣非兵無以整之且言兵之興者自今始矣深見廢興

皆讀弘謀合兵三千人從太祖入滎陽力戰終日失利身歿郭林宗傳曰茲弱冠與同郡園文生俱稱盛德林宗與二人共至市子許買物隨價償直文生嘗呵減價乃取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二人非

徒兄弟乃父子也後文生以微貨見損茲以烈節垂名夏侯惇為陳留太守舉臻計吏命婦出宴臻以為末世之俗非禮之正惇怒

執臻既而赦之後為漢黃門侍郎東郡朱越謀反引臻太祖令曰孤與卿君同共舉事加欽令問始聞越

言固白不信及得荀令君書具亮忠誠會奉詔命聘貴人于魏因表留臻參丞相軍事追錄臻父舊勳賜

爵關內侯轉為戶曹掾文帝即王位為散騎常侍及踐阼封安國亭侯時羣臣並頌魏德多抑損前朝臻

獨明禪授之義稱揚漢美帝數目臻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遷尚書轉侍中吏部尚書帝幸廣陵行

中領軍從征東大將軍曹休表得降賊辭孫權已在濡須口臻曰權恃長江未敢亢衡此必畏怖偽辭耳

考核降者果守將詐所作也明帝即位進封康鄉侯後轉為右僕射典選舉如前加侍中中護軍蔣濟遺

臻書曰漢祖遇亡虜為上將周武拔漁父為太師布衣廝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答曰古人

遺智慈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子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於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津將使

天下馳聘而起矣諸葛亮寇天水臻奏宜遣奇兵入散關絕其糧道乃以臻爲征蜀將軍假節督諸軍事到長安亮退還復職加光祿大夫是時帝方隆意於殿舍臻數切諫及殿中監擅收蘭臺令史臻奏案之詔曰殿舍不成吾所留心卿推之何臻上疏曰古制侵官之法非惡其勤事也誠以所益者小所墮者大也臣每察校事類皆如此懼羣司將遂越職以至陵遲矣亮又出斜谷征南上朱然等軍已過荆城臻曰然吳之驍將必下從權且爲勢以綴征南耳權果召然入居巢進攻合肥帝欲自東征臻曰權外示應亮內實觀望且合肥城固不足爲慮車駕可無親征以省大軍之費帝到壽陽而權竟退幽州刺史母丘儉上疏曰陛下卽位已來未有可書吳蜀恃險未可卒平聊可以此方無用之士克定遼東臻曰儉所陳皆戰國細術非王者之事也吳頻歲稱兵寇亂邊境而猶案甲養士未果尋致討者誠以百姓疲勞故也且淵生長海表相承三世外撫戎夷內脩戰射而儉欲以偏軍長驅朝至夕卷知其妄矣儉行軍遂不利臻遷爲司空徙司徒正始中進爵長垣侯邑千戶封一子列侯初太祖久不立太子而方奇貴臨舊侯丁儀等爲之羽翼勸臻自結臻以大議拒之及文帝卽位東海王霖有寵帝問臻平原侯何如臻稱明德美而終不言曹爽輔政使夏侯玄宣指欲引臻入守尙書令及爲弟求婚皆不許固乞遜位詔曰昔干木偃息義壓疆秦留侯頤神不忘楚事讜言嘉謀望不吝焉賜宅一區位特進秩如三司薨追贈太尉諡曰敬侯

子烈嗣咸熙中爲光祿勳臣松之案舊事及傳咸集烈終於光祿勳烈二弟京鬱皆二千石鬱子權字伯

與晉大司馬汝南王亮輔政以權爲尙書郎傅咸與亮牋曰衛伯興貴妃兄子

賦有文辭至於爲注了無所發明直爲塵穢

紙墨不合傳寫也

盧毓字子家涿郡涿人也父植有名於世續漢書曰植字子幹少事馬融與鄭元同門相友植剛毅有大節常明然有濟世之志不苟合取容不應州郡命召建寧中徵

博士出補九江太守以病去官作尙書章句禮記解詁稍遷侍中尙書張角起以植爲北中郎將征角失

利抵罪頃之復以爲尙書張讓劫少帝奔小平津植手劍責數讓等讓等皆放兵垂泣謝罪遂自殺董卓

議欲廢帝衆莫敢對植獨正言語在卓傳植以老病去位隱居上谷軍都山初平三年卒太祖北征柳城

過涿郡令告太守曰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爲儒宗士之楷模乃國之積弊也昔武王入殷對商

容之閭鄭喪子產而仲尼隕涕孤到此州嘉其餘風春秋之義賢者之

後有異於人敬遣丞掾脩墳墓并致薄醴以彰厥德植有四子毓最小

當袁紹公孫瓚交兵幽冀饑荒養寡嫂孤兄子以學行見稱文帝爲五官將召毓署門下賊曹璆舉爲

冀州主簿時天下草創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  
棄市毓駭之曰夫女子之情以接見而恩生成婦而義重故詩云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我心則  
夷又禮未廟見之婦而死歸葬女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白等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而吏議欲  
肆之大辟則若同牢合昏之後罪何所加且記曰附從輕言附人之罪以輕者爲比也又書云與其殺不  
辜寧失不經恐過重也苟以白等皆受禮聘已入門庭刑之爲可殺之爲重太祖曰毓執之是也又引經



典有意使孤歎息由是爲丞相法曹議令史轉西曹議令史魏國既建爲吏部郎文帝踐阼徙黃門侍郎  
出爲濟陰相梁譙二郡太守帝以譙舊鄉故大徙民充之以爲屯田而譙土地瘠瘠百姓窮困毓愍之上  
表徙民於梁國就沃衍帝意雖聽毓所表心猶恨之遂左遷毓使將徙民爲睢陽典農校尉毓心在利  
民躬自臨視擇居美田百姓賴之遷安平廣平太守所在有惠化青龍二年入爲侍中先是散騎常侍劉  
劬受詔定律未就毓上諭古今科律之意以爲法宜一正不宜有兩端使姦吏得容情及侍中高堂隆數  
以宮室事切諫帝不悅毓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恐不聞其過故有敢諫之鼓近臣盡規此乃  
臣等所以不及隆隆諸生名爲狂直陛下宜容之在職三年多所駁爭詔曰官人秩才聖帝所難必須良  
佐進可替否侍中毓稟性貞固心平體正可謂明試有功不懈于位者也其以毓爲吏部尙書使毓自選  
代曰得如卿者乃可毓舉常侍鄧冲帝曰文和吾自知之更舉吾所未聞者乃舉阮武孫豈帝於是用豈  
前此諸葛誕鄧颺等馳名譽有四寇八達之謂帝疾之時舉中書郎詔曰得其人與否在盧生耳選舉莫  
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  
所當疾也愚臣旣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爲職但當有以驗其後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試  
以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眞僞渾雜虛實相蒙帝納其言卽詔作考課法會司徒缺毓舉

處士管寧帝不能用更問其次毓對曰敦篤至行則太中大夫韓暨亮直清方則司隸校尉崔林貞固純

粹則太常常林帝乃用暨毓於人及選舉先舉性行而後言才黃門李豐嘗以問毓毓曰才所以爲善也

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之有才而不能爲善是才不中器也豐等服其言齊王卽位賜爵關內

侯時曹爽秉權將樹其黨徙毓僕射以待中何晏代毓頃之出毓爲廷尉司隸畢軌又在奏免官衆論多

訟之乃以毓爲光祿勳爽等見收太傅司馬宣王使毓行司隸校尉治其獄復爲吏部尙書加奉車都尉

封高樂亭侯轉爲僕射故典選舉加光祿大夫高貴鄉公卽位進封大梁鄉侯封一子高亭侯母已儉作

亂大將軍司馬景王出征毓綱紀後事加侍中正元三年疾病遜位遷爲司空固推驃騎將軍王昶光祿

大夫王觀司隸校尉王祥詔使使者卽授印綬進爵封容城侯邑二千三百戶甘露二年薨諡曰成侯孫

藩嗣毓子欽珽咸熙中欽爲尙書珽泰山太守世語曰欽字子若珽字子笏欽泰始中爲尙書僕射頭選咸寧四年卒追贈衛將軍開府虞預晉書曰欽少居名位

不顧財利清虛淡薄勤修禮典同郡張華家單少孤不爲鄉邑所知惟欽貴異焉欽子浮字子雲晉諸公

贊曰張華博識多聞無物不知浮高朗經博有美於華起家太子舍人病疽截手遂廢朝廷器重之就家

以爲國子博士遷祭酒永平中爲祕書監珽及子皓志並至尙書志子諶字子諒溫囑表稱諶清飭有文

思諶別傳曰諶善著文章洛陽傾覆北投劉琨現以爲司空從事中郎現敗諶歸段末波元帝之初累召

爲散騎中書侍郎不得南赴永和六年卒於胡胡中子孫過江妖賊帥盧循諶之曾孫

評曰桓階識觀成敗才周當世陳羣勳仗名義有清流雅望泰弘濟簡至允克堂構矣魏世事統臺閣重

內轉外故八座尙書卽古大卿之任也陳徐衡盧久居斯位矯宣剛斷骨鯁臻毓規鑿清理咸不忝厥職  
云

魏志卷二十二

魏志卷二十二考證

陳羣南安太守鄧艾○南安監本作汝南臣明補按鄧艾傳云出叅征西軍事遷南安太守非汝南也今

改正

陳矯復爲魏郡轉西曹屬○毛本無轉字宋本無郡字

衛臻輒遣使祠焉注後文生以穢貨見損○監本損誤捐今改正

盧毓白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太平御覽作皆未與夫相見

在職三年多所駁爭○太平御覽作多所駁易

名如畫地作餅○太平御覽作有名如畫地作餅多有字

瑤泰山太守注清飭有文思○清飭毛本作清出

魏志卷二十二考證